中華民國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新青年

LA JEUNESSE



要目

詳細篇目刊在册內

原名青年雜誌

第五卷　第五號

上海羣益書社印行

新青年

第五卷第五號目次

（一九一八年 民國七年 十月十五日發行）

「每週評論」出版廣告

一本報社在北京順治門外騾馬市大街米市期同七十九號上海總代派處（四馬路福華里）亞東圖書館

一每逢星期日出版一次第一次已於十二月廿二日出版

一定價銅子三枚外埠大洋二分五厘郵費在內

一內容略分十二類每次必有五類以上

(一)國外大事述評

(二)國內大事述評

(三)社論

(四)文藝時評

(五)隨感錄

(六)新文藝

(七)國內勞動狀況

(八)通信

(九)評論之評論

(十)讀者言論

(十一)新刊批評

(十二)選論

一本報文字盡量採用白話體宗旨在輸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學

一本報對於讀者之投稿極為歡迎惟概不酬資登載與否均不退還原稿

關於歐戰的演說三篇

李大釗

庶民的勝利

我們這幾天慶祝戰勝、實在是熱鬧的狠。可是戰勝的、究竟是那一個?我們慶祝、究竟是爲那個慶祝?我老老實實講一句話、這回戰勝的、不是聯合國的武力、是世界人類的新精神。不是那一國的軍閥或資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們慶祝、不是爲那一國或那一國的一部分人慶祝、是爲全世界的庶民慶祝。不是爲打敗德國人慶祝、是爲打敗世界的軍國主義慶祝。

這回大戰、有兩個結果、一個是政治的、一個是社會的。

政治的結果、是「大……主義」失敗、民主主義戰勝。我們記得這回戰爭的起因、全在「大……主義」的衝突。當時我們所聽見的、有什麼「大日爾曼主義」咧、「大斯拉夫主義」咧、「大塞爾維主義」咧、「大……主義」咧。我們東方、也有「大亞細亞主義」「大日本主義」等等名詞出現。我們中國也有「大北方主義」「大西南主義」等等名詞出現。「大北方主義」「大西南主義」的範圍以內、又都有「大……主義」等等名詞出現。這樣推演下去、人之欲大、誰不如我?於是兩大的中間有了衝突、於是一大與※小的中間有了衝突、所以境內境外戰爭迭起、連年不休。

『大……主義』、就是專制的隱語、就是仗着自已的强力蹂躪他人欺壓他人的主義。有了這種主義、人類社會就不安甯了。大家爲抵抗這種强暴勢力的橫行、乃靠着互助的精神、提倡一種平等自由的

道理。這等道理、表現在政治上、叫作民主主義、恰恰與「大……主義」相反。歐洲的戰爭、是「大……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戰爭。我們國內的戰爭、也是「大……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戰爭。結果都是民主主義戰勝、「大……主義」失敗。民主主義戰勝、就是庶民的勝利。社會的結果、是資本主義失敗、勞工主義戰勝。原來這回戰爭的眞因、乃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國家的界限以內、不能涵容他的生產力。所以資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戰把國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國家作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國、成一個經濟組織、爲自己國內資本家一階級謀利益。俄德等國的勞工社會、首先看破他們的野心、不惜在大戰的時候、起了社會革命、防遏這資本家政府的戰爭。聯合國的勞工社會、也都要求平和、漸有和他們的異國的同胞取同一行動的趨勢。這亘古未有的大戰、就是這樣告終。這新紀元的世界改造、就是這樣開始。資本主義就是這樣失敗、勞工主義就是這樣戰勝。世間資本家占最少數、從事勞工的人占最多數。因爲資本家的資產、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繼襲、就是靠着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的壟斷、纔能據有這勞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勞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勞工主義的戰勝、也是庶民的勝利。

民主主義勞工主義既然占了勝利、今後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我們對於這等世界的新潮流、應該有幾個覺悟。第一、須知一個新命的誕生、必經一番苦痛、必冒許多危險。有了母親誕孕的勞苦痛楚、纔能有兒子的生命。這新紀元的創造、也是一樣的艱難。這等艱難、是進化途中所必須經過的、不要恐怕、不要逃避的。第二、須知這種潮流、是祇能迎、不可拒的。我們應該準備怎麼能適應這

個潮流、不可抵抗這個潮流。人類的歷史、是共同心理表現的紀錄。一個人心的變動、是全世界人心變動的徵幾。一個事件的發生、是世界風雲發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國革命、是十九世紀中各國革命的先聲。一九一七年的俄國革命、是廿世紀中世界革命的先聲。第三、須知此次平和會議中、斷不許持「大……主義」的陰謀政治家在那裏發言、斷不許有帶「大……主義」臭味、或伏「大……主義」根蒂的條件成立。卽或有之、那種人的提議和那種條件、斷歸無效。這場會議、恐怕必須有主張公道破除國界的人士占列席的多數、纔開得成。第四、須知今後的世界、變成勞工的世界。我們應該用此潮流爲使一切人人變成工人的機會、不該用此潮流爲使一切人人變成強盜的機會。凡是不作工吃乾飯的人、都是強盜。強盜和強盜奪不正的資產、也是一種的強盜、沒有什麼差異。我們中國人貪惰性成、不是強盜、便是乞丐、總是希圖自己不作工、搶人家的飯吃、討人家的飯吃。到了世界成一大工廠、有工大家作、有飯大家吃的時候、如何能有我們這樣貪惰的民族立足之地呢?照此說來、我們要想在世界上當一個庶民、應該在世界上當一個工人。諸位呀!快去作工呵!

勞工神聖!

蔡元培

諸君! 此次世界大戰爭、協商國竟得最後勝利、可以消滅種種黑暗的主義、發展種種光明的主義、可見此次戰爭的價值了。但是我們四萬萬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國的十五萬華工還有什麼人!

這不算怪事、此後的世界、全是勞工的世界呵！

我說的勞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勞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業、不管他用的是體力、是腦力、都是勞工。所以農是種植的工、商是轉運的工、學校職員、著述家、發明家、是教育的工、我們都是勞工、我們要自己認識勞工的價値。勞工神聖！

我們不要羨慕那憑藉遺產的紈袴兒！不要羨慕那賣國營私的官吏！不要羨慕那剋扣軍餉的軍官！不要羨慕那操縱票價的商人！不要羨慕那領乾俸的顧問諮議！不要羨慕那出售選舉票的議員！他們雖然奢侈點、但是良心上不及我們的平安多了。我們要認淸我們的價値。勞工神聖！

歐戰以後的政治

陶履恭

現在歐戰已經停了、交戰各國現在正忙著辦停戰善後的事情、和媾和的大問題、這總要一兩年的工夫纔可以完的。但是我們應該想一想、這次空前絕後的大戰爭所爭的重要之點是什麼？並且這次大戰爭、給我們有什麼敎訓？單說敎訓、就有許多種、不能述說完全。我現在只說那政治上的敎訓。政治上有四種觀念、被這次大戰爭打得粉碎、敎訓我們、這四種觀念再也用不得了。倘使一個國家不聽這個敎訓、在國內要擾亂宇內的治安、在國外要釀起世界的紛爭。那所打破的四種觀念是什麼呢？

一、祕密的外交。　向來的戰爭、都是由祕密外交惹起來的。因爲外交全是幾個少數執政者所把持的、

而一般國民一點也不曉得裏面的眞相、全聽政府的指揮。這次的戰爭、德國人民先前深信自己理直、因爲他們不知道他們政府的外交眞相的緣故。這次俄國革命、宣布出許多外交上的祕密文件、纔知道當時俄國所以也掉在戰爭的旋渦裏面、也因爲政府嚴守外交上的祕密獨斷獨行的緣故。所以祕密外交、在國內一方面是欺騙人民、在國外一方面是欺瞞友邦、都是擾亂的根源。

二、背棄法律。 國家的成立、國際的平和、都是用法律做基礎的。德前皇不守條約、就是破壞國際的法律、所以纔有這次的大戰爭。協約諸國因爲要保護法律、纔戰爭的。那執政的不守法律、不單是釀起國際上的轇轕、還惹起國民的反感。所以德皇不但是世界各國不能再認他爲政治上的領袖、就是他本國的人民也不承認他再可以代表全國操握政權了。

三、軍人干政。 一國裏頭、總是民政占主要的位置、軍政是附屬在民政底下的。德國是軍人干涉政治、操縱政策、所以鬧出這樣大風波。軍人干政的國家、是擾亂世界的根源、所以協商方面一定得用全力把德意志的軍人干政的制度剷除淨盡、纔可以使世界和平。因爲軍人是要守法的、他來干涉政治。是已經不守法了。

四、獨裁政治。 祕密外交、和背棄法律、都是獨裁政治的產物。因爲一個人獨握政權、就容易野心太高、私心太大、所作所爲、也就不顧法律、肯把全國當孤注擲出去、辦理那祕密外交了。這次戰爭、有許多獨裁的君主都逃掉了。那最有名的三個獨裁政府、就是俄德奧三國、所以那俄皇已經被鎗斃、那德奧兩

國皇帝也已經被强迫退位了。

現在世界各國、無論是在戰團內或是在戰團外、那政治上的設施、絕不能仍保守上邊所說的四種舊觀念的。這是我們從這次大戰爭得來政治上的敎訓。

BOLSHEVISM的勝利

李大釗

「勝利了！勝利了！聯軍勝利了！降服了！降服了！德國降服了！」家家門上插的國旗，人人口裏喊的萬歲似乎都有這幾句話在那顏色上音調裏隱隱約約的透出來。聯合國的士女；都在街上跑來跑去的慶祝戰勝。聯合國的軍人，都在市內大吹大擂的高唱凱歌。忽而有打碎德人商店窗子上玻璃的聲音；忽而有拆毀「克林德碑」磚瓦的聲音；和那些祝賀歡欣的聲音遙相應對。在留我國的聯合國人那一種高興，自不消說。我們這些和世界變局沒有狠大關係似的國民也得强顏取媚；拿人家的歡笑當自己的歡笑；把人家的光榮做自己的光榮。學界舉行提燈。政界舉行祝典。參戰年餘未出一兵的將軍，也去閱兵，威風凜凜的耀武。著歐洲戰役史論主張德國必勝後來又主張對德宣戰的政客，也來登報，替自己作政治活動的廣告；一面歸咎於人，一面自己掠功。像我們這種世界上的小百姓，也祇得跟着人家湊一湊熱鬧，祝一祝勝利，喊一喊萬歲。這就是幾日來北京城內慶祝聯軍戰勝的光景。

但是我輩立在世界人類中一員的地位，仔細想想：這回勝利，究竟是誰的勝利？這回降服，究竟是那個降服？這回功業，究竟是誰的功業？我們慶祝，究竟是爲誰慶祝？想到這些問題，不但我們不出兵的將軍，不要臉的政客，耀武誇功，沒有一點趣味；就是聯合國人論這次戰爭終結是聯合國的武力把德國武力打倒的，發狂祝賀，也是全沒意義。不但他們的慶祝誇耀，是全無意味；就是他們的政治運命也

怕不久和德國的軍國主義同歸消亡！

原來這次戰局終結的眞因，不是聯合國的兵力戰勝德國的兵力；乃是德國的社會主義戰勝德國的軍國主義。不是德國的國民降服在聯合國武力的面前；乃是德國的皇帝，軍閥，軍國主義降服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戰勝德國軍國主義的，不是聯合國，是德國覺醒的人心。德國軍國主義的失敗，是Bolshevism 家（德國皇家）的失敗，不是德意志民族的失販。對於德國軍國主義的勝利，不是聯合國的勝利；更不是我國徒事內爭托名參戰的軍人，和那投機取巧賣乖弄俏的政客的勝利；是人道主義的勝利；是平和思想的勝利；是公理的勝利；是自由的勝利；是民主主義的勝利；是社會主義的勝利；是Hole nyollern的勝利；是赤旗的勝利；是世界勞工階級的勝利；是廿世紀新潮流的勝利。這件功業，與其說是威爾遜 (wieson) 等的功業，毋甯說是列甯 (Lenine) 陀羅慈基 (Trotzky) 郭冷苔 (Collontay) 的功業；是列卜涅西 (Liebknecht) 夏蝶曼 (Scheidemann) 的功業；是馬客士 (marx) 的功業。我們對於這樁世界大變局的慶祝，不該爲那一國那些國裏一部分人慶祝應該爲世界人類全體的新曙光慶祝；不該爲那一邊的武力把那一邊的武力打倒而慶祝，應該爲民主主義把帝制打倒，社會主義把軍國主義打倒而慶祝。

Bolshevism 就是俄國 Bolsheviki 所抱的主義。這個主義，是怎樣的主義？狠難用一句話解釋明白。尋他的語源，却有「多數」的意思。郭冷苔 (Collontay) 是那黨中的女傑，曾遇見過一位英國新聞

記者，問他 Bolsheviki 是何意義女傑答言：『問 Bolsheviki 是何意義，實在沒用因爲但看他們所做的事，便知這字的意思。』據這位女傑的解釋，『Bolsheviki 的意思祇是指他們所做的事。』但從這位女傑自稱他在西歐是 Revolutionary Socialist 在東歐是 Bolsheviki 的話，和 Bolsheviki 所做的事看起來，他們的主義，就是革命的社會主義；他們的黨，就是革命的社會黨；他們是奉德國社會主義經濟學家馬客士 (marx) 爲宗主的；他們的目的，在把現在爲社會主義的障礙的國家界限打破，把資本家獨佔利益的生產制度打破。此次戰爭的眞因，原來也是爲把國家界限打破而起的。因爲資本主義所擴張的生產力，非現在國家的界限內所能包容；因爲國家的界限內範圍太狹，不足供他的生產力的發展；所以大家才要靠着戰爭，打破這種界限，要想合全球水陸各地成一經濟組織，使各部分互相聯結。關於打破國家界限這一點，社會黨人也與他們意見相同。但是資本家的政府企望此事，爲使他們國內的中級社會獲得利益，依靠戰勝國資本家一階級的世界經濟發展，不依靠全世界合於人道的生產者合理的組織的協力互助。這種戰勝國，將因此次戰爭由一個强國的地位進而爲世界大帝國。Bolsheviki 看破這一點，所以大聲疾呼，宣告此次戰爭，是 Czar 的戰爭，是 kaiser 的戰爭，是 kings 的戰爭，是 Emperors 的戰爭，是資本家政府的戰爭，不是他們的戰爭。他們的戰爭，是階級戰爭，是合世界無產庶民對於世界資本家的戰爭。戰爭固爲他們所反對；但是他們也不恐怕戰爭。他們主張一切男女都應該工作，工作的男女都應該組入一個聯合，每個聯合都應該有的中央統治會

議。這等會議，應該組織世界所有的政府。沒有康格雷，沒有巴力門，沒有大總統，沒有總理，沒有內閣，沒有立法部，沒有統治者。但有勞工聯合的會議，什麼事都歸他們決定。一切產業都歸在那產業裏作工的人所有，此外不許更有所有權。他們將要聯合世界的無產庶民，拿他們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創造一自由鄉土：先造歐洲聯邦民主國，做世界聯邦的基礎。這是 Bolsheviki 的主義。這是世廿紀世界革命的新信條。

倫敦泰晤士報曾載過威廉氏 (Harold williams) 的通訊，他把 Bolshevism 看做一種羣衆運動，和前代的基督教比較，尋出二個相似的點：一個是狂熱的黨派心；一個是默示的傾向。他說：『Bolshevism 實是一種羣衆運動，帶些宗教的氣質。我曾記得遇見過一個鉄路工人，他雖然對於至高的究竟抱着懷疑的意思，猶且用耶典的話，向我極口稱道 Bolshevism 可以慰安靈魂。凡是曉得俄國非國教歷史的人，沒有不知道那些極端的黨派將要聯成一大勢力，從事於一種新運動的。有了 Bolshevism 於貧苦的人是一好消息，於地上的天堂是一捷徑的觀念；他的傳染的性質和權威，潛藏在他那小孩似的不合理的主義中的，可就變成明顯了。就是他們黨中的著作家演說家所說極不純正的話，足使俄國語言損失體面的，對於羣衆，也彷彿有一種教堂裏不可思議的儀式的語言一般的効力。』這話可以證明 Bolshevism 在今日的俄國，有一種宗教的權威；成為一種羣衆的運動。豈但今日的俄國，廿世紀的世界，恐怕也不免為這種宗教的權威所支配；為這種羣衆的運動所風靡。

哈利遜氏 (Hrederic Harrison) 也曾在隔周評論上說過：『猛厲，不可能，反社會的，像 Bolshevism的樣子，須知那也是狠堅狠廣狠深的感情的發狂。——這種感情的發狂，有狠多的形式。有些形式，是將來必不能避免的。』哈氏又說：『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喚起恐怖喚起過激革命黨的騷動；但見有鮮血在掃蕩世界的革命潮中發泡，一種新天地就由此造成。Bolshevism 的下邊，潛藏着一個極大的社會的進化，也與一七八九年的革命同是一樣。意大利法蘭西葡萄牙愛爾蘭不列顛都怵然於革命變動的暗中激奮。這種革命的暗潮，將殃及於蘭巴地和威尼斯。法蘭西也難倖免過一危機，危機又至。愛爾蘭獨立運動，湧出狠多的國事犯。就是英國的社會黨，也祇想和他們的斯堪的那維亞日耳曼俄羅斯的同胞握手。』

陀羅慈基在他著的 Bolsheviki 與世界平和書中，也曾說過：『這革命的新紀元，將由無產庶民社會主義無盡的方法，造成新組織體。這種新體，與新事業一樣偉大。在這槍砲的狂吼，寺堂的破裂，豺狼性成的資本家愛國的怒號聲中，我們應先自而進從事於此新事業。在這地獄的死亡音樂聲中，我們應保持我們清明的心神，明瞭的視覺。我們自覺我們將爲未來唯一無二創造的勢力。我們的同志，現在已有狠多。將來似可更多。明日的同志，多於今日。後日更不知有幾千萬人躍起，隸於我們旗幟的下邊。有數千萬人，就是現在，去共產黨人發布檄文已經六十七年，他們祇須丟了他們的絆鎖。』從這一段話，可知陀羅慈基的主張，是拿俄國的革命做一個世界革命的導火線。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世界

革命中的一個；倘有無數國民的革命將連續而起。陀羅慈基既以歐洲各國政府為敵，一時遂有親德的嫌疑。其實他既不是親德，又不是親聯合國，甚且不愛俄國。他所親愛的，是世界無產階級的庶民；是世界的勞工社會。他這本書是在瑞士作的，着筆在大戰開始以後；主要部分，完結在俄國革命勃發以前。書中的主義，是在陳述他對於戰爭因果的意見。關於國際社會主義與世界革命，尤特加注意。通體通篇，總有兩事放在心頭：就是世界革命與世界民主。對於德奧的社會黨，不憚厚加責言，說他們不應該犧牲自己本來的主張，協助資本家的戰爭；不應該背棄世界革命的信約。

以上所舉，都是戰爭終結以前的話，德奧社會的革命未發以前的話。到了今日，陀氏的責言，已經有了反響。威哈二氏的評論，也算有了驗證。匈奧革命。德國革命。勃牙利革命。最近荷蘭瑞典西班牙也有革命社會黨奮起的風謠。革命的情形，和俄國大抵相同。赤色旗到處翻飛。勞工會紛紛成立。可以說完全是俄羅斯式的革命。可以說是廿世紀式的革命。像這般滔滔滾滾的潮流，實非現在資本家的政府所能防遏得住的。因為廿世紀的羣衆運動，是合世界人類全體為一大羣衆。這大羣衆裏邊的每一個人一部分人的暗示模倣，集中而成一種偉大不可抗的社會力。這種世界的社會力，在人間一有動盪，世界各處都有風靡雲湧山鳴谷應的樣子。在這世界的羣衆運動的中間，歷史上殘餘的東西，——什麼皇帝咧，貴族咧，軍閥咧，官僚咧，軍國主義咧，資本主義咧，——凡可以障阻這新運動的進路的，必挾雷霆萬鈞的力量摧拉他們。他們遇見這種不可當的潮流，都像枯黃的樹葉遇見凜冽的秋風一般，一個

一個的飛落在地。由今以後，到處所見的，都是 Bolshevism 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 Bolshevism 的凱歌的聲。人道的警鐘響了！自由的曙光現了！試看將來的環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我嘗說過：『歷史是人間普遍心理表現的紀錄。人間的生活，都在這大機軸中息息相關，脈脈相通。一個人的未來，和人間全體的未來相照應。一件事的朕兆，和世界全局的朕兆有關聯。一七八九年法蘭西的革命，不獨是法蘭西人心變動的表徵，實是十九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表徵。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革命，不獨是俄羅斯人心變動的顯兆，實是廿世紀全世界人類普遍心理變動的顯兆。』俄國的革命，不過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罷了。Bolshevism 這個字，雖為俄人所創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廿世紀全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精神。所以 Bolshevism 的勝利，就是廿世紀世界人類人人心中共同覺悟的新精神的勝利！

克林德碑

陳獨秀

京中各校十一月十四十五十六放假三天，慶祝協約國戰勝；旌旗滿街，電彩照耀，鼓樂喧闐，好不熱鬧；東交民巷以及天安門左近，游人擁擠不堪；萬種歡愉聲中，第一歡愉之聲，便是『好了好了，庚子以來舉國蒙羞的「石頭牌坊」（即克林德碑，北京人通稱呼石頭牌坊。）已經拆毀了。』余方臥病，不願出門，一來是覺得此次協約戰勝德國，我中國毫未盡力，不便厚着臉來參與這慶祝盛典，二來是覺得此次協約國勝利，不盡歸功軍事；在我看來，與其說是慶祝協約國戰爭勝利，不如說是慶祝德國政治進步。至於提起那塊克林德碑，我更有無窮感慨，無限憂愁；所以不管門外如何熱鬧，只是縮着頭在家中翻閱閑書消遣。

我在閑書中看見羅惇融氏兩篇文章：一曰庚子國變記，一曰拳變餘聞。這兩篇文章和這一塊克林德碑却大有關係；茲將其中頂有趣味的幾處鈔出來，給大家一讀。

> 義和拳源於八卦教，起於山東堂邑縣，弃名義和會；東撫捕之急，潛入直隸河間府景州獻縣。乾字拳先發。坎字繼之。坎字拳蔓延滄州靜海間，白溝河之張德成爲之魁，設壇於靜海屬之獨流鎮，稱天下第一壇，遂爲天津之禍。乾字拳由景州蔓延於深州冀州而涿州而定興固安以入京師天津北京拳匪本分二系，皆出於義和會，此後皆稱義和團。……京師從授法者敎師附其耳咒之詞曰：『請請志心歸命禮。奉請龍王三太子。馬朝師。馬繼朝師。天光老師。地光老師。日光老師。月光老師。長棍老師。短棍老師。』要請神仙某，隨意呼一古人，則孫悟空，猪八戒，楊香，武松，黃天霸等也。又一咒云：『快馬一鞭。西山老君。一指天門動。一指地門開。要學武藝，請仙師來。』一咒云：『天靈靈。地靈靈。奉請祖師來顯靈。一請唐僧猪八戒。二請沙僧孫悟空。三請二郎來顯聖。四請馬超黃漢升。五請濟顛我佛祖。

六請江湖柳樹精。七請飛標黃三太。八請前朝冷于冰。九請華陀來治病。十請托塔天王金吒木吒哪吒三太子。率領天上十萬神兵。』諸壇所供之神不一，如姜太公諸葛武侯，趙子龍，梨山老母，西楚霸王，梅山七弟兄，九天玄女。

慈禧太后以戊戌政變，康有爲逋，英人庇之，大恨。己亥冬，端王載漪謀廢立，先立載漪之子溥儁爲大阿哥；……載漪使人諷各國公使入賀，各公使不聽，有違言，載漪憤甚，日夜謀報復。會義和團起，以滅洋爲幟，載漪大喜，乃言諸太后，力言義民起，國家之福；遂命刑部尚書趙舒翹，大學士剛毅，先後行，道之入京師，至者數萬人。義和拳謂鐵路電線，皆洋人所藉以禍中國；遂焚鐵路，燬電線，凡家藏洋貨洋圖者號『二毛子』，捕得，必殺之。

義和團自謂能祝槍礮不燃，又能入空中指晝則火起，刀槊不能傷；出則命市向東南拜。都人崇拜極虔，有非笑者則僇辱之。僕隸厮圉，皆入義和團，主人不敢慢，或更藉其保護。稍有識者，皆結舌自全，無有敢公言其謬者矣。義和團既徧京師，朝貴崇奉者十之七八；大學士徐桐，尚書崇綺等，信仰尤篤。義和團既藉仇敎爲名，指光緒帝爲敎主；蓋指戊戌變法，效法外洋，爲帝之大罪也。

以啓秀溥興那桐入總理衙門，以載漪爲總理。日本書記杉山彬出永定門，董福祥遣兵殺之，裂其尸於道。拳匪於右安門焚敎民居，無老幼男女皆殺之。繼焚順治門內敎堂，城門晝閉，京師大亂。……正陽門外商場，爲京師最繁盛處，拳匪縱火焚四千餘家，……火延城闕，三日不滅。……載漪等昂言以兵圍攻使館，盡殲之。

開御前會議，載漪請圍攻使館，殺使臣，太后許之。

下詔褒拳匪爲義民，給內帑十萬兩。載漪於邸中設壇，晨夕虔拜。太后亦祠之禁中。城中焚刼，火光蔽天，日夜不息。車夫小工，棄業從之。近邑無賴，紛趨都下。數十萬人，橫行都市。夙所不快，指爲敎民，全家皆盡，死者十數萬人。殺人刀矛幷下，肢體分裂。被害之家，嬰兒未匝月，亦斃之，

太后召見其大師兄，慰勞有加。士大夫之謟諛干進者，爭以拳匪爲奇貨。知府曾廉，編修王龍文，三獻策，乞載漪代奏：『攻交民巷，

盡殺使臣，上策也；廢舊約，令夷人就我範圍，中策也；若姑依終和，與銜壁輿櫬何異？』戴漪得書，大喜曰：『此公論也。』御史徐道焜奏言：『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船當盡沒。』御史陳嘉言自云：『得關壯繆帛書，言夷當自滅。』編修蕭榮爵言：『夷狄無君父二千餘年，天將假手義民盡滅之。』……當時上書言神怪者以百數。

太后諭各國使臣入總理衙門議，德使克林德先行，戴漪令所部虎神營伺之於道，殺之，後至者皆折回；徐桐、崇綺聞之，大喜，謂『夷酋誅，中國强矣。』太后命董福祥及武衛中軍攻交民巷，砲聲日夜不絕。拳匪助之，披髮禹步，升屋而號者數萬人，聲動天地。洋兵僅四百，董福祥所部萬人，攻月餘不能下，武衛軍死者千人。……尚書啓秀奏言：『使臣不除，必爲後患；五台僧普濟有神兵十萬，請召之會殲逆夷。』……御史彭述謂『義和拳咒礮不燃，其術至神，無畏夷兵』太后亦欲用山東僧普法、余蠻子、周漢。三人者，王龍文上書所謂三賢也。

天津陷，……京師大震。彭述曰：『此漢奸張夷勢以相恫喝也。姜桂題殺夷兵萬餘，夷方窮蹙，行乞和矣。』時桂題方在山東，未至天津也。

李秉衡至自江南，太后大喜。……太后聞天津敗，方旁皇，得秉衡言，乃决戰。……洋兵既將逼京師，乃變計欲議和，……以桂春、陳夔龍送使臣至天津，使臣不肯行，投書詞甚慢。彭述請『俟其出，張旗爲疑兵，數百里皆滿，可以怵夷。』聞者笑之。是日李秉衡出視師，請義和拳三千人以從。秉衡新拜其大師兄，各持引魂旛，混天大旗，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鈎，火牌，飛劍，擁秉衡而行，謂之八寶。北人思想，多源於戲劇；北劇最重神權，每日必演一神劇，封神傳西游記其最有力者也。

無何通州陷，李秉衡死之。……敵兵自通州至，董福祥戰於廣渠門，大敗。……七月二十日黎明，北京城破。

五月中，有黃蓮聖母，乘舟泊北門外，船四周皆裹紅，繦有三仙姑，九仙姑，同居舟中。……直督裕祿迎入署，朝服九拜，弗爲勵。……聖母坐神櫥中，垂黃幔，香燭敬供，萬衆禮拜，城陷逃去。拳匪散爲盜劫，聚於舟中；審爲聖母也，縛而獻諸都統衙門，獲重賞；一仙姑投水

死，一仙姑與聖母同被執，皆僇之。

義和拳稱神拳，以降神召衆，號令皆神語。……庚子四五月間，津民傳習殆遍；有關帝降壇文，觀音託夢詞，濟顛醉後示，皆言滅洋人。忽傳玉帝敕命關帝為先鋒，灌口二郎神為合後，增財神督糧，趙子龍馬孟起黃漢升尉遲敬德秦叔寶楊繼業李存孝常遇春胡大海皆來會師。其所依据，則西游記封神傳三國演義綠牡丹七俠五義諸小說，此中所常演之劇也。

匪揭言海口起沙橫亙百里外阻夷船，圍中海乾，神師為之也。旣而一僧來自稱海乾，衆虔奉之，著黃緞服，手念珠，持禪杖，受衆供養；城陷後，不知所終。

拳匪之禍，成於匪首張德成曹福田。……德成語其衆曰：『頃睡時元神赴天津紫竹林，見洋人正剖婦女，以穢物塗樓上，為壓神團法也。』他日又言：『元神赴敵，盜得洋礮機，管礮不得然矣。』更率衆周行鎮外三匝，以杖畫地曰：『此一周土城，一周鐵城，一周銅城，洋人卽來，無能越者。』……無何城陷，張匪挾鉅貲行至王家口，索餽商王姓具供張，……王不能堪，村人憤甚，乃共謀刺之；共捕德成，餘匪盡逃。德成叩頭乞饒。衆曰：『試其能避刀劍否？』共斫之，成血糜焉。……福田不敢與洋人戰，日列隊行周衞，遇武衞軍則縛而僇之，稱爲聶士成落堡一戰之讎也。……紳商慮開戰則全城糜爛，力請於裕祿，議和。裕祿令請命於福田，福田不可，曰：『吾奉玉帝勅命率天兵天將，盡殲洋人，吾何敢悖命勅。』……衆以商民生命爲請，福田曰：『死者皆刦數中人。吾掃蕩洋人後，猶當補殺不忠不孝不仁不義之人，完此刦數。』及馬玉昆兵敗，津城陷，福田易裝遁。……潛歸里，里人縛送之官，磔之於靜海縣。

徐桐以漢軍翰林至大學士，以理學自命，日誦太上感應篇，惡新學如讎。門人李家駒充大學堂提調，嚴修請開經濟特科，桐榜二人之名於門，拒其進見。其宅在東交民巷，惡見洋樓，每出城拜客，不欲經洋樓前，乃不出正陽門，繞地安門西出。……拳匪起京師，桐大喜，謂中國自此强矣。其贈大師兄聯云：『創千古未有奇聞，非大非邪，攻異端而正人心，忠孝節廉，祗此精神未泯；爲斯世少留佳話，一驚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膽，農工商賈，於今怨憤能消。』

這一篇過去的歷史，本無甚足道；但是今日提起那塊克林德碑，便不由人要回顧這一段可笑可驚可惱可悲的往事。古人說：『往事不忘，後事之師。』所以首先鈔出來給我健忘的國民一讀，然後再發起我的意見。

原來這塊克林德碑，是庚子年義和時設立，向德國賠罪的。爲何要設立此碑向德國賠罪呢？因爲義和團無故殺了德國公使克林德氏，各國聯軍打破了北京城，爲須要中國在克林德被害的地方設立一塊石碑，方肯罷休；你說中國何等可恥！義和團何等可惡！

現在德國的民黨，正在要革那皇帝和軍國主義的命，協約國乘勢將德國打敗；我們中國人也乘勢將這塊克林德碑拆毀；大家都喜歡的了不得，都以爲這塊國恥的紀念碑已經拆毀，好不痛快！在我看來，這塊碑實拆得多事。因爲這塊碑是義和拳鬧出來的，不久義和拳又要鬧事，鬧出事來，又要請各國聯軍來我們中華大國朝賀一次；那時要設立的石碑，恐怕還不只一處，此時急忙折毀這一塊克林德碑，豈非多事？

何以見得義和拳又要鬧事？這是諸君必然要質問我的。諸君！諸君！莫道我故作驚人之語！諸君若不相信，請聽我將義和拳過去現在及將來發生的原因結果，略說一番：

這過去造成義和拳的原因，第一是道教。義和拳眞正的匪魁，就是從張道陵一直到現在的天師。道教出於方士，方士出於陰陽家，——與九流之道家無關，此說應有專篇論之。——這是我中華國民原始

思想，也就是我中華自古訖今之普遍國民思想，較之後起的儒家孔子『忠孝節』之思想入人尤深。一切陰陽五行，吉凶災祥，生剋，畫符，念咒，奇門遁甲，吞刀，吐火，飛沙走石，算命，卜卦，煉丹，出神，採陰補氣，圓光，呼風，喚雨，求晴，求雨，招魂，捉鬼，拿妖，降神，扶乩，靜坐，設壇，授法，風水，讖語，種種迷信邪說，普遍社會，都是歷代陰陽家方士道士造成的。義和拳就是全社會種種迷信種種邪說的結晶，所以彼等開口便稱奉了玉皇大帝敕命來滅洋人也。

第二原因，就是佛教。佛教造成義和拳，有兩方面：一方面是佛教哲理，承認有超物質的靈魂世界，且承認超物質的世界有絕大威權，可以左右這虛幻的物質世界。超物質的世界果有此種威權，義和拳便有存在的餘地了。一方面是大日如來教（即祕密宗）種種神通的迷信，也是造成義和拳的重要分子。所以義和拳所請的神也把達摩濟顛和西游記上的唐僧等一班人都拉進去了。

第三原因，就是孔教。孔子雖不語神怪，然亦不曾絕對否認鬼神；而且春秋大義，無非是『尊王攘夷』四個大字。義和拳所標榜的『扶清滅洋』，豈不和『尊王攘夷』是一樣的意思嗎？

儒釋道三教合一的中國戲，乃是造成義和拳的第四種原因。這『臉譜』『打把子』的中國戲劇，不是演那孔教的忠孝節義，便是裝那釋道教的神仙鬼怪；有時觀音土地和天兵天將出來搭救那忠孝節義的人，更算得三教同歸了。義和拳所請的神，多半是戲中『打把子』『打臉』的好漢，若關羽張飛趙雲孫悟空黃三太黃天霸等是也。津京奉戲劇特盛，所以義和拳格外容易流傳。義和拳神來之時，

言語摹仿戲上的說白，行動摹仿戲上的台步；這是當時京津奉的人親眼所見，非是鄙人信口開河罷！

最近第五原因，乃是那仇視新學妄自尊大之守舊黨。庚子事變，雖是西太后和載漪因爲廢立的事仇恨各國公使，然還是少數；當是政府中人因爲新舊之爭，主張縱匪仇洋者，實居十之八九，徐桐剛毅啓秀其代表也。這班人不知西洋文明爲何物，守着歷代相傳保存國粹妄自尊大的舊思想，以爲我們中華大國先聖先賢的綱常禮敎，燦然大備，那外洋各國的夷人算得什麼。戊戌年康梁主張效法西洋，改變舊法，被舊黨推倒，也就是這個緣故。所以戊戌年譚林等六人被逮時，西太后召見刑部尙書趙舒翹，命嚴究其事，趙對曰：『此等無父無君的禽獸，（康有爲聽者！）殺無赦，不必問供。』他們眼裏，以各國夷人不懂得中國聖賢的綱常禮敎，都是禽獸；至於附和而且主張效法那禽獸的中國人，不更可殺嗎？所以他們戊戌年將一班附和禽獸的新黨殺盡趕盡，還不痛快；到了庚子年，有了保存國粹三敎合一的義和拳出來要殺盡禽獸，他這班理學名臣，自然十分痛快，以爲是根本解決了。徐桐贈大師兄的對聯，正是這班人的思想之代表。

以這過去五種原因，造成了義和拳大亂。以義和拳大亂，造成了一塊國恥的克林德碑。這因果分明的事實，非是鄙人杜撰得來的。以過去的因果推測將來，製造義和拳的五種原因，現在都依然如舊；義和拳的名目，此時雖還未發生，而義和拳的思想，義和拳的事實，卻是遍滿國中，方興未艾；保得將來義和拳不再發生嗎？將來義和拳再要發生，保得不又要豎起國恥的紀念碑嗎？諸君倘不信吾言，請觀

左列之事實：

扶乩的風氣，遍於南北；上海的盛德壇，算是最有名了；所有古代的名鬼，一齊出現；鬼的字，鬼的畫，鬼的文章，鬼的相片，無奇不有，實在比義和拳還要荒唐。

長江一帶三教合一的泰州教，京津一帶靜坐授法的先天道，都在那裏鬼鬼祟祟的活動，這派頭不和白蓮教義和拳是一鼻孔出氣嗎？

北京城裏新華街修了一條馬路，本打算直通城外；只因爲北京的官場和商民，都恐怕拆城壞了風水，這條馬路只造到城根而止，你說可笑不可笑！

安慶修理寶塔，動工的日子，要算算和省長的八字衝犯不衝犯。北京選舉總統的日子，聽說也曾請有名的算命先生，推算和候補總統的八字合不合。

濟南鎮守使馬良所提倡的中華新武術，現在居然風行全國。我看他所印教科書（曾經教育部審定）中的圖像，簡直和義和拳一模一樣；而且他所作的發起總說中，說道：「考世界各國，武術體育之運用，未有愈於我中華之武術者。前庚子變時，民氣激烈，倘有不受人奴隸之主動力；惜無自衛制人之術，反致自相殘害，浸以釀成殺身之禍。良耑月時艱，撫膺太息，……」豈不是對於義和拳大表同情嗎？

湖南督軍張敬堯帶兵到四川到湖南打仗，到處都建造九天玄女廟；出戰時招呼兵士左手心寫

一『得』字，右手心寫一『勝』字，向西對九天玄女磕幾個頭，保管得勝。諸君看看這是什麼玩意兒！皖南鎭守使馬聯甲的姪女得了瘋病，用五千元請張天師來治，那天師帶領一班法官，請到天兵天將，用掌心雷將妖捉去；天師所過的蕪湖安慶九江等地方，衆人圍着求符咒的不計其數。這是何等世界！

山東東河平陰茌平肥城等縣，發現了三陽敎匪，（敎首爲王會臣李同升等）。在各鄉鎭集傳敎，說入敎的人能避刀槍；無知愚民入會學習者，日見其多。

天津南開學校開敎職員游藝會的時候，有一位國文主任某君，講一篇歷史的談話，說曾國藩是蟒蛇精轉胎，他身上的癬，就是蛇皮的證據。有一天去見張天師，天師不肯見他；他再三要見，見面之後，他的蛇魂便被天師收去，隨卽無病而死。哈哈！這就是北方一個著名的學校的敎育！

天津慶祝協約戰勝，各界游行街市，內中最奇怪的是南開學校做了一個船名叫「國魂舟，」學生二人扮做關羽岳飛坐在舟中。校中復以「國魂舟感言」爲題，考試學生的國文；一般學生的文章，無非是稱贊關岳二位武聖爲中國的國魂；這還不算奇怪，最好的有二位學生文章內中有云：「噫，其中亦不思吾國魂舟中曾有關公岳飛其人乎？洋人洋人，毋笑吾驁弱爲！」「安得有如關岳者昂坐舟中，而使黃毛碧眼之輩，伏跪膝下，而大快人心者耶！唉！呀！曹張（是義和拳兩位大師兄；不是現在兩位大督軍。）出產地之青年思想，仍舊是現在社會上國粹的醫卜星相，種種迷信，那一樣不到處風行，全國國民腦

子裏有絲毫科學思想的影子嗎？慢說老腐敗了，就是在東西洋學過科學的新人物，仍然迷信國粹的醫，卜，星，相的人，我還知道不少咧！

政府當局的人目下爲時勢所迫，也說要提倡新學，也說要輸入西洋文化，這不過是表面上敷衍洋人，怕外交團不承認他的位置罷了。其實的們腦子裏，裝滿了和新學和西洋文化絕對相反的綱常名教，和徐桐剛毅是一流人物，還不及徐剛誠實；所以開口一個禮教，閉口一個綱紀；像那非綱紀禮教無君臣上下的西洋文化，豈不是他們的眼中釘嗎？

現在的新派人物，雖說沒什麼思想學問，但總算是傾向共和科學方面；在代表專制迷信的舊人物看起來，這些新人物，無非是叛逆，是異端邪敎；所以時時刻刻想討滅這班叛逆異端邪敎，方足以肅綱紀而正人心。這就是中國自戊戌以來政變的根本原因了。

照上列的事實看起來，現在中國製造義和拳的原因，較庚子以前，并未絲毫減少，將來的結果，可想而知。我國民要想除去現在及將來國恥的紀念碑，必須要叫義和拳不再發生；要想義和拳不再發生，非將製造義和拳的種種原因完全消滅不可。

現在世界上有兩條道路：一條是向共和的科學的無神的光明道路；一條是向專制的迷信的神權的黑暗道路；我國民若是希望義和拳不再發生，討厭像克林德碑這樣可恥紀念物不再豎立，到底是向那條道路而行才好呢？

歐戰與哲學

蔡元培

現在歐洲的大戰爭，是法國革命後世界上最大的事。考法國革命，狠受盧梭伏爾得孟德斯鳩諸氏學說的影響。但這等學說，都是主張自由平等，替平民爭氣的。在貴族一方面，全仗向來佔踞的地盤，並沒有何等學理可替他辨護了。現今歐戰，是國與國的戰爭，每一國有他特別的政策，便有他特別相關的學說。我今舉三種學說作代表，並且用三方面的政策來證明他。

第一是尼采（Nietscle）的强權主義，用德國的政策證明他。第二是託爾斯泰（Tolstoy）的無抵抗主義，用俄國過激派政策證明他。第三是克羅巴金（Kropotkin）的互助主義，用協商國政策證明他。考尼氏託氏克氏的學說，都是無政府主義，現在却爲各國政府所利用，這是過渡時代的現象呵！

古今學者，沒有不把克己愛人當美德的。希臘時代的詭辯派，雖對於普通人的道德有懷疑的論調，但也是消極的批評罷了。到一千八百四十五年，有一德國人約翰加派斯密德（Joham Karpor Schmidt）發行一書，叫作個人與他的產業（Der Emjige und sein Eigentum）專說「利己論。」他說，「我的就是善的，『我』就是我的善物，善呵，惡呵，與我有什麼相干？神的是神的，人類的是人類的，要是我的，就不是神的，也不是人類的。也沒有什麼眞的，苦的，正義的，自由的，就是我的。那就不是普通的是單獨的。」他又說，「於我是正的，就是正。我以外沒有什麼正的。就是於別人覺得有點不狠正的，那是別人應注

意的事，於我何干？設有一事，於全世界算是不正的，但於我是正的，因是我所欲的，那就我也不必去問那全世界了。」這眞是大膽的判斷呵！到十九紀的後半紀，尼采始漸漸發布他個性的強權論，有察拉都斯遺語（Also sprach Zarathustra）善惡的那一面（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意志向著威權（Der wille zur Macht）等著作。他把人類行爲，分作兩類。凡陰柔的，如謙遜，憐愛等，都叫作奴隸的道德。凡陽剛的，如勇敢，矜貴，活潑等，都叫作主人的道德。他所最反對的，是憐愛小弱。所以說，「憐愛是大愚。」「上帝死了，因爲他憐愛人，所以死了。」他的理論，以爲進化的例，在乎汰弱留強。強的中間有更強的，也被淘汰。逐層淘汰，便能進步。若強的要保護弱的，弱的就分了強的生活力，強的便變了弱的。弱的愈多，強的愈少，便漸漸的退化了。所以他提出「超人」的名目。又舉出模範的人物，如雅典的亞爾西巴德（Alcibiades），羅馬的該撒（Caesar），意大利的該撒波爾惹亞（Cesare Borgia），德國的鞠台（Goethe）與畢斯麥克（Bismarck）。他又說此等超人，必在主人的民族中發生，這是屬於亞利安人種的。他所說的超人，既然是強中的強，所以主張奮鬭。他說，「沒有工作，止有戰鬭。沒有和平，止有勝利。」他的世界觀，所以完全是個意志，又完全是個向著威權的意志。所以他說，「沒有法律，沒有秩序。」他的主義，是貴族的，不是平民的，所以爲德國貴族的政府所利用，實做軍國主義。又大唱「德意志超越一切。」（Deut sche uber alles）就是超人的主義。侵略比利時，勒索巨款，殺戮婦女，防他生育。斷男兒的左手，防他執軍器。於退兵時，拔盡地力，焚毀村落，叫他不易恢復。就是不憐愛的主義。條約就

是廢紙，便是沒有法律的主義。統觀戰爭時代的德國政策，幾沒有不與尼氏學說相應的。不過尼氏不信上帝，德皇乃常常說「上帝在我們」，又說「上帝應罰英國」，小小的不同罷了。

與尼氏極端相反的學說，便是託氏。託氏是篤信基督教的，但是基督教的儀式，完全不要，單提倡那精神不滅的主義。他編有福音簡說十二章，把基督所說五戒反復說明。第一是絕對的不許殺人。第四是受人侮時不許效尤報復。第五是博愛人類，沒有國界與種界。他的意思，以為有人侮我，不過辱及我的肉體，並沒有辱及我的精神。但他的精神，是受了侮人的汙點，我狠憐惜他罷了。若是我用著用眼報眼，用手報手的手段去對付他，是我不但不能洗刷他的精神，反把我自己的精神也汙蔑了。所以有一條說，「有人侮你。你就自己勸他。勸了不聽，你就請兩三個人同勸他。勸了又不聽，就再請公衆勸他。勸了又不聽，你只好恕他了。」這是何等寬容呵！新約福音書中曾說道，「有人掌你右頰，你就把左頰向著他。有人奪你外衣，你就把裏衣給他。」這幾句話，有「成人之惡」的嫌疑，所以託氏沒有採入簡說中。託氏抱定這個主義，所以絕對的反對戰爭。不但反對侵略的戰，並且反對防禦的戰。所以他絕對的勸人不要當兵。他曾與中國一個保守派學者通訊，大意說，中國人忍耐的許久了，忽然要學歐洲人的暴行，實在可惜云云。所以照託氏的眼光看來，此次大戰爭，不但德國人不是，便是比法俄英等國人也都沒有是處。託氏的主義，在歐洲流行頗廣，俄境尤甚。過激派首領列甯 (Lenine) 等，本來是抱共產主義，與託氏相同，自然也抱無抵抗主義，所以與德人單獨講和，不願與協商國共同作戰了。在協商國方

面的人恨他背約，在俄國他黨的人恨他不愛國，所以詆他爲德探。但列寗意中本沒有國界，本不能責他愛國。至於他受德國人的利用，他也知道。他曾說，「軍事上雖爲德人所勝，主義上終勝德人。」就說是，他的主義，既在俄國實演，德國人必不能不受影響。這是他的眞心話。但我想，託氏的主義，專爲個人自由行動而設。若一國的人，信仰不同，有權的人把國家當作個人去試他的主義，這與託氏本義衝突。過激派實是誤用託氏主義，後來又用兵力來壓制異黨，乃更犯了託氏所反復說明之第一第四兩戒了。

現在誤用託氏主義的俄人失敗了，專用尼氏主義的德人不久也要失敗了，最後的勝利，就在協商國。協商國所用的，就是克氏的互助主義。互助主義，是進化論的一條公例。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本兼有競存與互助兩條假定義。但他所列的證據是競存一方面較多。繼達氏的學者，遂多說互競的必要。如前舉尼氏的學說，就是專以互競爲進化條件的。一千八百八十年頃，俄國聖彼得堡著名動物學敎授開勒氏（Kesster）於俄國自然科學討論會提出「互助法」，以爲自然法中久存與進步，並不在互競而實在互助。從此以後，愛斯彼奈（Espinas），賴耐桑（L. L. Lanessan），布斯耐（Louis Buchner），沙克爾（Huxloy），德普蒙（Henry Drummond）蘇淚隆（Sutherland）諸氏都有著作，可以證明互助的公例。克氏集衆說的大成，又加以自己歷史的研究，於一千八百九十年公布動物的互助，於九十一年公布野蠻人的互助，九十二年公布未開化人的互助，九十四年公布中古時代自治都市之互助，

九十六年公布新時代之互助，於一千九百〇二年成書。於動物中列舉昆蟲鳥獸等互助的證據。此後各章，從野蠻人到文明人列舉各種互助的證據。於最後一章，列舉同盟罷工，公社，慈善事業種種實例。較之其他進化學家所舉「互競」的實例，更爲緊密了。在克氏本是無政府黨，於國家主義，本非絕對贊同，但互助的公例，並非不可應用於國際。歐戰開始，法比等國平日抱反對軍備主義的，都願服兵役以禦德人。克氏亦常宣言，主張以羣力打破德國的軍國主義。後來德國運動俄法等國單獨講和，克氏又與他的同志叫作「開明的無政府黨」的聯合宣言主張非打破德國的軍國主義，不可講和。可見克氏的互助主義，主張聯合衆弱，抵抗強權，叫強的永不能凌弱的，不但人與人如是，卽國與國亦如是了。現今歐戰的結果，就給互助主義增了最重大的證據。德國四十年中，擴張軍備，廣布間諜，他的侵略政策，本人人皆知的了。且英法等國均自知單獨與德國開戰必難幸勝，所以早有英法協商，俄法協商等預備，就是互助的基本。到開戰時；德國首先破壞比國的中立，那時比國要是用託氏的無抵抗主義，竟讓德兵過去，攻擊法國，英法等國難免措手不及了。幸而比國竟敢與德國抵抗，使英法等國有從容預備的時期。俄國從奧國與東普魯士方面竭力進攻，給德國不能用全力攻法。這就是互助的起點。後來俄國與德國單獨講和，更有美國加入，輸軍隊，輸糧食。東亞方面，有日本艦隊巡弋海面，有中國工人到法國助製軍火。靠這些互助的事實，纔能把德人的軍國主義逐漸打破。現在德人已經承認美總統所提議的十四條，又允撤退比法境內的軍隊。互助主義的成效，已經彰明較著了。此次平和以後，各國必

能減殺軍備，自由貿易，把一切互競的準備撤消，將合全世界實行互助的主義。克氏當尚能目睹的。照此看來，歐戰的結果，就使我們對於尼氏託氏克氏三種哲學，狠容易辨別了。我國舊哲學中，與尼氏相類的，止有列子的楊朱篇，但並非楊氏『爲我』的本意。(揣作中國倫理學史中曾辨過的) 託氏主義，道家儒家均有道及的。如曾子說的「犯而不校，」孟子說的三「自反，」老子說的『三寶，』是狠相近的。人人都說我們民族的積弱，都是中了受這種學說毒，也是『持之有故。』我們尚不到全體信仰精神世界的程度，止『可用各尊所聞』之例罷了。至於互助的條件，如孟子說的『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不通功易事，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普通人常說的『家不和，被隣欺。』『羣策羣力。』『衆擎易舉。』都是狠對的。此後就望大家照這主義進行，自不愁不進化了。

協約國與普魯士政治理想之對抗

美國韋羅貝博士在國際研究社之演說

陳達材譯

此次大戰爭，其關係所以為非常重要者，不特以其結局為數多國家運命之所繫已也，抑以此為雙方政治之理想與實施互爭勝負之所在。其利害得失，將徧被於人類。故其影響所及，不特交戰國首先蒙受，即其他各國，或出於便宜，或迫於事勢，名義上今尚守中立者，亦將不免。此次戰爭，誠文化興亡之樞紐也。

政治之實施與理想，二者相繫而不可分，因今次戰爭而益著。蓋凡人於一己所為，必力求證其所是，飾其所非，冀以慰藉己心，而求他人之尊崇，理性使然也。此於個人有然，於國民亦有然。每見國民對於其所行政策，凡苟可以資辯護證明之學說，無不力為援引發揮而張皇之，此可證矣。

抑有所不幸者，則國民個人皆常為私欲所驅使，於所著述學說，輒援以自利之私，遂至前提謬誤，結論之流毒無窮。今日普魯士所自作之政治理想，正坐此也。及假其理想，發為殘暴之行，乃得中歐各國民之援助。若夫土耳其勃爾格利亞諸國政府嘉納此種之實施，固亦無足怪也。

普魯士之政治理想，茲限於時間，諒不能詳為講述。今將其立論之前提，與其大旨之為世界公德所不許者，說明於後。普魯士政治理想之前提，謂古今事物，有一至理之存在，即人事之發生，必有一目的，或策畫潛為指揮。此種目的策畫，隨各人觀察而殊。神學家見之，則謂之為神意之實見。理學家見之，則謂為天理之發生。而其為物與生俱生，人羣所不可須臾離也。黑格爾（Hegel）倡導於前，普魯士政治學者附和於後，謂神意天理所示之正鵠，人類固當悉力以赴之。然於此人羣之中，有能有不能焉。其能者，非特有率不能者以赴之之權，且有率不能者以赴之之義。在昔希伯來希臘羅馬，嘗以其一己特有之文化，貢獻於世界，此皆以能者率不能者以赴之之證也。至於今日，此種傳播文化之大任，將屬於條頓民族，而普魯士人實為其領袖。故載其一己特別文化（Kultur）播之世界，普魯士人當自負之矣。此普魯士之理想也。

普魯士政治理想既如上所言，至其實施，皆委之強有力之國家

機關。故其國家組織一以武力與專制爲基礎。國王對於王位本於一己之權，以爲承襲國王之權力。除一己所加之限制外不受拘束。國王之行爲，除對於萬能之上帝外，不負責任。凡此，皆予國家機關以莫大之權，所以利其政治理想之實行也。

由此觀之，此種政治理想，其前提乃國民自傲自利之表示。其結論，爲人類幸福之蟊賊。其實行，爲正人君子所深惡而痛絕。自開戰以來，人所共見，無待鄙人喋喋也。

夫普人自認條頓民族獨爲上帝所眷顧，而賦與優良美善之文化，可以强他人以接受，雖迫以武力，亦不爲過。此種立論，無異將國際平等之義取消，而不認國民於國體政體文化三者有自行決定之權矣。夫國民自寶愛其固有之文化，不肯舍已從人，非特於理無悖，抑且有可嘉賞者。苟普人僅謂一己固有之文化，勝於他人所代爲移植者。所言止此，吾人誠不敢非難。蓋自有民族，如可以以其特有之文化與理想生存於世，則吾人殆可證明民族各有其適宜之文化。蓋一民族之理想，常與其生生之道相應。一民族之特性，常與其合理之需要相須矣。至於其民族之理想與特性，若由於社會之陶冶，與個人之鼓鑄而來，而非由於少數執政諸人之製造，則其相應相須，更可决也。

夫一國對於他國固有之政治制度，與固有之風俗習慣，宜令其隨志所願，以定趨向。此爲吾人一般之通義，而非可爲德國人言也。德人自命爲眞正文化之民，非他人可及，不認他國國民有自决之權。且更進而謂德國政治勢力前進之際，他人有當之者，則國家主權與獨立之權利可以忽視，而個人生命與財產之權利可以蹂躪也。

協約國之政治理想，大異於此。其視各國國家爲法律上道德上之人格，彼此立於平等地位，互尊重其主權，不以大小强弱有所軒輊。對於他國內政，若非有大違正義人道之事，則彼此各行其是，不相强也。雖然，此非各國宜彼此分離，休戚無關之謂也，乃彼此互助，善意相維之謂。換言之，各國宜組織一眞正國際團體，彼此互享其利之謂。夫惟如此，而後國際法得以存在。蓋法律存在之前提，在乎彼此權利義務之與共，與利益之交享也。返觀德國，視國際條約如廢紙，等國際法於弁髦。正義人道，乃各國所常存，彼則違背之而不顧。德人所以如此者，蓋由於彼國國際法學者之學說，無有可爲正義人道之援據也。要之，德國之國際學說，實

持國際專制主義與協約國之國際平等主義相反。其國際政策，不本於友誼，而本於武力，本於趾高氣揚普魯士之武力。據普國政治學說所論國際常態，非爲敬重而爲恐懼，非爲和合而爲競爭。故謂睹鬥明爭之可頌揚者，不特以其可使國家最高權之實見，且以其爲發育個人天能之不可缺。德國學者多賛乞克 (Treitschke) 有曰『上帝常留意於戰爭之將至。』又曰『永久和平之理想，非特不根，抑且不德。』哲學家尼采 (Nietzsche) 有言『和平只爲戰爭之導綫。』德意志青年 (Bung Deutschland) 與童子軍之組織相似，之機關報對於德國少年，之宣言曰『人類活動最神聖最高尚之表示，莫若戰爭。』

由此觀之，德人既自詡爲文物之邦，非他國所及，因而對於因他人權利所加於已之約束，遂亦認可以自由出入。此種理想，實原於歷史哲學。蓋德國政治學者視國家爲神奧之物，爲超然之物，自有權利，自有目的，自有達其目的之手段。因而國家之權力，非吾人所言主權在法律上之絕對權與最高權，而爲一種命令權。命令一發，內而本國人民，外而他國國家，不能執道德以議其後。此種解釋國家之性質與根本，不外一種單純之武力而已。德人之立論如此，蓋由於執尼采爲個人立言之『自强』(Wille to Power) 一語，以用之於國家政治也。德國著名學者多賛乞克有言，『自衞者無敵，懦弱之罪惡至危亦至可鄙，實爲政治上不可逭之罪惡。』是獲罪於神明也。由多氏所言觀之，弱小國家之權利，雖至要求强大者之矜憐，亦不能有國際上之義務。歷數百年之履行，經各國之同意，又有正義人道以盾其後者，亦盡可以捐棄。而國家之言，雖嚴重說明，有如盟誓，而事機一至，即可反汗也。準此以談，國家所爲，若出之國家之意，雖窮凶極暴，不得謂之爲非。雖於實際有損而無益，亦不得不謂之爲是。然則國家之事無是非，第問何者爲其所欲，何者爲其所命，足矣。

關於國際方面之政治理想，德國與協約國之比較，已如前節所述。其關於國內方面者，雖屬內政問題，然與他國亦有密切利害。蓋德國國家先在憲法上有如此之權力，如此之組織，然後能邀國民援助，而肆其侵略政策。且德人常欲將其一己之政治理想與制度加之被屈服之外人。此非德國一國之事，較然可知矣。茲先將德國政治之優長處略述之。

普國與其他帝國聯邦之各國，皆以立憲主義爲治。政府之權力，

為法律所規定，官吏之行為，亦嚴守法律之所約束，與歐美各國原無有異。人民之生命財產，受法律之保護，無私人與官吏欺凌之虞，亦與各國相彷。平情言之，普國官吏違法之事，或較諸協約國中為少也。

普國行政一端，成績甚優。關於改良人民生活與工作狀況之立法，亦完善而美備。各級教育，自小學至大學，皆由國家特別培植。至於工商事業與工業之依賴技術而後能立者，尤獎勵提倡，不遺餘力。凡此種種優長之處，吾人當贊頌之而不敢非難者也。至其短處，今將以其餘時而略論之。蓋此種短處，非僅德國之不幸，實全世界之不幸也。

德國政治性質上雖屬立憲。然其根本之旨，則國王以其屬人的世襲不破之權，以為統治一切法律政治權力之源，出自王意。關於此點，普國國法學者之意見殆同然一辭。國法學者拉般（Paul Laband）所著德意志帝國國法學有言，『國內之意思，無有高於國王意思者。國王意思，為憲法與法律之効力所從出也。』然則普國之憲法，非本於法定之民意，而出於王意。觀其憲法緒言，可以知矣。其緒言有云，『朕威廉以上帝之眷佑，普魯士之君主，將下列各項特公佈之。』

今試觀比國憲法有曰，『一切權力，本之國民。』曰，『此種權力之行使，以憲法定之。』又曰，國王之行政權，『須受憲法規定之限制。』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亦曰，『中華民國，以中華人民組織之。』曰，『中華民國之主權，本諸國民全體。』美國憲法緒言亦云，『我等合衆國人民制定此憲法。』而法國憲法之制定，一本之民權主義。此則與普國憲法比較，其相懸之遠為何如耶。英國王位雖累世相襲。然自一六八八年以來，王位繼承之權，決屬於議院，換言之，即屬之國民代表之意思。而憲法上之習慣，積久遂成國王服從立法之主義。國王理論上所有之權力，唯視立法機關之意思以為行使。蓋此種立法機關，二百年來已認為有議決王位繼承之權矣。

普國國王統治之權，雖為屬人的世襲的。然若僅為理論上法律上之意義，則無重大關係。即為實際的意義，若國王於其權力之行使，允以民意為依歸，而負一種道德上之責任，則亦無重大關係。顧普王之權力，於斯二者皆非其類也。普王嘗言，一己之統治權，乃上帝所親授，故唯對於上帝而負道德上之責任。又於一八

九一一年二月廿日在柏林宣言曰，『吾之地位與職務乃上帝所委派。吾今奉行上帝之命令吾且行將對之以負責任。』又於一九一〇年八月廿五日在哥尼斯堡（Konigsberg）宣言曰，『吾祖曾以一己固有之權利自行加冕並自證其冕之給予乃本之上帝之意，故彼視一身爲上帝所特選之代表。吾今亦視一身爲上帝之代表今日之公論公意如何，吾所弗恤吾惟行吾所行而已。』

戰爭前，普王曾向東部軍隊布告有言曰，『上帝精神，今降於予身，因予爲德人之皇帝也。予今爲彼之代表，彼之劍，彼之代理人，凡有拒予意思，疑吾職務者，當敵視而殲滅之。嗚呼，德國國民之公敵，吾務必使其澌滅以盡此上帝之意。今託於吾言，命汝曹實行之也。』

普魯士王對於國家政策，有絕大操縱之權，與比英意諸國國王大異。而普國視爲事物之當然，不以爲怪。且其憲法之制定，亦斤斤以此爲主旨。既如上所述，顧何以對於帝國政治亦能操縱之耶。普魯士兼德皇之職，以職權而論，其獨立自行之權無如是之廣。以身分而論，其左右政治之力無如是之宏。帝國皇權，在憲法上多屬之各邦代表之參事會。然德皇所以能操縱帝國政治者在聯邦參事會之議事，普國委員實司其樞。普國委員之進退，普王實操其柄。故德皇以兼有普王權力之故，遂得操縱帝國之政實。德國人民對於德皇之言行，深懷不滿，非以其展發個人之勢力，乃以其假憲政軌道外之途徑也。

據德國帝國憲法，帝國被他國攻伐時，德皇有自行宣戰之權。若攻伐他國，其宣戰權唯屬之聯邦參事會。此次戰爭，德皇不提交參事會議決，卽行宣戰，以受他國攻伐爲解。此殊與事實相背，卽德亦認爲舛謬。而德皇竟斷然行之而不顧，實無異以一己之命令，使帝國各邦相從於空前之大戰也。

在眞正民主國，國民意思，藉所選舉之代表爲表示，因而對於國家政策之決定與有大力焉。然德國之各君主國與此大異，普國尤然。其人民意思，雖可藉國民議會爲表示，時有幾分重量。然關於國家政策之決定，則普王與其左右大臣實司最終與積極之權。此普國執政所倡言，而其民亦安之無異議也。普國國民對於一己之統治，操之何人，行之何若，與其政策如何採用，如何實施，固無道德的權力以爲決定。卽其學問甚高之人，亦不能藉代表

資格以操政治之中樞。由此言之，普國政治之決定與實施，與英法美諸國大有逕庭矣。

吾人研究普王對於下議院之關係，而得特異之數點焉。（一）『政府』（卽國王與其左右大臣，下稱『政府』者準此）不特設種種方法以操縱議員之選舉，且更以報酬壓力誘引國會議員以擁護政府。此種舉動，彼固視爲正當而不以爲非。（二）『政府』對於政黨，常用捭闔手段，時聯彼制此。因而政府行事，遂得院中多數之同意。（三）英法內閣制度之最初步，所謂閣員對於國會負責之制度，普國尚未實行。德國學者論此種制度所以不見行之故，謂與王權制度不相容，可謂得其旨也。

（四）德國政府遇政策爲國會阻撓之際，常不惜使用自由解散之權，以圖政策之實施。乃觀其改選結果，新國會常帶政府之臭味。政府勢力之强大如此，則王權制度爲之也。昔首相比洛（Bulow）所著帝國德意志一書，常歎德國小黨林立，眼光短小，常局於微小一隅之利益，或個人之利益，而乏宏廓之主義，因斥言德人無政治之能力。其言雖美，猶有未盡。蓋德國政黨所以不能發育爲兩三大黨，而分裂爲數多小黨者，由於政府待遇之關係者不少。蓋如社會黨，專以帝國政治爲務，在德國政黨中可稱强大。然其所以爲强大者，乃人數之衆，非勢力之强，其在政黨中實立於特別地位，常爲政府所監視，而在政府心目中，有如比洛所言爲無存在權利者也。夫德國政府視社會黨如仇讎，百計圖謀，欲拔除其會員以消滅其黨者，無所不用其極。苟爲事勢所許，出以武力，亦所不顧。（比洛之書，於此次戰爭後再版時，已巧將此段删去。）究其所以召政府之忌，乃不在其黨之法案與政府相違，而在其所持政治根本主義與德國王權制度不兩立也。試細讀比洛之書，則於上列數端可以釋然冰解矣。

（五）德國政府，對於報紙，常嚴行監視。遇有攻擊政府政策之論，動以侮辱皇帝之罪相加，藉以箝制輿論；而政府又自行散佈言論，消移民志，以製造輿論。故德國輿論幾全在政府掌中，此亦王權制度特徵之一也。

由此觀之，普國政權，幾全在國王與其左右大臣掌握，則國民議會將司何事乎。今考國民議會之職權有四。（一）報告政府。政府據其報告，可以察知國民之經濟狀況與其希望。（二）條陳。議員可以個人意見或團體意見貢陳政府，以備採擇施行。（三）評議。

國會對於政府之政策與行為，得評其是非可否，以供衆論。

（四）否決。國會對於政府提交之法案，若根據憲法有否決權者，得以多數同意而否決之。雖然，即就此種消極之權而論，國會僅能將新法案否決，不能使已施行之法律失其効力以中斷。其應需之費，倘其費原非出之國會之議決，則國土更可擴充必須款額，以利固有法律之推行。夫普國預算制度所以如此者，蓋由於法律淵源出自國王意思，而國會無權以中止法律之實行也。

普國國會對於政府法案不贊成者，僅有否決之權，既如前述。至關於贊成之法案，所得參議者，亦限於實質的內容。而予此種實質的內容以精神使成為法律者，厥惟國王意思，此於法律公布以國王之名行之之一事可以見也。至於已得國會同意之法案，無論何時公布與否，當一任國王之意思，不待言也。

有一事足以使德國政治生活大異於英美法比意諸國者，則軍人政治是也。德國軍人，不特在社會上視為高級，且其長官於外交政策亦許其參與，甚至完全由其決定，此實顛倒軍民兩政之關係也。蓋軍備之設，原期保政策之推行。至於政策之採決，乃民政官之事，於軍人無與。軍隊不過為政府之武器，政府之奴僕，祇有服從命令，斷無於國家大計得置喙也。故政治歷史若不吾欺，則當武人放棄服從義務而相從干涉國政之時，其距危亡為不遠矣。

普魯士軍隊對於政府之命令，雖不能謂為有違抗之意，然以許其參與國政之故，遂致太阿倒持，流禍甚烈，此皆德人自取其咎也。蓋德人重武功而輕文德，常視武力為國家之命，雖在平時，不惜虛糜巨費，創設大軍，欲藉此以行其侵略之志，遂致利令智昏。不知軍備日充，適足以蹈弗戢自焚之禍也。

吾人於此，關於德國政治之性質既已述完。然則德政如此之政治，與他國有何關係乎。考之國際法，一國對於他國國體，無權干涉，此為一般原則。顧聯軍反要求普國政治大加改革，而自謂有合於公理者，何耶。此乃今次所講述最終之問題吾人所亟欲討論者也。

德皇與其左右大臣對於所訂條約，無信守之心。對於國際法所予他國之權利無尊重之意。（如比利時固為永久中立，彼為達其一已之目的，乃破壞之而不恤，且加以重大損害。）妄以上帝之代理自居，一若一已所為皆合於理，藉以蠱惑國民而求其援

助。且自視國家爲超然神奧之物，以傳播自有之文化爲職志，而一己即爲彼立法之喉舌與執行之利器。然則普國主權制度，非僅爲德國一國之事可知矣。故非將此種侵略主義與其主持此種主義之人漸爲國人所鄙棄，則世界人民將無安枕之日。而聯軍與美國所以要求德人於政治學說上與憲法實施上所予現行政策種種利便之處須剷除淨盡者，蓋爲自衞計思患預防，不得不如此也。

協約國今次要求普國政治必須推翻者，非謂一國有權，强輸其政治理想於他國，即以此旨爲根據也。蓋恐普國專制政治不除，則國際條約將無拘束之効力，而德國國民將附和其主義與政策以妨害國際安寧，擣毀世界文化也。故聯軍與美國對於德國之處置非使德國勢力降至於不足以危害世界之程度，則必使此次妄用此種政治勢力之人解除政柄。其所能採之途，僅此二者而已。

夫協約國所要求，易詞言之，皆可謂爲一種民治主義之要求。蓋在民治主義之下，智識發達之民，上無政府强輸恐妄之思想，可以自由發表言論，以論政俗之是非，斷未有能堪德國專制君主所立之政策託天命以行之者也。欲使民治主義得安存於世界，竅要在此。今日斷不容此少數人耽耽勢利，醉心神權，致世界淘淘，日在憂患中也。

夫普國於一己所持主義，既不惜用武力以加之人。吾人對付之道，惟有用更大之武力，使其主義盡歸澌滅，勿爲人患而已。此次戰爭告終，其疆土與國家損失之問題，姑不具論。必先於和約上使德國予受害者以相當之賠償，且定條件，宣明德國此種主義爲文明世界所不許，防其再發。對於此次戰爭，莫大之犧牲，相當之酬報，惟此而已。

空大鼓

（Volga 地方通行的民間傳說）

周作人譯

俄國 Ljov Tolstoj 著

Emeljan 是一個小工，替主人家做事。有一日出外作工，橫過草地，一隻蛙在地面前跳出，他幾乎踏着，卻竭力的避開了。忽然他聽得背後有人叫他。Emeljan 回轉頭去，看見一個可愛的女子。他女說，「Emeljan 你爲什麼不娶親呢？」他答道，「姑娘，我怎麼能娶呢？我只有這套穿着的衣服，此外毫無所有；而且也沒有人要我做丈夫。」他女說，「你可以取我爲妻。」Emeljan 狠喜歡這女子，就答說，「我狠願意，但那里居住呢？」女子說，「這不妨事。一個人只要多作工，少睡覺，就到處能得衣食。」Emeljan 說，「那狠好，我們結婚罷。但是往那里去好呢？」女子說，「我們到鎮裏去。」於是 Emeljan 就同女子到鎮裏；女子領他到鎮的盡頭的一所小屋裏；他們結了婚，便立起人家來。

有一日，國王路經這鎮，走過 Emeljan 屋外，Emeljan 的妻子出來看國王。王見了這女子，大出一驚。說道，「從那里來了這樣一個美人？」便停了車，叫 Emeljan 的妻子來問道，「你是什麼人？」答說，「農夫 Emeljan 的妻子。」王說，「像你這樣美人，爲甚嫁一個農夫？你應該做王后纔是！」他女說，「多謝你的好話；但農夫的丈夫，在我已狠好了。」

王同他女談了一晌，趕車走了。回到王宮，總忘不了 Emeljan 的妻子。他終夜睡不著，只是計畫如

何可以得他女到手。他自己無法可想，便召集了他的奴僕，叫他們代想法子。奴僕答道，「你叫 Emeljan 到宮裏工作，我們逼他做苦工，他自然死了。他的妻子變了寡婦，那時你可得他女到手了。」

王聽了他們的計策，便發命令叫 Emeljan 到宮裏充當小工，就住在宮裏；又帶了他的妻子同來。使者到 Emeljan 家裏，交付王的命令。Emeljan 的妻子說，「Emeljan 你去，日裏作工，夜裏卻回家來。」Emeljan 去了；到得宮裏，王的管家問道，「你怎麼獨自走來，不帶你的妻子同來呢？」Emeljan答道，「我拉他女同來做甚呢？他女自有屋子可住哩。」

在王宮裏，他們就叫 Emeljan 作兩個人做的工。他動手時，不想一日能做完的；但到晚上，卻都做完了。管家看他工作都了，就叫他明日做四個人的工。

Emeljan 回家去了。家中都已收拾得潔淨整齊；爐中生了火，晚飯也齊備了；他的妻子坐在桌旁縫紉，候他回來。他女起來迎接他，攤開食桌，給他飲食，隨後問他作工的情形。他說，「唉！事情狠不妙：他們叫我做力量以外的工作，想叫我勞苦死了。」他的妻道，「你不必多愁；你作工時不要前後探望，看做了多少，還有多少未做。你只要一直做上去，一切自然好了。」Emeljan 睡下，便睡著了。次日早上，他又去作工；只顧作工，沒有回過頭來探望，到了晚上，一切都做完了，所以他不待天黑，早可以回去過夜了。

他們一回一回的增加他的工作，但他總能及時做完，回到家裏去睡。一禮拜過了，王的奴僕知道用苦工來逼他，是不成功了；於是想用細巧煩難的工作來試他。但這也終於無用：木工，打牆，蓋屋，以及

一切工事，他們叫他做，他都及時做完；夜裏回家去了。如此，第二禮拜也過去了。

王又召集了奴僕說道，「我應該白養活你們的麼？兩禮拜過去了，我沒有見你們做成一點事。你們要用苦工逼死 Emeljan，但我從窗口看見他每晚回家去，——還狠高興的唱歌呢。你們敢是要欺騙我麼？」王的奴僕分辯說，「我們竭力要用苦工逼死他，無奈沒有一件壓得他倒；他總能做完，彷彿用掃帚掃淨的一樣。他也毫不困倦。隨後我們叫他做細巧煩難的工作，以爲他決沒有如此聰明，不能做了；不料他都能做。無論怎麼使他，他總做了，也不曉得他怎樣做法。必是他或他的妻子懂得符呪，助他做事，我們自己也煩厭極了，心想尋一件事，爲他所不能做的。我們現在想到：叫他去一日裏造一座禮拜堂。你叫 Emeljan 來，命令他一日裏要在宮前造一座禮拜堂。他如不能做，便說他違命，割去他的頭。」

王叫 Emeljan 來，對他說，「你聽我命令，在我宮前空地上，代我造一座禮拜堂，要明日晚上完工。倘你做成了，我就賞你；否則我要割去你的頭。」

Emeljan 聽了王的命令，轉身回家。他心裏想，「我的末路近了。」他走到妻子跟前，說道；「妻阿，快預備，我們逃走罷；不然，我要爲了不相干的事，喪了性命了。」妻說，「什麼事嚇得你這般模樣？我們爲甚要逃走呢？」他說，「我怎能不喫嚇？王命令我明日一日裏要給他造一座禮拜堂。如果做不成，他要割我的頭去。現在只有一個法子：趁現在還早，我們逃走罷。」但他的妻子不肯聽他；說道，「王有許

多兵；我們到得那里，總要被他捉住。我們逃不脫他，只能暫時依他的。」Emeljan說，「這工作不是我力量能及，叫我怎樣依他呢？」妻說，「好人，你不要這樣頹唐。現在喫了晚飯，且去休息。早上起來，一切便自會成功的。」Emeljan睡下，便睡著了。次日一早，他的妻子將他叫起，對他說，「你快去，完成那禮拜堂。這是釘同鐵鎚；現在餘下的工事，還有一日可做哩。」Emeljan走進鎭裏，到了王宮空地上，看見一座禮拜堂，還未完工。Emeljan便動手去做未完的工事；到了晚上，都已完了。

這一日早上，國王醒過來，從窗口一望，只見那禮拜堂站著，Emeljan正在那裏各處敲釘呢。王看了禮拜堂，毫不喜歡，——他反惱了；因爲不能判Emeljan死罪，奪他的妻子。他又召集了他的奴僕，對他們說，「Emeljan這件事又做成了，現在沒有口實可以將他處死。就是這件事，也竟不能難倒他。你們須得想一條妙計；不然，我就要將你們的頭和他的一齊割去了。」奴僕便定計策，要叫Emeljan在宮外掘一條河，有船在河裏行駛。王就叫Emeljan來，命他做這工作。王說，「你既能一夜造成禮拜堂，這件事自然也能做。明天都要完工；如果不成，我要割去你的頭。」

Emeljan比前回更加頹唐了，悶悶的回到他的妻子這裏。妻問他說，「你爲甚這樣憂悶？可不是王又有新工事叫你做麼？」Emeljan告訴他女，說「我們只好逃了。」但妻答道，「我們逃不脫兵；任憑我們逃到那裏，總要捉住。除了依他，沒有別法。」Emeljan呻吟道，「我怎麼能做呢？」他的妻說，「好人，你不要這樣頹唐。現在喫了晚飯，且去休息。早上起來，一切便自會成功的。」Emeljan睡下，便睡著了。次

日早上，他的妻叫他起來，對他說，「你到宮裏去，一切都成功了。只有宮前河步上，還有一座土堆；拏一把鏟，去將他平了。」

王醒過來，看見一條河，是從前沒有的；船也上上下下的行駛著；Emeljan正拏著一把鏟，在那裏掘一座土堆。王狠驚異，但看了河同船毫不喜歡，因為不能將Emeljan處死，反惱極了。他心裏想，「現在更沒有他所不能做的工事了。那怎麼好呢？」他又召集了奴僕，問他們的計策。他說，「你們去想出一件事，為Emeljan所不能做的。以前我們想一件，他便做成，叫我不能奪他的妻子。」王的奴僕想了又想，終於想出了一條計。便到王的面前，說道，「你叫Emeljan來，對他說：去到不知什麼地方，拏不知什麼東西來。這樣，他便不能逃脫了。無論他到那裏去，你總說不是那地方；無論他拏什麼來，你總說不是那東西。你就可以砍他的頭，奪他的妻子了。」王狠是喜歡；說道，「這條計想得好。」於是他叫Emeljan來，對他說，你去到不知什麼地方，拏不知什麼東西來，你如不能拏來，我要將你砍頭。」

Emeljan回到家裏，將王所說的話，說給他的妻子聽。他女仿彿狠費思量，說道，「他們教了國王捉你的方法了。現在我們須得小心做事纔好。」坐著想了許久，便對Emeljan說，「你得遠行一趟，到我們祖母——那個老農婦，那個兵的母親——那裏去，求他女的幫助。倘他女有物事給你，可拏了到王宮裏來，我也在那裏。我現在逃不脫他們了。他們要用強力來捉我去，但這也不會長久。你倘能聽祖母的指揮做事，就可救我出來。」

他的妻子便預備，叫 Emeljan 可以上路。他女給他一個口袋，一個紡錘，說道，「你把這個交給我們老祖母。憑這信物，他女就知道你是我的丈夫，」他女又將路指點與他。Emeljan 動身去了，

他出了鎮，走到一處練兵的地方。操練完後，兵都坐下休息。Emeljan 走上前，問他們道，「兄弟們，你們知道往不知什麼地方的路麼？能告訴我取不知東西的法子麼？」兵聽了都狠詫異，問道，「誰叫你去幹這件事的？」他答道，「是那國王。」他們道，「我們自己自從當兵那日起，往不知什麼地方去，却總沒有走到；尋不知什麼東西，至今也不能得到。我們不能幫助你。」

Emeljan 同兵坐了一晌，起身又走。他走了幾里路，末後到了一座樹林。樹林裏有一間草房；草房裏坐著一個極老的老婦人，就是農兵的母親，在那裏績麻，一面哭泣。他女紡時，不把手指放在口裏潤點唾沫，却拏到眼裏去，用眼淚去溼他。他女看見 Emeljan，就對他喊道，「你爲甚到這裏來？」Emeljan 拏出紡錘交付他女，說是妻叫他來的。老婦人立刻和善了，問他事情；Emeljan 將一生事跡告訴他女：如何娶那女子；如何到鎮裏住；如何作工，在宮裏做的什麼事；如何造禮拜堂行船的河；現在如何國王叫他到不知什麼地方去，拏不知什麼東西來。老婦人聽完，也不哭了。他女自言自語說，「這時候確已來了。」又對 Emeljan 說，「是了；孩子，你坐下，我給點東西你喫。」Emeljan 喫了，老婦人告訴他方法說，「這是一個線球；放在前面，叫他滾著，你只跟著他走。你須得遠行，到海邊爲止。到時，就看見一座大城；你進城去，到最遠的一家，求宿一夜。就在那裏，等候你所尋的東西。」Emeljan 問道，「老祖母，我看見他

時，怎能認得呢？」老婦人道，「你倘若見到一件東西，人看見他，比自家父母還要服從的，那就是了。你便奪了來，拏到國王那裏去。你拏到時，王便說不是這東西；你可以說：如果不是這東西，應該將他敲碎了。你將他敲著，拏到河邊，摔碎了，拋下水裏。那時，你可帶你的妻子回家，我的眼淚也可以乾了。」

Emeljan 向老婦人作過別，將球滾在前面。這球滾來滾去，一直到了海邊。海邊有一座大城，城內盡頭有一間大屋。Emeljan 求宿一夜，就應允了。他睡下，便睡著了。次早醒時，聽得父親叫他兒子起來，出去斫柴。兒子却不聽他說，「現在還太早，時光多著哩。」隨後 Emeljan 又聽得母親說，「兒子，你去。你父親骨頭痛了；你莫非要他自己去麼？現在已是起來的時侯了。」但兒子只是喃喃的說了一句話，又睡著了。剛剛纔睡好，忽然街上有一件東西，蓬蓬的作響。那兒子直跳起來，穿上衣服，奔到街上去了。Emeljan 也便跳起，跟著他跑去，看這是什麼東西，兒子聽了，比自家父母還服從。他只見一個人在街上走，腹上挂著一件東西，用棒敲著；蓬蓬響的，就是他。兒子聽了那樣服從的，也是他。Emeljan 跑上前去，子細一看，他見這物圓形，像一個小木桶，兩頭都綳著皮。他便問這是什麼東西？別人告訴他說，「是一面鼓。」他說，「這是空的麼？」回答說，「是的，這是空的。」Emeljan 狠是驚異；他央求他們將這東西給了他，他們可是不肯。Emeljan 也不再求了，只是跟著鼓手走。他跟了一日，後來鼓手睡下了，他便奪過這鼓來，拏著就走。

他跑了許久，一直跑到自己鎮裏。他去看他的妻子，但他女已不在家了。他走的第二日，王就把他

女拏去了。Emeljan便走到王宮，帶信給王，說到不知什麼地方去的人，已經回來了；所要的不知什麼東西，也拏來了。送信的告知國王，王叫他明日再來。但Emeljan說，「告訴國王，說我今日來了，王所要的東西也拏來了，叫他出來見我；不然，我要進去見他了。」王走了出來，問道，「你在什麼地方？」Emeljan告訴他。王說，「這不是正當的地方。你拏了什麼東西來？」Emeljan指點那鼓給他看，但看他也不看，說道，「這不是那東西。」Emeljan道，「如不是那東西，可以敲破了，給鬼拏了去！」

Emeljan走出王宮，拏著鼓，敲了起來。他正敲時，王的兵隊便都跟他走去，向他舉手，等候他的命令。王從窗口向兵隊叫喊，教他們不要跟Emeljan去；但他們不聽他話，只跟著Emeljan走。

王看了這樣情形，就命令將Emeljan的妻子還了他，求Emeljan給他那面鼓。Emeljan說，「那可不行了。人教我把他敲破，拋這碎片下水裏去。」Emeljan拿了鼓，一直往河走，兵隊跟在他後面。到了河邊時，他將鼓敲得粉碎，把碎片撒下河去。於是所有的兵都跑散了。

Emeljan帶了他妻子，回家去了。此後國王也不再擾他；他們以後就永遠幸福的過日子。

（一八九一年原作）

Ljov Tolstoj (1828-1910) 藝術的和道德的生活思想，略略紹介，便須一本小書，這事只能俟諸異日；現在簡單說一句，可說：他的藝術是寫實派，是人生的藝術(Art for Life)；他的道德思想是所謂無抵抗主義，非戰爭，贊美力作，主張共同生活。這篇空大鼓就是他非戰的宣言；看

了，勝過別人的一大篇膚泛的解說。

空大鼓是一篇民間傳說（Skazka=Folktale），題目上業經說明，是 Volga 地方通行的說話。在傳說研究中，屬於友誼的獸一系（The Friendly Animal Cycle），法國 Perrault 編述的童話着靴的猫（Le Chat Botte），便是此系的代表；羅馬 Apuleius 著變形記（Metamorphoses）中愛與心（Cupido et Psyche）故事，說 Psyche 做的苦工，與 Emeljan 的事更相似。此篇經 Tolstoj 改作，寄託他思想的精義；又有自作的呆伊凡一篇，同是這一類。Stepniak 的一文錢（此篇曾譯載域外小說集內）Shtshedrin 的捐軀的兔，等也都用這方法。Stepniak 說：Shtshedrin 的思想勇敢，攻擊猛烈，不能直說，所以用他所自稱「奴隸的言語」，作東方式的寓言譬喻童話等等。Tolstoj 此類著作，在 Romanov 治下發表，也不得不用奴隸的言語。但從別一方面說，則用這種形式宣傳道理，多含暗示，較直說尤好：「奴隸」對於他自己的言語，本來更易理會。Tolstoj 要使農民明白他的道理，所以利用傳說，更爲適宜：我想這是第一理由。

Tolstoj 的小說中國譯出的，有（一）復活的節本，改名心獄（二）Anna karenina，名婀娜小史，（三）驃騎父子，因未曾同原本對讀，不能說他如何。（四）托氏宗教小說，德國教士葉道勝所譯，全用白話，可惜現在絕板了。（五）羅剎因果錄是八種短篇，用古文譯成，稱爲筆記小說；刪改的地方也多，全失了著者原來的義旨，也是極可惜的事。此外短篇譯載各報上的，無從知悉，——

——因爲融會貫通得太利害，又每每不署原著者姓名，所以難於查考。我曾在什麼月報上，見有路西恩一篇小說，子細看來，原來就是 Tolstoj 的 Lucerne。這樣被人錯認爲中國大文豪著作的，想必自然還多。

中國又有一部歷史小說，名不測之威，題託爾斯泰著；但這是 Aleksej Tolstoj 所作銀公爵 (knjaz Serebrjannyj) 的譯本，並非 Jasnaja Poljana 老預言者 Ljov Tolstoj 的手筆。中國人時常併爲一談，所以順便說及。七年八月二十二日。

補救中國文字之方法若何？

吳敬恆

羅馬字母拚音
注音字母
Esperanto
第二國語

近接錢玄同先生來信，對於補救中國文字的方法，問我好幾條．幷且又說，李熜丞先生在太平洋雜誌第一卷第八號引我的話道：『萬一拚音文字一時辦不到，不若先采英文為學校人人必習之文字，庶藉以吸收世界知識，而謀一切實用學術之發達．』這些問題，本是我素性愛談的，常常刺刺不休的亂說；既如此，今天何妨再來說他一下呢。

第一．我們先講用漢語拚了音，另造一種新文字．

有人問，『這樣辦法，行不行呢？』我可以不要思索，回報了『不行』兩個大字．我生平是最反對用漢語拚音另造新文字的．我們且慢講着理由，先想那情景．假如有一天，大家決議，用漢語拚音另造新文字：自然『粵若稽古』『惟初太極』止能翻義，更不能翻音；因為倘使翻起音來，對着『粵若』的音，『惟初』的音，要說明這些聲音應該是何等解說，那更麻煩．所以到了這步田地，止能六經三史

當柴火燒，爾雅說文糊窗子用．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管他『歇後』『點鬼』的好手申申怒罵，漢魏唐宋的文豪哀哀痛哭，所可翻音的止剩着『太陽』『月亮』的名詞，『什麼』『那個』的話頭，拚着音重做起一個世界來了．

在那怒罵痛哭的一方面，我也能硬着頭皮由他去；因爲他早晚總有那一天．在那『太陽』『月亮』的一方面，我在另一個問題上，也很願意贊成．可是在這個問題上若公平判斷，就很有些奇怪了．既是小題大做，對了幾千萬的老頑固下決心辣手的戰爭，捨得燒掉他的六經三史，撕破他的爾雅說文；而爭得來的，止是『太陽』『月亮』『什麼』『那個』．那『太陽』『月亮』『什麼』『那個』是不錯的，叫做漢語．漢人應該說漢語，那是了不得的尊重母舌，可以激起愛國心的條件．這好比從前李鴻章的幕友，考察憲政的大臣，于晦若先生，他的糞，必要將油紙包起，掛到牆上．其故因爲那些尊糞，是出於他的尊肚，不容不尊重的．必要掛得多了，掛不盡了，方才扔掉幾包，也就不再追究．現在那要用漢語造拚音新文字的，就是把那『粵若稽古』『惟初太極』的幾包舊的扔了，還留着那『太陽』『月亮』『什麼』『那個』幾包新的．這情景，就不用再來形容，也夠得覺着很好笑的了．

但是這是情景，不是理由．我儘曉得他的理由，也決不是單單注重着無價值的母舌．他有毅力，燒掉六經三史，撕破爾雅說文；他既懂不得國粹，如何還顧着母舌？他所以要留着『太陽』『月亮』

『什麼』『那個』無非一則向漢人改革，用那漢語，是比較的便當；一則漢語用什麼替代，無論何人，在現在是下不下斷語，漢語又變成惟一承乏的東西．但這些理由，其聲口是從便當上計算，漢語不過拿來應急．就是揣摩他的心理，也必定拚音字母須采用歐母；『哲學』必不拚做 Cheshüo，必然仍用 Philosophy：這就是日本人鼓吹的改革．把這種改革解剖起來看看，所爭的，無非『太陽』不用 Sun，拚做 Taiyang；『什麼』拚做 Shima，不用 What 而已．(按用英文比較者，不過隨手掇拾以爲論料，非主張英文可代漢文也) 這種半降伏的狀態，果然單爲權且便利起見麼；或者可以永久，也有計算永久的心思麼？

果然單爲權且便利起見；就是所謂向漢人改革，用漢語便當；而且難尋替代，漢語止好承乏．既如此，須要曉得廢却漢字，單留漢語，另造新文字，要叫『太陽』與『腿癢』生出分別，『什麼』與『石馬』變成兩樣；製作時候的麻煩，就算不必計較；而條例繁多，自在意中．拚音文字國的文字，不是『拚音』兩個大字可了，這是讀過幾句 a b c d 的人沒有不知道的．不然，俄羅斯西班牙難道不是用拚音文字麼？何以說敎育不良，不識字的百姓會有百分之七十五呢？難道二三十個字母，敎他拚拚音，止是一半月工夫的事情，就沒有力量施這敎育麼？這因爲成了一種文字，必定有許多條例，不是『拚音』兩個字可以了事．所以弄到沒有力量，簡直生不出良敎育結果，叫不識字的人滿街走着．因此，若果然單爲權且便利起見，儘管有比另造新文字簡易萬倍的法子可以用着：便是先用漢字說起

白話來旁邊注着聲音符號;『太陽』與『腿癢』『什麼』與『石馬,』都請漢文去分別他們的聲音,就簡簡便便的用着無條例的符號拚起．豈不省事呢? 這問題,反正下面還要說着,現在姑且擱一擱．

若說現在費一點麻煩,就是多些條例,如果漢語的拚音文字可以永久,也未嘗不可計算起來圖他的永久．這就是我最反對的燒點．各位想想看:(1)一點一畫一撇一捺可以變做 a b c d 了．(2)『哲學』又仍用 Philosophy 了．(3)我們固有的一部分,如『堯舜禹湯黃河泰山』的專門名詞,『老莊道德孔孟仁義』的學術名詞,他人本要援 Typhoon (大風) Kowtow (磕頭) 等成例,用 a b c d 拚了,纂入他的字典;我們自己也先把 a b c d 拚起了．如此,我們一本漢語新文字的字典,七分重要的已一齊與人公共;所剩三分,止有甲記號的『太陽,』乙記號的『腿癢,』丙記號的『什麼,』丁記號的『石馬』為了這一點與別人立異,叫世界上添了一種七分相像,三分不像的拚音文字．倘我等有新發明的學問,用這種文字寫成,又叫世界學問家增一參考上的困難．這算什麼一種『惡狗當路睡,人己兩不便』的把戲呢? 窺到最深的內容,無非有于晦若先生掛他尊糞的意思,為尊語畢竟出於他的尊口,應留着三分罷了．而且要得到那三漢七洋的怪物,說不定,當着燒掉六經三史,撕破爾雅說文的時候,『蘇木水』會流得不少．既然肯出流『蘇木水』的代價,難道不好加進大同的計畫;要製造這種怪物麼? 這眞是城隍廟裏的拆字先生,別號『天下第一糊塗』了．

第二 我們來講教育部的注音字母，如何叫他跟漢字永不相離

說起拚音字，像現在西洋各國的文字，他早先呢，原也不過拚湊聲音，簡單得很．在希臘以前，我想總還沒有現在蒙古文滿洲文的文明．蒙古文在元初創造，滿洲文在淸初創造，到現在無聲無臭．這就因爲創造文字之後，沒有許多思想學術，把他的文字發揮，止有些『太陽』『月亮』『什麼』『那個』的普通話頭；所以連文字都萎枯了．然希臘羅馬因爲有優美思想，高深學術，把他文字作用起來，經着無數曲折，無數習慣，就把文字的規則條例弄成非常繁複；到了今日，却不能算做單單拚音．就是近來 Esperanto 等，把他的規則條例發很的簡易起來，使他近似單單拚音；然而他所承襲的舊文也就很得了現成所有規則條例，夠得發揮優美思想高深學術的材料，都暗藏在內；决非拚幾個音就算了事的．

然而一班糊塗蟲，就相傳有『拚音文字止是拚音』的一種見解存在腦子裏．自從與西洋文字接觸以來，因爲我們漢文的繁難，衆口一詞，都想造起一種拚音文字；造法又竭力要想簡便．故凡是打算造拚音新文字的人，沒有一個不是簡簡便便把拚音的原理應用起來：管着一子一母叫兩個音扛着一個音，做足一種改良反切；便手舞足蹈，大聲疾呼說『拚音文字，唾手可成，有最簡最便的法子；爲何不造拚音文字？』據我所知，最初是西洋敎會借羅馬字母拚切土音，供敎民使用：三十五年前，我知道有蘇州白，甯波白，上海白等；後來又見有廈門白．華人仿造，我所知者，在二十年前，香山有王亮

疇君的父親王炳耀君，侯官有現在在議會裏做速記長蔡君的父親蔡錫勇君，廈門有盧戇章君，吳縣有沈學君：他們的著作，都有單行刻本或刻在時務報跟萬國公報等． 冷了一陣，在十五年前，便有甯河王照君造『官話字母』經吳摯甫先生帶到日本北京有幾位也替他鼓吹；當時袁世凱做北洋大臣，并且曾發到營盤裏叫兵丁學習． 不多幾時，桐鄉勞乃宣君把『官話字母』整理一番，名叫『簡字；』端方替他在南京設立學堂大張旗鼓． 此外到處有人製造約有數十百家：倫敦學生林君，曾刻書教授倫敦大學英國學生；伊大利留學諸君，曾發印雜誌；西洋人如丁義華君，戈裕德君，貝爾君等，也各有華文字母． 這都在十年內教育部讀音統一會揀定『注音字母』之先．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或是讀了一陣西文，或曾研究發音學，或精於中國的等韻，或略略知道一點反切，就不約而同，走到一條路上去：上面尋一個雙聲，或叫做子音；下面尋一個疊韻，或叫做母音，一子一母，把口舌相撞起來，生出一個新的聲音，就欣然色喜，喚做拚音文字． 簡直有幾個尤其謬妄的朋友，以為得了不傳之祕，『倉頡第二』，唾手可得；兀自可笑得很． 并且入主出奴，議論筆畫比較個數人人皆稱自己為『神聖』，稱人為「狗屁」其實盡是胡鬧，甲的十六兩，乙的還是一斤，既然並非文字，講些什麼優劣？ 所以教育部的『注音字母』也就是數十百種裏的一種，與他種都是哥哥弟弟的一物． 不過用他注注音，便當便當『鼈婢廝養』不能數十百種並用，終要犧牲了其餘的，留起一種，方能大家通用． 那『注音字母』就是教育部打算留着的一種．

但是自從二十年以來鬧動了拚音文字，雙方無意識的朋友，好似泥中鬭獸，鬧得一個『不亦樂乎』；一般社會幾乎至今莫名其妙．若傳到後世，我並時的人物竟如此癡愚；彼時就是搖籃裏的小孩，也能嗤之以鼻．

一方面那班自命『倉頡第二』的朋友，拚命的定要叫做新發明，稱爲『傳音快字』，爲『減筆字，爲『簡字』』不是想代用大小篆，也至少想列做『第二漢文』所以南北熱心推廣『注音字母』的一班同志，至今還是不能把觀念弄得很清楚；往往有無謂的設施，引人疑怪．借着注音字母，教教一班『竈婢廝養』，（按，屢言『竈婢廝養』我意並無褻視，不過借以形容最苦惱，無機會能受教育之人；下此四字，爲人所公共承認苦惱者耳．）任他單獨應用，原足補助通俗教育，發生很大的效力．但有最無謂的一端，即諸君定要在字母上面贅附『四聲』．這是承了『官話字母』以來的一種贅疣辦法．因爲若從教者施於受者，教者必係文人學士；所有教本大可盡列漢文，把字母附注，希望受者於認識字母之外，漢文常進眼簾，也能識得一二，收起加倍利益．既有漢文作主，四聲自有漢文自己掌管．若由受者一方面執筆，請教何處『竈婢廝養』能通透四聲？假如說，『今天我上北京順治門外注音字母傳習所去學習注音字母，』能從『今』字到『母』字，一一注得四聲不錯麼？從前秀才還要『失黏，』何況他們苦惱的粗人！要曉得苦惱了，弄到要用注音字母單獨達意；自然所寫的決不能當做契約，不過達意而止．達意，是從上下文語氣接連聽進耳朵，彼此幫助合成意思；雖四聲全行弄

錯，也能達意．　如其不相信，我將官音拚起若干來假使說，『衆話命鍋低伊柯縱通交巽問，低而柯交寃師欵低散柯交里怨閿低思柯交奉果丈』諸君讀下，定能懂我意思．　雖加多四聲，自然止有好處，不能算做毛病；但顯出一種精神似乎龌轉想出法子，要求分別精細，能令這拚音獨立，所以不惜增多教授時間，想吃那天鵝肉．　縱然實際上並不能加增什麼效果，諸君的野心，是隨在顯露！（效果不加增者，如『北京』與『白判』，均爲入聲及陰平，此類不一而足，分別甚有限也．）

一方面，那班國粹的老頑固恐慌到沒有理由；有如恐怕白狗咬人，見了白羊也怕．　當初勞玉初先生在南京推廣簡字，倘推廣到如今，通俗教育必然已經受賜不少；說不定，大多數人民的智識，可以不是現在這樣一個形狀．　然而彼時如中外日報等，大肆攻擊，好像有了什麼深讎宿怨．　度量他們的隱微，也實在有洪水猛獸的恐慌．　直到現在，這種朋友還是不少．　其實別沒有什麼理由．　不過他們的見識，也同那自命『倉頡第二』的一樣；總覺得拚音文字是容易製造；并且製造了，是容易代用文字的．　他們惟一的理由，不過如此罷了．

然而我要請問雙方，製造文字，果如此容易麼？　那麼，請諸君去買一册和英（或和獨和佛）字典，上面所有日本語，通通都用歐母拚着；通行全國，沒有不能讀着聲音，便曉得意思．　如此看來，日本的歐式拚音文字，是已經成功了．　何以他們對着，一點文字觀念也沒有？　就是那醉心歐化的朋友，也另外有打算，不願意拿和英字典等裏面的『日本語歐母拚音』，便算文字．

如此，現在我們大家須要懂得，拚音是拚音，拚音文字是拚音文字，二者相似而不同，相去有十萬八千里．古時斐尼基文爲拚音；希臘文爲拚音文字．今之日本假名爲拚音；歐洲各國文爲拚音文字．就是所謂蒙古文，滿洲文，皆拚音，並非拚音文字．朝鮮的『諺文』自然更是拚音．惟其日本文爲拚音，故終脫離不得漢文．因拚音而非拚音文字，一，不能述高深學術；二，不能爲契約．今日日本的高深學術，舊者用漢文，新者直用歐文．其契約，我常說，日本語讀『廣東』叫做『コートー』讀『行東』亦是『コートー』；倘拿『コートー』寫上契約，假使實在是用三千銀子賣却一個經紀的行東，而買的人要來索一個廣東，這豈不大生阻礙麼？所以他契約的條件，也必要附着漢文．然則拚音是輔助文字的東西，决不能代用文字．用拚音輔助着一種文字，此日本所以儼然得文字之用，且效力增加．若以拚音强作文字，爲蒙古文，滿洲文，朝鮮諺文等，不但不收文字的效用，弄到思想學術樣樣無可稱，便是那冒充文字的拚音，亦且漸漸消滅，必至送到字紙簍裏完結．如此說來，拚音的不能代用文字，即使大家抬舉他，自身總歸站立不住．

至於有了文字，再有拚音幫忙，我相信他效力反加增．即如日本，既有了漢文，又有假名幫忙，或者他的教育容易進步，就是這個緣故．這個雖然不敢穿鑿的亂說；但有了文字，再要有一種拚音幫忙，實有理由．就是現在歐洲各國的拚音文字，也宜乎再造一種拚音，幫他一幫忙．這句話，初聽雖覺得奇妙；若細細說明，也很平常．因爲一種文字的成就，都是經過無數習慣，無數曲折而來；到成就

的時節，規則條例必然繁多．就如英文中Tail說尾巴，Tale說故事，Tael說中國的銀兩，聲音同爲發音學字母的*tsil* 近十年以來，把發音學字母注着舊文字的讀本，一天多似一天；這就是拚音文字還須拚音幫忙的證據． 假使俄羅斯西班牙能把發音學字母簡簡便便，將七十五個不識字的國民，每個教上兩月；無論Tail, Tale, Tael, 都把*tsil*一拚；讓他羣盲衆聾用來互相通問，鹵莽滅裂，如『衆話命鍋……』之類，連着上下文，相合而成意，慰情聊勝無；豈不強於沒字碑麼？ 且即把發音學字母的拚音注成淺近讀本，使他自己閱讀，豈不事半功倍麼？ 這種心思所以不發生，大約一則是狃着他們已經是拚音文字國，故不屑更乞靈於拚音；二則凡是因循久梏的人心，總從皮膚上着想，恐怕拚音去亂了他的拚音文字． 然而現在時機已來，或者彼中已有人提議，也未可定．

所謂拚音幫忙文字者，就是文字止能用長久時間，耗重大費用，養成一部分人的學問；不能在窮困時候，用最少日力，超度一班『竈婢廝養』也增一點智識． 能夠當此責任者，惟有拚音． 然而使拚音脫離文字，獨立而進，必失却智愚賢不肖隱隱中爲一條鞭的聯絡． 且恐拚音獨立所加之職責，過於『竈婢廝養』的限度，誤當他爲拚音文字，請他養成無限量的學問；彼亦就笑而不答了．

故依我的愚見，中國果然要用拚音文字，決不要再將漢語製造． 當現在止好用漢語的時候，莫妙於把漢文留着，將一種拚音幫他的忙． 所謂注音字母將與漢文如何不相離，請條舉如下：——

(1)所謂六經三史，老古董的一部分，讓漢文獨立，不必與注音字母交涉．

(2)青年所讀古書，其應用舊反切之處，皆以注音字母反切之．

(3)通俗書報，小學讀本，一律附注音字母於其旁；凡曉示大衆之文告廣告同．

(4)凡致『竈婢厮養』之函牘，手寫者可單用注音字母，印刷者必加以漢文．

(5)『竈婢厮養』互相通問，可單用注音字母．

其傳達之法，就是先由公家强迫師範學校及小學校限期敎授此期於讀音一律，爲統一全國口音之預備者也． 餘則社會上竭力鼓吹傳布，如北京注音字母傳習所之類，推廣於各地：此卽實造福於『竈婢厮養』者也． 惟傳習者觀念宜正確，乃是傳習拼音，並非敎授拼音文字． 我說這句話，毫無意於遷就老頑固，冀得其首肯，使減少阻力；這是我自己心窩裏要正其名實而已．

第三． 我們來講對於 Esperanto 怎樣安放．

錢玄同先生問我：『倘不用漢語製造拼音文字我們能否簡直就采用 Esperanto 來做我們的文字？』 我可以權且先答一句說：『倘使做得到，眞是一種可以要得的東西．』 我們先來想，人類到再過多少時候，果否總得要說一種言語寫一種文字？ 這個答案，恐怕止有早晚的問題，决沒有否定的問題． 凡語言文字，有種人過於相信都是『習慣』演成的，過於不相信有可以『人爲』的． 其實什麼叫做『習慣』呢？ 也不過聚了無數『不成文』的小人爲，受了許多小人爲的轉變，演成一個『有名目』的習慣罷了． 幷且那小人爲中間，也有萬有不齊的力量． 用力量大一點，轉變得多一點；用力量小

一點；轉變得少一點．雖還有種種複雜的原因，有出了力量，沒有轉變的效力的；也有大一點的力量，止得到少一點的轉變的；也有小一點的力量，却得到多一點的轉變的．這却必有間接得了助力，或間接失了助力的緣故．總之如何大的一個習慣，必要如何多少人爲的力量才轉變得成，這是可以盲斷的．從盲斷上立起一個『十死笨伯』的定義來：假如要用十萬個一斤，兩斤，十斤，八斤，三十五十斤，一百搭八十斤，一千搭八百斤的小人爲力量，才轉變成一個習慣；也未嘗不可用數個一萬搭八千斤的大人爲力量，造成一種同等的習慣．所難定的，惟有那個目標的習慣，不知那無數小人爲，到底共總用了若干斤力量？我們用大人爲替代的斤兩，到底夠不夠？又，無數小人爲的中間，有間接得助力的，有間接失助力的；現在的大人爲，當間接得助力否，間接失助力否，他的比例，應當如何？這也極難估量．所以必定有用起大人爲來，比小人爲所成的習慣，差着幾分，不能成得剛剛恰好的同等習慣．以後就或者自成一種不滿人意的習慣；或者再加着小人爲，成了似是而非的習慣；或者更加大人爲，過了力量，成了出乎意料的習慣：這都不能知道．或者都可以受人批評，叫做人爲的不會成得目標的習慣；簡直算做失敗．但由盲斷的一方面着想，恐怕出了燈油，決不會放他暗處坐的；化多少力量，必有多少轉變，可以相信得過的．所以姑且承認從前的希臘臘丁英法德俄文都由小人爲用習慣造成；則今日的 Esperanto 卽用大人爲演成習慣，乃毫無二致．（且各國習慣演成之文字，其中間所用較大人爲，都可指說：如英文，十世紀以前的舊英文，諸曼以後的新英文，皆有特意改作之人；

即如我國李斯等的小篆，周顒等的四聲，韓退之的『文起八代之衰』，日本的『目的』『義務』『手續』『場合』不二十年滿於華文的箸作，皆躉票用過大人爲的工夫者也）故止有力量夠不夠的問題；決沒有大人爲止能叫做『人爲』不如小人爲能叫做『習慣』而有可不可的問題．

那麼，現在 Esperanto 的力量，到底夠不夠轉變成一個習慣呢？ 這個我不敢亂答． 所以陶孟和先生有『五十年後看世界語如何』的疑問； 我也曾經有過同樣的疑問，錢玄同先生來信說有人言『Ido的勢力，比 Esperanto 要大』 這就是力量夠不夠的問題． 惟我從樂觀一方面着想，世界語之爲世界語，終是無恙． 就使五十年後有五十年後的 Ido，今日已經有今日的 Ido，其爲十六兩還是一斤，又可以盲斷． 先把一笑話說明：倘有人問『徐錫麟的革命力量夠不夠？』竟在安慶校場殺頭，形似不夠；但畢竟做總統的還是徐世昌，總之成了有姓徐的做總統的民國，決不再是有姓愛新覺羅的做皇常的帝國． 更着一個近似的比方：有如蔡錫勇用縮寫做了『傳音快字』，沈學又做『十八筆』，王照又用偏旁做『官話字母』，勞乃宣又做『簡字』，教育部又取筆畫最少之字做『注音字母』，近來西教士的內地會又用偏旁要改什麼新造字母；其實說穿了，總是那一直一橫兩三筆的筆畫，『阿，伊，烏，哀』『子，此，知，尸』等的聲音，換湯不換藥，一種所謂官話的傳聲東西罷了．

照這樣看來，我又要攙雜起來，先發兩個問題．

(1) 對於我們漢語發一問題：——

(a)是否可以聽憑十八省的土話終古的各行其是? 必回答說,不能.

(b)是否可以用閩廣的土白,或吳越的方言作爲標準語? 必又回答說,不能.

那麼,所謂漢語,雖有中州北京漢上夏聲等的分別,不過十有八九相同,所謂『藍青官話』的罷了.

(2)同樣的可對於世界語又發一問題:——

(a)是否中日英法德俄回回巫來由的語言文字將終古不變? 必回答說,不能.

(b)是否中日的象形文字可以爲後日世界通行之利便物;又是否拚音字母必將以回回滿蒙巫來由等所用之字母代用今日之所謂歐母? 必又回答說,不能.

那麼,所謂世界語,雖有 Esperanto, Ido 等等的分別,也不過是雜取全世界的語文,先用所謂歐母,或近似歐母的字母,做成一種驢不驢馬不馬的文字,使我輩與歎五十年後將夭殤的罷了.(着一『先』字者,千百年後,歐母終必蛻化,別有一種良好之面目,拚切將來的世界語也.)

所以 Esperanto 到底可行若干年,我不敢答. 敢答者,無論尙有 Ido 不 Ido, 終之十之八九還是今日 Esperanto 的一物,換湯不換藥,十六兩還是一斤罷了.

但是有人駁說,『便是你講世界語應當雜取全世界的語文. 然今日的 Esperanto, 就使斟酌了英法德俄意及其他歐系的語文,小小心心的選擇起來,在歐美是滿意了;別的不管,單是中間沒有我們漢語,怎麼叫做世界語呢?』

我說，這到了問題咯！ 倘使有一種國粹的名士，有于先生掛糞的見解，必定要拿象形文字來統一世界無論世界何種專門名詞，學術名詞，如『歐洲』必改稱『大秦』『英吉利』必改稱『紅毛』，『邏輯』必改稱『名學』；否則寧可不與世界相通． 我敢翹起一拇指，稱他為『有志氣的好漢』『愛國的志士』『母舌的護法』『保存尊糞的有情感朋友』； 我止有鉗口結舌，不敢再說世界語． 又倘使有漢語拼音文字家必要避去歐文面目，用注音字母等的一物，算做世界語的底子；於是強人就我，將來 Philosophy 必改為『ㄈㄧㄌㄠㄙㄨㄛㄈㄧ』，London 必改為『ㄌㄣㄉㄣ』． 我也稱他為『有趣的別緻朋友』； 就也不贅一詞，由他去造他的世界語． 所以我們對於這兩種人，都要提開算，不可泥中鬬獸，連他也討論在內．

我們所要同他討論的，便是那贊成歐母的朋友． 不過他的甲組，要世界語包括了漢語在內．他的乙組，要將『用歐母拼音的漢語』做着底子，包括歐系語文在內． 這甲乙兩位，都是個『歐迷』朋友．其實多多少少，終要做成落在 Esperanto 圈子裏的朋友罷了． 倉頡終將對他痛哭，沙士比亞等亦當恨他刺骨．他是終要送世界舊日各國語文進博物院陳列的主顧．

甲組的問題，就是恨現在 Esperanto 不包漢語的問題． 這不算做 Esperanto 的缺憾，不足為推翻 Esperanto 的條件． 有如『堯，舜，禹，湯』『黃河，泰山』『大風，磕頭』之類，凡是漢語的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現在習見的英文已經慢慢的收進字典． 這是自然而然，別人也不肯輕易放過

的. 在英文收進這些詞頭，不礙算做完全英文. 那麼，Esperanto 也把這些詞頭慢慢的收進字典，怎麼就會礙着算做完全的世界語呢？ 所以慢慢的吸收漢語，擴大 Esperanto 的範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如在禮有什麼『禘，祫，烝，嘗，』在樂有什麼『黃鍾，太簇，』在學有什麼『儒，墨，名，法』在術有什麼『陰陽，五行，』在慣語有什麼『不行，』『像煞有介事，』種種可以供參考及歷史記念的，沒有不能慢慢的加進 Esperanto; Esperanto 也必歡迎這些詞頭，熱切得利害.

乙組的問題，就是要把『用歐母拚音的漢語』做個底子的問題. 雖然似乎要打得 Esperanto 成個落花流水；但讓一步說，就算 Esperanto 甘心受打，還是要在中間占一大部分的勢力：——

(1)是歐文固有的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我們漢語做底子的世界語』也不能不采用；采用的時節，雜取英法德意文來特別製造，費却大手脚，結果還同現在的 Esperanto 是哥哥弟弟；故必落得省事，多分采用 Esperanto.

(2)因這一采用，所有我們的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也就事同一例，采用 Esperanto 的拚合規則.

(3)於是普通詞頭，所與人爲惟一爭競的東西，那拚音的規則亦必強迫而同於 Esperanto; 不過『太陽』不用 Suno, 改用 Taijan;『月亮』不用 Luno 改用 Jojan;『什麼』不用 Kio, 改用 ŝima;『那個』不用 Tio, 改用 Nako; 吃飯的『吃』不用 Mangi, 改用 Ci; 喝茶的『喝』不用 Trinki, 改用 Ho;

『大』不用 Granda，改用 Da；『小』不用 Walgranda，改用 Sjaŭ；『然而』不用 Tamen，改用 Ĵanl，『如此』不用 Tiel，改用 Ĵuc 罷了．

但是就照那樣辦法現在的 Esperanto，不已經是一個重要的參考品，不是仍舊落在他的圈子裏麼？

但我要質問一句：彼此的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是原來各不相妨的．所斷斷可爭的，止是那些『太陽月亮什麼，那個，吃，喝，大，小，然而，如此』之類的普通話頭．這一齊要用漢語，又『怎麼叫做世界語呢？』倫滿蒙囘藏日本朝鮮印度安南巫來由等各各出來主張，又如何安排？我以為既然專門名詞，學術名詞，特別慣語，歐洲固有的，仍着歐舊了；中國固有的，也改用歐式了．所剩的，止是那普通名，狀，動，副，介，連等的話頭．這些話頭，不將歐洲舊物，其語根與歐式文字相應的充着；反要將語根與歐式文字不容易相應的漢語充着；這又是什麼一種拗執的把戲呢？又所謂『惡狗當路睡，人己兩不便』的辦法咯！所以苟其『堯，舜，禹，湯，黃河，泰山，大風，磕頭，禘，祫，烝，嘗，黃鍾，太簇，儒，墨，名，法，陰陽，五行，不行，像煞有介事，』皆已可聞聲而達意；則其餘的『太陽，月亮，什麼，那個，吃，喝，大，小，然而，如此』之類，就又何妨竟用着 Esperanto 呢？我是一個懶漢，或者遷就得實在有些過當；亦無妨對我們『歐迷』朋友互相談談，本不曾敢向『國粹家』『母舌家』開口．

上面說了許多話，說來說去，到底是什麼意思？不過說：無論在歐洲，在中國，也不必爭着 Esperanto 不變做 Ido．我盲斷他還是這樣的一物；現在的 Esperanto，極少總有做一個世界語底子的價

值．無論那一國的人，如果盼望將來要有一個世界語的，就該把現在的 Esperanto，在有工夫的時候，分一點神思理會一理會，扶助他暢行，是第一希望．進了他的門，倘見着不良的可以改良，是第二希望．眞要別創 Ido，把他做個底子，是第三希望．好在他也不費得我們許多腦力，他又盡是些英法德俄意的文字，讀了也不算白讀．

至於錢玄同先生信上所說的 Ido，我狠鄙陋，所跑的國都也太少，學問界的情形又止算全不知道，這新產物倒還沒有聽見．我耳朶裏聒着的，有人說，二三十年以來，同 Esperanto 一道出風頭的，還有兩家：一個叫做 Volapük，一個叫做 Idiom neutral．但近十年中，我在倫敦巴黎一帶地方，止聽見 Esperanto 在那裏獨出風頭；有好多人對我說，『那兩家是偃旗息鼓得好久了．』不知五十年後到底如何．若據我一人的經歷，自從一九〇五年在巴黎看他慢慢的興旺起來，到了一九一五年我回國的一天，是止有一天熱鬧似一天．自然不能如摩託車那樣暴興，但是衰敗的樣子是決不會顯出的．他也不仗評論之評論報社一家鼓吹，他自有首要的發行所，在勃烈顚博物院左近．當然這些新事業，那國粹的名家詞林的丈人，雖心中也有意思討論；然決沒有紆尊貴降，肯失了他的身分，隨便贊成的．這好比一家同是姓徐，那揎拳攘臂，做出暴徒的行徑，止好苦徐錫麟；不着那徐世昌先生，總得要到了制禮作樂的時候，才好垂紳搢笏的請他出場的．所以 Esperanto 是還不曾開了牛津大學的課堂，戴着博士帽子，天天教授．熱心贊成的，多半是那些中下流的人物．止有那利害直

接的商家，能夠招來買客，愈便利愈好，故店鋪夥計學習 Esperanto 的，很是不少．因此，普通的夜學校添這一課的也就日有增加．至於『倫敦公園有傳習所』這是孫芾仲先生聽了我的話，不曾深知歐洲情況，故誤『傳布』爲『傳習』，且添了一個『所』字．公園中如何容得傳習所呢？陶孟和先生以爲『走遍公園，也沒有看見』自是確情．但是一種演述社會主義等的『乞丐』朋友，在城西海岱公園，城南克臘貢草地，城東維多利亞公園向人鼓吹 Esperanto，是司空見慣的事．大凡上等學者，都不屑留意．我因爲常喜歡調查那些『乞丐』朋友，故接觸略略多着一點．（『乞丐』二字，是民國元年饒孟任先生在上海共和建設討論會上給倫敦社會黨的徽號．他說，『我在倫敦，從沒有見過什麼社會黨，止有幾個乞丐鬧着罷了．』）

閒話少說．那采用 Esperanto 以爲我們第一步代用漢文漢語的問題，若問我『究竟贊成否？』我可以複說一遍，說道：『倘使做得到，眞是一種可以要得的東西．』并且倘使做得到，我總是第一個贊成．但恐這件事情，是不大容易做得到．果然能把老頑固說得眉飛色舞，相信起來；或者簡直掩耳縮頭，不屑抵抗．這樣說法，那造漢語拚音文字，決不如徑用 Esperanto 爲好；管他有五十年氣候沒有五十年氣候．我非敢與陶孟和先生，陳獨秀先生，胡適之先生等故意搗亂．我的心頭眞意，無非相信 Esperanto 是用得的，漢語拚音文字是不必造的．但我以爲對於 Esperanto 的進行，可以和平進行．現在的 Esperanto，就使不必果爲大同時代的眞正代用物；終是那代用物的幼蟲．

凡世界上的開明人類，皆有把他傳布，對他討論的責任. 凡相當的學校，皆當采做一種必修的附屬功課，比之於地理歷史等科，決可有此價值，而且有此時間，(因其易習). 至於代用漢語的問題，似乎把他作為兩個問題尤其妥當. 這是我十年來固持的意向，請在下一條再來細述.

第四. 我們來講采用一種歐洲文字作為第二國文的問題.

我是一個謬妄的物質文明崇信家. 要問『有那物質文明，到底幹麼?』我是不能答. 物質文明，又是我的賤骨頭所消受不來的. 但是我的信條，終以為死亡絕滅，人人以為不好，那就是說，『沒有是不好;』粗陋惡劣，人人又以為不好，那就是說『不精工是不好，』『不好看是不好.』故就盲從着亂說起來，以為有是好，多有更好；有得精工是好，有得好看是好. 這種膚淺的思想，自然不值一駁. 就是我雖沒有學問，也能尋出幾句高尚的門面語來駁得我自己啞口無言. 但我的實在信仰，終是消滅不得.

有了這種信仰，就鄙陋之心不能自抑：總眼熱不了歐美那區區可笑的一點物質文明；而且深信不疑，認為這是人類進化階級上應有的文明. 我常常胡言亂道，把世界扭做一起，以為書契以前，且閣起不必談；書契以來，可分做三時期：——

(1)中國從伏羲到帝摯，算是二千年，叫做上古一時期. 這個時期，雖然有像伏羲等一點畫八卦

的理想；然這種理想，究竟止能造出一點粗淺物件． 自從伏羲造網罟，神農造耒耜；到最後五百年的黃帝時代，那城郭，宮室，舟車，衣裳，造得極熱鬧了． 在西方，恰是埃及巴比倫時代，也是這麼一個狀況．

(2)從堯舜到秦莊襄王，又算是二千年，叫做中古一時期． 這個時期，是理想發達的時期． 把那沒機器的物質文明，好比如上古的粗淺物件之類，慢慢的擴充完全起來． 這個時期的理想，也彷彿如上古時期． 起初如堯舜等，略有一點倫理法律的思想． 極盛也在最後五百年；就是到了春秋戰國時候，老孔楊墨莊孟之徒，方才一齊出世． 西方希臘七賢，若德黎等，是與老孔同時． 雅典學者，如蘇格拉底師弟，是與莊孟同時． 最奇的，文學每先哲理而興：中國商周之際有雅頌，彼中亦有鄂謨詩篇；兩種文學的古董，都出於諸子百家之先，好像互相約定的一般．

(3)從秦始皇到清宣統帝，又二千年，叫做近古一時期． 這個時期，補綴四千年無機器的物質文明，到到無可美備，而又發揮中古的理想，醞釀出科學，使發生第四期機器的文明． 什麼叫做科學？就是理想有系統，有界說，能分類，重證據的便是． 這二千年，也是起初稍稍的萌芽科學理想，末後就科學的理想大著；不過不能如前兩時期的樣子，發達極盛，整整的都在後五百年罷了． 漢儒說經重派別；羅馬生出政法學說，中國也有西漢人僞造條理較精密的周禮：這都是科學理想的萌芽． 這時期的中間，如西方的黑暗時代，東方宋元學術的荒陋，皆狀況無別． 惟西方自戈白尼推翻日局，直接竟向科學線上進行． 我們就倒楣，走向歧途． 但是科學理想的細胞原虫，未嘗不潛伏在吾人腦子

之中，與人類的氣化相應．卽如宋儒之說『誠』說『敬』，雖他們的學術自有謬誤；然他們極寒儉的冥想界說自極森嚴；就彼論彼，決不容信口開河，實有一種特色；遂間接而開清儒考據的局面．於是應用在他們考據中間的，系統，界說，分類，證據，皆應有盡有；雖號稱漢學，實非漢儒所能夢見．

從此以後，倘使還是二千年一個時期；那麼，從十九世紀初年，或從民國元年起，到民國二千年，我們可以題他一個名目，叫做粗淺機器時期．再從六千年的後面看上來，現在這些驚人的機器，就同伏羲的網罟一般；現在這些高深的科學理想，就同伏羲的八卦一般．若正式的粗淺機器，抵得黃帝的舟車的，尚要等一千五百年，方才出世．至於眞正科學理想，抵得春秋戰國東西諸儒的哲理的，應在三千五百年之後．

我爲什麼百忙中插這一段無根盤的冬烘講義，引人發笑呢？我的意思，無非要表明；今日歐美的物質文明，並非西學；乃是人類進化階級上應有的新學．這種所謂科學理想的頭腦，到這時期，已由叫做什麼『上帝』的遍賦於東西人類的腦殼裏面．不過在這發脚的時節，西方人已經直接的應用在科學與機器．我們止間接的應用在漢學考據，尚未直接的應用到科學．早晚應用起來，或者一千五百年後的『未來黃帝』還生在東方．那麼，現在初期的發脚，東西相差一百搭八十年；六千年後的人類當然無所感知，看做我們同時發脚罷了．但是我這幾句寬慰的話，不是獎勵我們的惰性，引我們再睡一下．是要辨明我的眼熱歐美物質文明，斷非因貧弱了，震驚別人的富強爲一種虛

憍的感情；實見得發生這種物質文明，是我們人類到此時應有的天職．我們間接誤應用於漢學考據，已遲誤了二百年；再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又遲誤了目前的二十年；拋棄人類天職，實是可惜．但恐怕我們自己懊喪，故想出幾句『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的話頭，一面慰藉了，叫我們定着神．如小學生早睡失聰，誤了上學時間；及喚醒起來，旣睡眼朦朧，又性急慌忙；所以替他摩着面孔，安慰幾句，定定他的神；到他清爽了，望他拔脚就奔，快！快！飛快！你若再在路上遊玩，便不是一個好學生．那麼，我說完這一節，我們向歐美物質文明上奔去，也該快！快！飛快！若再遲回不進，便不是一個好人類．

所謂『來者猶可追，』我們當從『追』字上着想．『追』字是如何情態，就所謂快！快！飛快！這才到了我們采用一種歐文爲第二國文的問題．上面從進化線上着論，在數千年後看來，今日的歐美物質文明，殊不值一笑．但是若我們同一時代的人實地比較，實已相差得太遠．彷彿從前我們是踱方步的前進；他人始而是垂了牛車前進，繼而是快馬前進，現在是汽車前進．本來快馬的時節，離他已隔數程；今日他的汽車飛馳不息，簡直十萬八千里的跑得毫無影子．數年前『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敎育，是一種僱着牛車追趕的法子．近來主張多采新法課程，改良學校，是改僱快馬追趕的法子．一班所謂志士，想出多派留學生，改造拼音文字，用白話文體，是購買自轉車，或坐火油船，旁求捷徑，升天入地，四路追趕的法子．倚靠 Esperanto 是向單軌火車發明家預定將來新建

物成功，可用他一飛就趕到的法子．前幾樣嫌他太無速力，後一樣又嫌他緩不濟急．所以正門道路，采用一種有力量的歐洲文作為第二國文：是追趕汽車也用汽車的法子．假如取了法文算第二國文；再把英德文作為大學及高等學校必修的輔課；把 Esperanto 作為高等小學及中學必修的輔課；仍將英德文作為中學可增的輔課．如此，庶幾乎世界頭等文明國的書報，如替中國做的；印刷廠，報社，如替中國開的；各種學校，如替中國立的．此如汽車以外，火車，飛機，幫着並進；庶幾乎可以追到同等的地位，眞能同負了粗淺機器創造的責任．否則懶惰朋友眞能靠了『氣化』，自然前進麼？試觀我們苗大哥的遠祖共工氏，繼着伏羲拿『水德』稱帝．多大局面！後來蚩尤一戰而敗；三苗已格而竄．想來他在那時節，已崇拜踱方步主義，『苗學為體，夏學為用，』自以為允當；變成縮進了貴州內山．所謂配德黎者有老子，他不曾有誰；配科學者有考據，他又不曾有『歷．』他不曾得文明的徽號，尚小事；他竟不曾盡人類的天職，是大咎．

有人說，『學校可以自立；印局可以自設；報館可以自開；書報可以自編及翻譯而成．』曰，唯唯！否否！我仰天大笑，冠纓索絕．學校什麼一個程度？印局報館什麼一個資本？自編的書報什麼一個大箸？反正各人都有手鏡，讓他自己照了面孔好笑；我不必再費口舌辨論．惟有那翻譯一端，凡那『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腐儒，抱有盛世危言庸盦文編見解的朋友，都在那裏做這一場好夢．至於稍微讀過一點東西洋文字，出出國門的，才心裏明白：凡是快馬程度的，或者還可仰仗翻譯；至於那汽

車程度的，連美法德諸國儘有譯手，也互相不及翻譯．所以他們進大學而便參考，已有必修一種外國文的規定！

至於第二國文應采何種文字？錢先生問我，『法文是否較適當？』我以爲法文本來舊日曾有世界語的資格；果國人一朝而有第二國文的信仰，也必有羣焉傾向之勢．卽彼向有英德文之癖者，法文本不過與國文並重，視各國文；英德之文，本在大學及高等學校爲必備的輔課；其高等學子，既於小學中學精讀法文，由法文而進修英德文的輔課，視今日徑習英德文，且事半而功倍．如此，當法文課爲吾國第二國文的時代，所有情願精習英德文，學於紐約倫敦柏林者，必可多於今日．所以這一問題，容易解決．

以上所說，不過是錢先生提起了，搔着我的癢處，不由自主的，寫了這許多行數．此外錢先生還有想買一輛自轉車的辦法：就是想要雜用漢文，西洋文，注音字母，商量出一個簡易便當的法子來．這法子，依我的理想，也覺得可以不成空言；我眞樂於討論．但是說起來，又必定話頭甚長；這回寫得手也酸極了，因此，暫且請閣一閣，下次再談．

玄同以爲我們對於中國文字，應該討論的狠多；幷且爲了要革新文藝，振興科學，普及敎育起見，更非趕緊在舊文字上

謀補救的方法不可　因此曾於十月裏寫給吳稚暉先生一信信中提出幾個問題請教吳先生吳先生思想見解的超卓知道的人狠多不用我再來讚揚．單是就改良中國文字方面說吳先生於一九〇八年在新世紀上曾經發表過許多議論；一九一三年讀音統一會所製的『注音字母』吳先生又把他傳播給巴黎的華工兩年以來又替教育部編了一部注音字典的字典——名叫國音字典．我知道吳先生對於補救中國文字的方法懷抱的精思偉識非常之多所以寫信去請教他．現在接到這篇文章說得詳詳細細有一萬四五千字光景其中所言極有價值．因亟錄登新青年以資國人之討論．

又吳先生別來一信說今後關於注音字母，改良文字及其他種種的問題要說的話狠多，將陸續寫出寄登新青年．這是新青年同人所最歡迎的．玄同當代新青年同人向吳先生道謝．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日，錢玄同記．

德國分科中學之說明

蔡元培

近日北京大學方鑒於文理分科之流弊，提出「文理合并」之議；而中學教育界乃盛傳「文實分科」之說，異哉！原中學文實分科說之由來：——

（1）由國文教員嫌國文教授時間之不足，而欲減數學，若自然科學之時間以補之。

（2）由數學教員嫌數學教授時間之不足，而欲減國文，若歷史，地理之時間以足之。

爲調和兩者計，乃有文實分科之說；在清季已試行之。其制有數種流弊：——

（1）各省競設文科中學，而實科至少。以實科之設備，較普通中學需費更鉅；其教員，亦非現在高等師範之畢業生所能任。至於文科，則設備之費更簡；而科舉時代之文人皆可爲教員也。

（2）既少實科中學，則專門以上學校之屬於文，法，商諸科者，雖不患無可招之生；而理，醫，工，農諸科，則合格之生甚少。

（3）文，法，商諸科所招之中學畢業生，科學智識太缺乏，仍爲變相的舉子，而不適於科學萬能之新時代。

故民國元年，教育部取消文實分科之制，而定現行之中學制。在現行中學制所需改革之點固多，而決無恢復文實分科之理。說者動引德國文實分科制以爲憑藉。不知德之中學，本止文科；其後因時勢之

需要，而增設實科；未幾，又有文實合科之制。後者已出，而前者未被淘汰；且因一部分人之盡力，前者亦次第改良，有以適應乎時勢，故亦隨敎育之進步而稍有增設，遂使三者得並存於教育界，初非建設之初卽規定有此三種也。今先述三種中學教科差別之大略，及建設時期，如左：——

	教科									
	第六級	第五級	第四級	第三級下	第三級上	第二級下	第二級上	第一級下	第一級上	
文科	拉丁開始		法語始	希臘開始			英語始			其他歷史，地理，國語，數學，宗教，自然科學，圖繪，體操，唱歌。
實科	無希臘拉丁而注重於法語，英語，數學，自然科學，及圖繪。									餘同上
文實科	無希臘文。注重拉丁文，如文科。注重法語，英語，數學，自然科學，如實科。									餘同上
新式	惟有一種近世外國語，（如法國語之類。）			實科無拉丁希臘 文科有拉丁及希臘 文實科有拉丁無希臘						餘同上

創始時代	中古時代	一八六〇年	未詳，稍後於實科。	最近
校數增 一八九五年	四三九	一九八	一二八	未詳
加率 一九〇二年	四六八	二六五	一二二	未詳

方實科及文實科中學之初設也，其畢業生之資格不能與文科等。文科畢業生，得於大學之神學，哲學，醫學，法學四科自由選擇；而其他兩校畢業生，僅得進哲學科之近世外國語，數學及自然科學等門。及其畢業於大學也，文科出身者，得任各種官吏；而其他兩校出身者，以下級官吏爲限。文科出身者，得任各種教員；而其他兩校出身者，以中學校中一部分之教員爲限。及一八九八及九九年，教育會議之結果，而資格遂以平等。惟非文科畢業生欲入神學法學兩科，須受希臘文或拉丁文之特別試驗而已。在實科諸生，以先習近世外國語之故，補習古代語，進步甚速。故佛耶福脫 (Frankfort) 之新式中學，遂規定先習近世外國語，而於第四年始習古代語；行之卓有成效，而其他都會仿行之，尚名爲佛耶福脫式也。

由是觀之，德國之中學制，由文科而趨於實科，乃有折衷之文實科；由分而合，初不足爲由合而分者之憑藉也。

且歐式中學，年限較長，含有高等普通及高等預備之兩種作用，故佛耶福脫式及法國式皆始合而後分。我國既采日本制，於大學及高等專門學校皆有預科，（日本之高等學校，卽大學預科）中學

年限較短，而偏重高等普通一作用。若分中學為兩科，是破壞普通教育之原則矣。今並表法國中學制於左，以備參考：——

小學	四年，為第十至第七級。			
中學	甲種		乙種	
第六級、第五級	有拉丁或希臘		無拉丁有兩種近世外國語。	
第四級			自是年起，國語及科學加重。	
第三級				
第二級、第一級	(子) 拉丁希臘	(丑) 拉丁及近世外國語	(寅) 拉丁及較完備的科學	(卯) 近世外國語及較完備的科學
哲學數學級	(天) 哲學　(地) 數學	(玄) 哲學　(黃) 數學	(宇) 哲學　(宙) 數學	(洪) 哲學　(荒) 數學

隨感錄

(三五)

從清朝末年，直到現在，常常聽人說「保存國粹」這一句話。

前清末年說這話的人，大約有兩種：一是愛國志士，一是出洋游歷的大官。他們在這題目的背後，各各藏著別的意思。志士說保存國粹，是光復舊物的意思；大官說保存國粹，是教留學生不要去剪辮子的意思。

現在成了民國了。以上所說的兩個問題，已經完全消滅。所以我不能知道現在說這話的是那一流人，這話的背後藏著什麼意思了。

可是保存國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麼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改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保存？

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的確是與衆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別人一樣的好。

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歎氣。

倘說：這便是不能保存國粹的緣故，開了海禁的緣故，所以必須保存。但海禁未開以前，全國都是「國粹」，理應好了；何以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歎氣。

倘說：這是不學成湯文武周公的緣故；何以真正成湯文武周公時代，也先有桀紂暴虐，後有殷頑作亂；後來仍舊弄出春秋戰國

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歎氣。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

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唐俟）

（三六）

現在許多人有大恐懼；我也有大恐懼。

許多人所怕的，是「中國人」這名目要消滅；我所怕的，是中國人要從「世界人」中擠出。

我以為「中國人」這名目，決不會消滅；只要人種還在，總是中國人。譬如埃及猶太人，無論他們還有「國粹」沒有，現在總叫他埃及猶太人，未嘗改了稱呼。可見保存名目，全不必勞力費心。

但是想在現今的世界上，協同生長，掙一地位，卻須有相當的進步的智識，道德，品格，思想，纔能夠站得住腳：這事極須勞力費心。而「國粹」多的國民，尤為勞力費心，因為他的「粹」太多。粹太多，便太特別。太特別，便難與種種人協同生長，掙得地位。

有人說：「我們要特別生長；不然，何以為中國人！」

於是乎從「世界人」中擠出。

於是乎中國人失了世界，卻又暫時仍要在這世界上住！——這便是我的大恐懼。

（俟）

（三七）

近來很有許多人，在那里竭力提倡打拳。記得先前也曾有過一回；但那時提倡的，是滿清王公大臣；現在卻是民國的教育家，位

分略有不同。至於他們的宗旨，是一是二，局外便不得而知，

現在那班教育家，把「九天玄女傳與軒轅黃帝，軒轅黃帝傳與尼姑」的老方法，改稱「新武術」，又稱「中國式體操」，叫青年去練習。聽說其中好處甚多，重要的舉出兩種來，是——

一，用在體育上。據說中國人學了外國體操，不見效驗；所以須改習本國式體操（即打拳）纔行。依我想來：兩手拿著外國銅鎚或木棍，把手腳左伸右伸的，大約於筋肉發達上，也應有點「效驗」。無如竟不見效驗！那自然只好改途去練「武松脫銬」那些把戲了。這或者因為中國人生理上與外國人不同的緣故。

二，用在軍事上。中國人會打拳，外國人不會打拳：有一天見面對打，中國人得勝，是不消說的了。即使不把外國人「板油扯下」，只消一陣「烏龍掃地」，也便一齊掃倒，從此不能爬起。無如現在打仗，總用槍砲。槍砲這件東西，中國雖然「古時也已有過」，可是此刻沒有了。籐牌操法，又不練習，怎能禦得槍砲？！我想（他們不曾說明，這是我的「管窺蠡測」）打拳打下去，總可達到「槍砲打不進」的程度（即內功？）。這件事從前已經試過一次，在一千九百年。可惜那一回算是名譽的完全失敗了。且看這一回如何。

（魯迅）

（三八）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祇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羣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衆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照 Nordau 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衆之上，又爲庸衆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新新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

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多福氣！多幸運！

「合羣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贊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為這種蹲在影子裏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祗須用 Mob 的長技，一陣亂譟，大可制勝。勝了，我是一羣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羣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衆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卻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復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羣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真是可哀，真是不幸！

不幸中國偏祗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種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五種：——

甲云，「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云，「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的格言，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物。

丁云，「外國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

戊云，「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云，「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麼？」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

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

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同戊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爲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又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解他自己的嘲，固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衆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所說的更爲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法國 G. le Bon 著民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制。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裏面，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裏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爲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眞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祇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叉著「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藥，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幾代之後，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干勢力，那時便有轉機，le Bon 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於「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只有張獻忠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至今爲人類唾罵；而且於實際上發生出什麼効驗呢？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只能嚇人，卻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面：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氣。我們自己

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們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連了也滅絕，所以在此著急。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狠好。——但可有人敢答應說「是」麼？　（迅）

勘誤表

葉數	行數	誤	正
五卷一號			
三六	九	藤村的破我	藤村的破戒
四二	四	扛定	打定
五卷二號			
九四	四	自不消失	自不消說
一〇六	一一	Iulie	Julie
同	同	Fadsen	Fadren
一〇七	四	Ionas	Jonas
一〇八	一一	Narsbad	Karsbad
一一一	六	Auna	Anna
一一六	一	不妨	不妙
同	三	他	他女
五卷三號			
二〇七	五	今固	余固
二四二	五	『六個月』下脫三十三字	那時阿灰最能顯出他的德性；這六個月火熱的夏天日子連獅子也快要垂頭喪氣

『作揖主義』

劉半農

有位尹先生，是我一個畏友．他與我們談天，常說，『生平服膺「紅老之學．」』『紅』就是紅樓夢；『老』就是老子．這『紅老之學』的主旨，簡便些說，就是無論什麼事，都聽其自然．聽其自然又是怎麼樣呢？尹先生說，『譬如有人罵我，我們不必還罵他；他一面在那裏大聲疾呼的罵人，一面就是他打他自己．我們在旁邊看看，也很好，何必費着氣力去還罵他？又如有一隻狗，要咬我們，我們不必打他，只是避開了就算．將來有兩隻狗碰了頭，他自然會互咬起來．所以我們做事，只須抬起了頭，向前直進，不必在這「抬頭直進」四個字以外，再管什麼閑事．這就叫作聽其自然，也就是「紅老之學」的精神．』

我想這一番話，很有些同 Tolstoj 的『不抵抗主義』相像，不過尹先生換了個『紅老之學』的游戲名詞罷了．

『不抵抗主義』我向來很贊成；不過因為他有些偏於消極，不敢實行．現在一想，這個見解實在是大謬．為什麼？因為『不抵抗主義』，面子上是消極，骨底是最經濟的積極．我們要辦事有成效，假使不實行這主義，就不免了消費精神於無用之地．我們要保存精神在正當的地方用，就不得不在可以不必的地方節省些；這就是以消極為積極．不有消極，就沒有積極．既如此，我也要用些游戲筆墨，造出一個『作揖主義』的新名詞來．

『作揖主義』是什麼呢？請聽我說：——

譬如朝晨起來，來的第一客，是位前清遺老．他拖了辮子，彎腰曲背走進來，見了我，把眼鏡一摘，拱拱手說，『你看！現在是世界不是世界了，亂臣賊子，遍於國中．欲求天下太平，非請宣統爺正位不可．』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二客，是個孔教會會長．他穿了白洋布做的『深衣，』古顏道貌的走進來，向我說，『孔子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現在我們中國，正是四維不張，國將滅亡的時候；倘不提倡孔教，昌明孔道，就不免為印度波蘭之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教了，再會罷．』

第三客，是位京官老爺．他衣裳楚楚，一擺一踱的走進來，

向我說，『人的根，就是丹田．要講衞生，就要講丹田的衞生．要講丹田的衞生，就要講靜坐．你要曉得，這種內功，常做了，可以成仙的呢！』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敎了，再會罷．』

第四五客，是一位北京的評劇家，和一位上海的評劇家，手攜着手同來的．沒有見面，便聽見一陣『梅郎』『老譚』的聲音．見了面，北京的評劇家說，『打把子有古代戰術的遺意，臉譜是畫在臉孔上的圖案；所以舊戲是中國文學美術的結晶體．』上海的評劇家說，『這話說得不錯呀！我們中國人，何必要看外國戲，中國戲自有好處，何必去學什麼外國戲？你看這篇文章，就是這一位方家所賞識的；外國戲裏也有這樣的好處麽？』他說到『方家』二字，翹了一個大拇指，指着北京的評劇家；隨手拿出一張公言報，遞給我看．我一看那篇文章，題目是『佳哉夢也』四個字．我急忙向兩人各各作了一個揖，說，『兩位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敎了，再會罷．』

第六客，是個玄之又玄的鬼學家．他未進門，便覺得陰風慘慘，陰氣逼人．見了面，他說，『鬼之存在，至今日已無絲毫疑義．為什麽呢？因為人所居者為顯界，鬼所居者，尚別有一界，名『幽界』．我們從理論上去證明他是鬼之存在，已無疑義；從實質上去證明他，是搜集種種事實，助以精密之器械，繼以正確之試驗，可知除顯界外，尙有一幽界．』我急忙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說的話，很對很對．領敎了，再會罷．』

末了一位客，是王敬軒先生．他的說話最多，洋洋灑灑，一連談了一點多鐘．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八個字，發揮得詳盡無遺，異常透切．我屏息靜氣聽完了，也是照例向他作了個揖，說，『老先生的話，很對很對．領敎了，再會罷．』

如此東也一個揖，西也一個揖，把這一班老伯，老叔，仁兄大人送完了，我仍舊做我的；我要辦事，還是辦我的事；要有主張，還仍舊是我的主張．這不過忙了兩隻手，比用盡了心思腦力，唇焦舌敝的同他辨駁，不省事得許多麽？

何以我要如此呢？

因為我想到前清末年，官與革黨兩方面：官要尊王，革黨要排滿；官說革黨是『匪』，革黨說官是『奴』．這樣的牛頭不對馬嘴，若是雙方辯論起來，便到地老天荒，恐怕大家還都是個

『轉夾二先生』斷斷不能有什麼誰是誰非的分曉．所以為官計，不如少說閑話，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捉革黨；為革黨計也不如少說閑活切切實實想些方法去革命．這不是一刀兩斷，最經濟最爽快的辦法麼？

我們對於我們的主張，在實行一方面，尚未能盡到相當的職務；自已想想，頗覺慚愧．不料一般社會的神經過敏，竟把我們看得像洪水猛獸一般．既是如此，我們感激之餘，何妨自貶聲價，處於『匪』的地位；却把一般社會的聲價抬高，——這是一般社會心目中之所謂高，——請他處於『官』的地位？自此以後，你做你的官，我做我的匪．要是做官的做了文章說什麼『有一班亂罵派讀書人，其狂妄乃出人意表．所垂訓於後學者，曰不虛心，曰亂說，曰輕薄，曰破壞．凡此惡德有一於此，即足為研究學問之障而況兼備之耶？』我們看了，非但不還罵，不與他辨，而且要像我們江陰人所說的『鄉下人看告示，奉送他「一片大道理」五個字．』為什麼？因為他們本來是官；這些話，說本來是『出示曉諭』以下，『右仰通知』以上應有的文章．

到將來不幸而竟有一天，做官的諸位老爺們額手相慶曰，『謝天謝天，現在是好了．洪水猛獸已一律肅清，再沒有什麼後生小子要用夷變夏，蔑汚我神州四千年古國的文明了』那時候，我們自然無話可說，只得像北京括大風時坐在膠皮車上一樣，一壁嘆氣，一壁把無限的痛苦儘量咽到肚子裏去；或者竟帶了這種痛苦埋入黃土，做螻蟻們的食料．

萬一的萬一竟有一天變作了我們的『一千九百十一年十月十日』了，那麼，我一定是個最靈驗的預言家．我說——那時的官老爺斷斷不再說今天的官話，却要說『我是幾十年前就提倡新文明的．從前陳獨秀胡適之陶孟和周啓明唐元期錢玄同劉半農諸先生辦新青年時，自以為得風氣之先，其實我的新思想還遠比他們發生得早咧，』到了那個時候，我又怎麼樣呢？我想一千九百十一年以後，自稱『老同盟』的很多，真正的『老同盟』，也沒有方法拒絕這班新牌『老同盟』．所以我到那時，還是實行『作揖主義』，他們來一個，我就作一個揖，說『歡迎！歡迎！歡迎新文明的先覺！』

半農發明這個『作揖主義』，玄同絕對的贊成；以後見了他們諸公也要實行這個主義． 因爲照此辦法，在我們一方面，可以把寶貴的氣力和時間。不浪費於無益的爭辨，專門來提倡除舊布新的主義；在他們諸公一方面，少聽幾句逆耳之言，庶幾寧神靜慮，克享遐齡，可以受褒揚條例第九款的優待：這實在是兩利的辦法 至於到了『萬一的萬一』那一天，他們諸公自稱爲新文明的先覺，是一定的；我們開會歡迎新文明的先覺，是對於老前輩應盡的敬禮，那更是應該的．

玄同附記

通信

渡河與引路

Esperanto・新青年之通信

玄同兄：

兩日前看見新青年五卷二號通信裏面，兄有唐俟也不反對 Esperanto，以及可以一齊討論的話；我於 Esperanto 固不反對，但也不願討論：因爲我的贊成 Esperanto 的理由，十分簡單，還不能開口討論。

要問贊成的理由，便只是依我看來，人類將來總當有一種共同的言語；所以贊成 Esperanto。至於將來通用的是否 Esperanto，却無從斷定。大約或者便從 Esperanto 改良，更加圓滿；或者別有一種更好的出現；都未可知。但現在旣是只有這 Esperanto，便只能先學這 Esperanto。現在不過草創時代，正如未有汽船，便只好先坐獨木小舟；倘使因爲豫料將來當有汽船，便不造獨木小舟，或不坐獨木小舟，那便連汽船也不會發明，人類也不能渡水了。

然問將來何以必有一種人類共通的言語，却不能拿出確鑿證據。說將來必不能有的，也是如此。所以全無討論的必要；只能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就是了。

但我還有一個意見，以爲學 Esperanto 是一件事，學 Esperanto 的精神，又是一件事。——白話文學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舊，便仍然換牌不換貨：纔從「四目倉聖」面前爬起，又向「柴明華先師」脚下跪倒；無非反對人類進步的時候，從前是說 no，現在是說 no；從前寫作「嗚呼哉」，現在寫作「不行」罷了。所以我的意見，以爲灌輸正當的學術文藝，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討論 Es-

peranto，尙在其次；至於辨難駁詰，更可一筆勾消。

新青年裏的通信，現在頗覺發達，讀者也都喜看。但據我個人意見，以爲還可酌減；只須將誠懇切實的討論，按期登載；其他不負責任的隨口批評，沒有常識的問難，至多只要答他一回，此後便不必多說，省出紙墨，移作別用。例如見鬼，求仙，打臉之類，明明白白全是毫無常識的事情，新青年卻還和他們反覆辯論，對他們說「二二五得一十」的道理，這功夫豈不可惜，這事業豈不可憐。

我看新青年的內容，大略不外兩類：一是覺得空氣閉塞汙濁，吸這空氣的人，將要完結了；便不免皺一皺眉，說一聲「唉」。希望同感的人，因此也都注意，開闢一條活路。假如有人說這臉色聲音，沒有妓女的眉眼一般好看，唱小調一般好聽，那是極確的眞話；我們不必和他分辯，說是皺眉歎氣，更爲好看。和他分辯，我們就錯了。一是覺得歷來所走的路，萬分危險，而且將到盡頭；於是憑着良心切實尋覓，看見別一條平坦有希望的路，便大叫一聲說，「這邊走好。」希望同感的人，因此轉身，脫了危險，容易進步。假如有人偏向別處走，再勸一番，固無不可；但若仍然不信，便不必拚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因爲拉得打架，不獨於他無益，連自己和同感的人，也都耽擱了工夫。

耶穌說，見車要翻了，扶他一下。Nietzsche 說，見車要翻了，推他一下。我自然是贊成耶穌的話；但以爲倘若不願你扶，便不必硬扶，聽他罷了。此後能夠不翻，固然很好，倘若終於翻倒，然後再來切切實實的幫他抬。

老兄硬扶比抬更爲費力，更難見效。翻後再抬，比將翻便扶，於他們更爲有益。

唐俟 十一月四日

元期兄：

惠書敬悉。

我所謂討論者，不過要老兄說明對於人類共同的言語，和 Esporanto 的意見如何。決非是要開什麼「愛斯不難讀討論會，」或「愛世語促進會」，拉了一班人入會，七張八嘴的瞎吵一陣子的辦法。今來信所言，已經把尊意說得明明白白。雖然老

兄自已說是理由十分簡單；」其實就如玄同的屢屢言及此事，所主張的理由，也不過如此簡單。

世界萬事萬物，都是進化的，斷沒有永久不變的；文字亦何獨不然。象形文字不適用了，改爲拚音文字；習慣文字有了不規則的發音，無謂的文法，（如法德文中之陰陽性等，）不適用了，改用人爲的發音正確，文法簡賅的文字：這都是到了當變之時，不得不變，其事至爲尋常；正如衣裳破了，自然改做新衣；魚餒肉敗了，自然重衮新鮮的食品。但是今年做的新衣，穿上幾年，自然又破了；今天衮的新鮮食品，過上幾天，又要變味了。那便須再做新的，再衮新的。所以從 Esperanto 裏變出來的，又有 Ido，有人說，將來的世界語，或者不用 a, b, c, d，竟用 Phonetics 的畫嘴字母，也說不定。現在「向柴明華先師腳下跪倒」的人，竟將世界語認爲他們貴先師的專利品，遇見別人做的世界語，便說是冒牌的，這竟是「只此一家，並無分出，請認明柴先師招牌爲記，庶不致誤，如有假冒，雷殛火焚，天誅地滅」的話頭。哈哈！眞要叫人笑死！

「二五得一十」的費話，新青年裏確乎很多。其實豈但見鬼，求仙，打臉，是毫無常識的事情；就是孔教，古文，節烈之類，又那裏是近人情的。偏偏有人主張，豈不可怪！

現在走路的人，有「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的，有故意「南轅北轍」的；現在滿街的車子，有實在拉不動，以致翻車的，有故意將好好的車子推到泥塘裏去的。新青年對於前者，是應該指導他，幫助他的；對於後者，不但元期以爲可以聽他，即玄同亦以爲可以任其自然。但是昨天百年同我說：「看見有人吃糞，不問其有無精神病，總足該阻止他的；所以共和國提倡帝制，科學時代提倡拳匪，平等世界說『慈善事業』，『子惠元元，』此非駁斥不可的。」我想這話也有道理，大可各人依着自已志願，分頭去做。

我寫到這裏，忽然聽見外面有放砲的聲音，因想起數日前有個朋友來說：「過年時候的放砲，從去年起，已經弛禁了，聽說今年還要熱鬧哩。」然則此刻的放砲，大約是「已未新正」的先聲。我想寫「已未」兩個字，也不要緊；但願「中華民國八年

」六個字不要删除，才好。要是幷這六個字而不願保存，那我們簡直可以老實不客氣，照着 Nietzsche 的話去辦。

錢玄同

論中國舊戲之應廢

玄同兄：

隨感錄第十八條中所說關於舊戲的話及某君的話，我都極以爲然。我於中國舊戲也全是門外漢，所以技工上的好壞，無話可說。但就表面觀察看出兩件理由，敢說：中國舊戲沒有存在的價值。

第一，我們從世界戲曲發達上看來，不能不說中國戲是野蠻。但先要說明，這野蠻兩個字，並非罵人的話；不過是文化程序上的一個區別詞，毫不含著惡意。譬如說人年紀大小，某甲還幼穉，某乙已少壯，正是同一用法。中國戲多含原始的宗教的分子，是識者所共見的；我們只要翻開 Ridgeway 所著非歐羅巴民族的演劇舞蹈就能看出這些五光十色的臉，舞蹈般的動作，誇張的象徵的科白；凡中國戲上的精華，在野蠻民族的戲中，無不全備。在現今文明國的古代也曾有過。野蠻是尚未文明的民族，正同尚未長成的小孩；一般文明國的古代，就同少壯的人經過的兒時，一般也是野蠻社會時代；中國的戲，因此也不免得一個野蠻的名稱。原來野蠻時代，也是民族進化上必經的一階級，譬如個人長成，必須經過小兒時代。所以我們對於原始民族與古代的戲，並不說他是野蠻便一概抹殺；因他在某一社會某一時期上，正相適合；在那時原有存在的理由，在後世也有可研究的價值。小孩應了年歲的差別，自有各種游戲。這游戲在大人看來不免幼穉，但在小孩却正適應，所以我們承認他在兒童社會中，有存在的理由；而且我們也可以研究他，於兒童心理學上，狠有益處。但我們自已却決不去一同玩耍；因年紀長了，識見自然更進，覺得小時的游戲沒有意味了。倘若二三十歲的人，還在那里做那些小兒的游戲，便覺不甚相宜；雖不能說他是件惡事，却不能不說是件壞事，——不是道德上的不善，是實際

上的有害。——我們因此可以斷定這人的精神不發達，還在小兒時代那一階級，是退化的徵候。中國雖然久已看慣了舊戲，換點花樣怕就要不「慣」；但在現今時代已不甚相宜，應該努力求點長進，收起了千年老譜，才是。人不能做小孩過一世，民族也不能老做野蠻；反以自己的「醜」驕人，這都是自然所不容許的。若世上果有如此現象，那便是違反自然的事，是病的現象，——退化衰亡的豫兆。

舊戲應廢的第二理由，是有害於「世道人心」。我因為不懂舊戲，舉不出詳細的例，但約略計算，內中有害分子，可分作下列四類：淫殺，皇帝，鬼神。（這四種，可稱作儒道二派思想的結晶，用別一名稱發現在現今社會上的，就是一「房中」二「武力」三「復辟」四「靈學」。）在中國民間傳布有害思想的，本有「下等小說」及各種說書；但民間有不識字不聽過說書的人，却沒有不曾看過戲的人，所以還要算戲的勢力最大。希望真命天子，歸依玉皇大帝，（及「道教搢紳錄」上的人物）想做「好漢」，這宗民間思想，全從戲上得來；至於傳布淫的思想，方面雖多，終以戲為最甚；唱說之外，加以扮演，據個人所見，已狠有奇怪的實例。皇帝與鬼神的思想，中國或尚有不以為非的人；淫殺二事，當然非「精神文明最好」的中國所應有，其為「世道人心」之害，毫無可疑，當在應禁之列了。中國向來固然也曾禁止，却有什麼効果呢？因為這兩件，——皇帝與鬼神的兩件，也是如此，——是根本的野蠻思想，也就是野蠻戲的根本精神：做了那種戲，自然不能缺這兩件，——或四件；要除這兩件，也只有不做那種戲。

我對於舊戲的意見，略如上面所說。想兄也以為然。至於建設一面，也只有興行歐洲式的新戲一法。現在有一種大驚小怪的人，最怕說歐洲式，最怕說「歐化」。其實將他國的文藝學術運到本國，決不是被別國征服的意思，不過是經過了野蠻堦級蛻化出來的文明事物，在歐洲先發現，所以便跳了一步，將他拿來，省卻自己的許多力氣。既然拿到本國，便是我的東西，沒有什麼歐化不歐化了。倘若亞洲有了比歐洲更進化的戲，自然不必去捨近求遠；祇可惜沒有這樣如意的事。

七年十一月一日　　周作人

啓明兄：你來信的話，我句句都贊成。末段『其實將他國的文藝學術運到本國，……沒有什麼歐化不歐化了』數語，更是至精至確之論。吳稚暉先生道：『今日歐美的物質文明，並非西學，乃是人類進化階級上應有的新學』（見本號）這話雖然是專說科學，其實一切美術文藝都應作如是觀。我們對於一切學問事業，固然不『保存國粹』，也無所謂『輸入歐化』；總之趨向較合眞理的去學去做，那就不錯。至於有一班人，已到成年還在那裏騎竹馬，帶鬼臉，或簡直逗耍『打哇哇』『鬥鬥虫』；我們固然儘可睨之而笑，聽其自由。但他們如其妝出小兒樣子，向着別的成年人的面孔唾唾沫，拿筆在書上亂畫亂塗，這是不能不訓斥他，警敎他，開導他的。你道我這話對不對？

錢玄同。6, Novembro, 1918.

文學上之疑問三則

玄同先生足下：不佞每讀大著，無不循誦再三，心焉嚮往，佩服良般。茲有疑問數則，欲求敎於先生，先生其許我乎？

（1）先生與獨秀半農適之諸先生均主張以『白話爲文學之正宗』，蓋取文言一致之義。惟大誌四卷二號所載吳稚暉先生之論旅歐儉學之情形及移家就學之生活內有云『文字自文字，語言自語言；世俗慣語，以爲西洋語文合一，此實似是而非。世界無論何國文字，莫不相同，皆有高深與淺俗之分別；淺俗之文，則與語言密切相近。……』愚以爲吳先生此論，頗似『古文家』之議論。『古文家』之所以主張今人必作『古文』者，即以『古文』爲高深，白話爲淺俗耳。（侯官嚴氏論譯事之主張，即是如此；見壬寅年新民叢報。）况吳先生謂『無論世界何國文字，莫不相同，皆有高深與淺俗之別，』更不啻代『古文家』添了一個證據。然則吳先生之說，究與先生等所倡『白話爲文學之正宗』之論，是否可以相容而並存？愚誠末學，實未敢妄斷，乞先生撥冗一言，則受惠多矣。

（2）先生嘗試集序中謂『唐朝的韓愈柳宗元矯正「文選派」的弊害，所做的文章，很有近於語言之自然的。……』然不佞又聞之袁枚曰，『唐以前，無古文之名；自韓柳諸公出，懼文之不古，而古文始名。』是韓柳之矯弊，亦倖僅矯正『文選派』的弊害；其欲以唐人

而作三代兩漢之文，則固事實昭昭；『桐城謬種』即本此復古觀念而來。故韓柳文之近於語言之自然者，乃偶然的因爲韓柳有心復古，讀熟了幾篇左傳孟子，遂不知不覺似近乎語言之自然；其實韓柳何嘗有心主張文言一致，做那個人時代近於語言自然之文章？故不佞以爲先生所論『第二種弄壞白話文章的文妖』韓柳既爲『古文』之作俑者，即不能因其文章偶近語言之自然，而寬其罪。愚見如此，未審當否？

（3）大誌三卷二號有李濂鏜君致胡適之先生之信，其末尾附注云，『英文 Figures of speech 中 Metonymy，似說文之典故；Antithesis，似說文之對仗，文學真義萬國皆同，以此證之，不用典，不用對仗，似尤不可。』夫不用典，不用對仗之理由，愚已屢聞於先生等之言論矣。惟愚之所疑者英文中之 Metonymy，與 Antithesis，是否以不用爲佳耳？故亟欲視適之先生之答覆以爲快，乃迄今未見答覆一字，今以求解情急，遂因作此書之便，舉愚之所疑者轉質諸先生，乞先生代答之。

張效敏白。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七日。

玄同先生來信，叮囑兄弟把張先生的問題敬謹回答。兄弟以爲拿白話文爲文學的正宗，這是一種主張。現世界各國的文字都有高深同淺俗的分別，這是一種事實。兄弟的主張，也是渴望有白話文字通行，在現在的教育上生出極大的作用；設使劉胡陳錢諸位先生又能把白話文造做文學的正宗，那更快意。至於從前的談話，說起現世界各國文字的事實，乃對於習外國文字的人訴說艱難；不是主張別人如此，我們也應當如此；亦不是說各國事實如此，即是各國人贊成如此。兄弟常亂道，以爲何以世界各國的先民，都是尊古的意味略濃；到了近代人，都是創新的興會較多呢？千百種原因中間有一種，就是古代的物力艱難；好比人家三代相傳，止是一個寒儒，所以把慎守先人的田廬，實用先人的器物，做一克家令子，算爲惟一要義。現世界的物力漸漸繁富，又譬如子孫忽然闊綽了，當然那三間老屋，拆充後花園一部分，幾部破書，放到藏書樓一壁廂，這正算興家後生，不算敗家兒郎。文章是替代語言的東西，這是沒有一個人能夠反駁。然而語言同文學，都有說得好不好，寫得好不好的分別。好的語言，古代是沒有留聲機器留着；而好的文字，在古世已有簡策可以存留。但語言同聲音兩樣東西，古今中外的大

儒都承認沒有一時一刻不往前變動，蛻化成功新語言，新聲音的。各位細想，要把簡策去存留那代表語言的文字，正如老儒家幾畝薄田，幾件布衣，那裏可以浪用？甲世有好文字，代表甲世語言的人，刻成了幾塊簡策。乙世的語言强變，却沒有好本領寫文字的人，就因循不去浪用簡策；於是要學文字的人，止好仍把甲世的簡策揣摩。到了丙世，忘了起原，就發生一些文字語言當然分別的意味，自然那簡策上的甲世文字更覺得貴重；況且拿耳朵裏聽得口裏說得的語言腔調，要學耳朵裏從小沒聽見，口裏亦說不來的文字腔調，自然便難，難就覺得格外有價値：此又最容易弄錯。自簡策而紙筆而雕板，雖代代載文字的器具便利起來；然而不但文字語言應當分別的習氣已經成功；而且存留文字的器具儘管便利，照數十年前的情狀，終是追不上語言的變。但是無論如何，文字亦不能不受語言的影響，也是漸漸改變。所以典謨訓誥的調子，到春秋戰國，便無人過問。漢魏的文章，異於周秦，唐宋八家，亦不恰如左馬。桐城派古文家，亦小異於韓歐。方今希臘意大利的文字，不就是古代希臘拉丁文。今之英文，不就是盎格魯阿克森文；亦異於三百年前的英文。不過數十年前，文字止有小變遷，終還苦于存留文字的器具沒有甚大改良，故吾人類頭腦中的異想，還無從利害的感生。到了現在，那印刷器的能力千百倍於從前。全世界一天印刷的文字，幾乎可說多過一天全世界人有理論的言語；又幾乎要求用文字報告的傳達的，多過於要求用語言報告傳達。從前有一部分人，連把語言同他交涉，亦似乎可以不必；現在連搭也要將文字與他交涉。故文字語言，有效用合一的情勢。從這語言文字接觸得如此緊密，於是感覺銳敏的朋友，乃悟寫載文字的器具如此其便利，何妨將愛說的語言，儘數用文字傳達？這就是主張多用白話文字人的見解。又有人見得現在文字如此其多，而可取寥寥者，這在他的意思與神氣，不在古不古；那就明白止要意思好，神氣足，在語言是有價値的語言，而移做文字，就是有價値的文字。這就是主張白話文學人的見解。這種見解，還是西方人首先發動，所以數十年來，彼中一切書翰普通文，皆用白話；亦受社會屢次的反對，然後奏凱。今在他們各國的事實，有所謂高深文字，又有所謂淺俗文字，即經此改革而成。（廣義言之。狹義則原因複雜，自不能如此言也。）向來吾人

相傳之西洋文卽語，語卽文，卽就其淺說者言之。兄弟前對習文者言，故招呼他不可樂觀；還有高深的把我們難着呢！那高深難着我們的兄弟不是贊成他是招呼人，無奈何要看他的書，止好俯就他。現世界的高深文字，畢竟還有勢力，是何緣故？這是甚容易明白的：(一)曾古的理論已行數千年。改新的理論，止有數十年。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殭』。如何數十年的理論，一時能降伏數千年的呢？(二)倡這改新理論的人，中國固居少數；就是西洋，多着十百倍，也還是少數。正在鼓吹時代，未到成熟時代。成熟時代的遠近，就看鼓吹的多少。(三)這種博物院資格的古物，若作一種特別裝飾品看待，自也比得現時節的幾盆菊花。所以就是將來送進博物院，於理，去拂拭他的古董朋友，亦必不少，可惜現在普通裝飾品，如白話文學等，還沒有造得狠好。所以時人還認定那一幅中堂，兩副八言對聯，是大廳上的惟一堂皇品物。其實把博物標本做得雅緻，代用起來，止有好看；不久想當覺悟。對非所問，姑拉雜數行，以圖塞責。博玄同先生及張先生共一笑。

吳敬恆

來信所論韓柳是有心復古，並非有心做那近於語言之自然的文章。這話固然狠是。但我前文的意思，並非說韓柳有心要做言文一致的文章；不過說他們的文章狠有近於語言之自然的，要是繼起的人能夠注意此點，則不難慢慢的回復到白話路上來罷了。平心而論，韓柳的文章，比了初唐的駢文和後來歸方劉姚諸人的文章，實在要好得多；其壞處卽在妄要學左傳學史記而已。我們如不作誅心之論，但就文章的表面上看去，則韓柳之文在當時也還算有點價值。本誌二卷六號所載陳獨秀先生的文學革命論，其中論韓愈的話，我以爲最公允。

錢玄同

李濂鏜君的通信登在三卷二號，那期報寄到美國時，我已離開紐約，故不曾見着。今見張先生提起此信，我方才找出李君的原信，細讀一遍。李君說 Metonymy 似典故，Antithesis 似對仗，似不甚確。Antithesis 固含有對峙之意，然與吾國的

『對仗』略有不同。如尹文子說，『聖法之治以至此，非聖人之治也；』人與法相對峙。又如三國志上『既生瑜，又何生亮』瑜與亮相對峙。俗話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謀與成，天與人，』皆相對峙。此類之句法，在西文名爲 Antithesis。此種句法，本是語言的自然表示，中西多有的，並不是平對仄，仄對平的對仗；也不是勉強拉攏的對仗；更不是全篇到底的駢文長律。

Metonymy 有廣狹兩義，譯義均爲『代文。』廣義之『代文，』包一切用此字代彼字之作用。如說『某人能寫一筆好北魏』其實是說『北魏碑體的字。』又如說『前日上書左右，不知執事將何以教之。』『左右』與『執事』均是『代文。』又如說『明日午刻潔樽候駕，』不說備酒肴，却用『潔樽；』不說請你來，却說『候駕。』這都是『代文』的廣義。Metonymy 的狹義與 Synecdoche 同意。此亦是『代文，』但限於用一部分代全體，或用全體代一部分。例如『過盡千帆皆不是，』千帆代千隻船，是一部分代全體。又如『老母春秋已高，』春秋是兩季之名，用來代年歲，也是一部分代全體。又如說『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揾英雄淚，』明說『女子，』却只說女子的『紅巾翠袖，』這也是用一部分代全體。又如『美人』二字，『人』是類名，却用來單指女子，又如朝日與落日，都是『斜陽，』但我們偏說落日是斜陽；這都是用類名來代個體事物，卽是用全體代一部分了。此類用法，都可名爲 Metonymy 或 Synecdoche 這是用『套語，』不是用典。

大多數『套語』之初起時，本是狠合美學的原理的。文學的美感有一條極重要的規律曰：說得越具體越好，說得越抽象越不好。更進一層說：凡全稱名辭都是抽象的；凡個體事物都是具體的。故說『美人，』是抽象的，不能發生明瞭濃麗的想像。若說『紅巾翠袖，』便是具體的，便可引起一種具體的影像。又如說『少年，』是抽象的；若說『衫青鬢綠，』便是具體的，便可引起濃麗明瞭的影像了。這是大多數『套語』所以發生的原由。但是『套語』初起時，本全靠他們那種引起具體影象的能力。後來成了爛調的套語，便失了這種能力，與抽象的全稱名詞沒有分別了。況且時代變遷，一時代的套語過了一二百年便不能適用。如宋人可用『紅巾翠袖』代表美人，今世的女子若穿戴着紅巾翠袖，便成笑柄了！又如古代少年可說『衫青鬢綠。』後

來『綠』字所表的顏色漸漸由深綠變成淺綠，我們久已不說頭髮是『綠』的，我們的少年也不穿青衫，都穿起淺色的衫子來！了所以我所說文學改良的八事中有『不用套語』一條，正是爲了這個道理。

西洋的『古典』文學中也有用典的。在英文名爲 Allusions，分神話典，史事典，時事典各類，但用的狠少；即在 Milton Pope 之詩中尚不多見。十九世紀以後的詩，典故更是絕無而僅有的了。

以上答張君與李君所提出之兩事。

李君原信有云：『文學家之用典用對仗，猶藥品之用毒物，婦人之用脂粉。庸醫用毒，誠能殺人；無鹽塗脂，誠能益醜。然毒物用於良醫，不立能愈奇疾奏膚功耶？脂粉施於西施，不更可豔如花美如神耶？』我以爲良醫決不靠毒物醫病。藥能醫病時即非毒物，因此病非此藥不能醫也。用典則不然。用典的人只是懶於自已措詞造語，故用典來含混過去。天下有不可代之毒物，無不可代之典故，不能相比也。至於美人，終以不施脂粉爲貴，凡用脂粉者，皆本不美而强欲裝美，適成爲花臉之『花』，與牛鬼蛇神之『神』耳！

胡適

漢文改革之討論

新青年諸君足下：近從友人處獲讀貴報第五卷第一及第二兩號，不料當此文妖猖獗時代，尚有這樣健全的言論機關存在，眞正喜不可言！大體主張，均表同意。對於郭仁林先生的告青年一番忠言，更爲服膺無旣。弟正因二十年奮鬥生涯，鬧得頭昏眼花，精疲力盡，今獲聞名言說論，不覺精神倍長，從前勇氣，亦已完全恢復。郭仁林先生實在助我不少，感謝感謝。以後當如先生所說，『盡其爲我之道』，就是了。

鄙說大體主張均表同意；然而意見不能强同之處，正復不少。我不會說『千慮一得』的客氣話，所以就要爽爽快快說到我的頑

固意見，以就正於諸君之前。第一樁是『改良文字』問題。這是一般人類間共通之大問題。若照我輩之最高欲望而言，能完全滿足我輩所要求的最善文字，自然是理想中之大同世界所能通行之眞正的 Esperanto。不過研究這樣問題，似非二十世紀東方人之責任；而且萬萬非我輩之責任。何以故呢？我輩今日所以急急主張改良文字之原因，並非完全抱大同觀念，不過爲產於亞東大陸之四五億同胞爭存保種起見。更明白言之，就不過爲貫輸二十世紀之世界知識於此四五億守舊黨人之故，不得不將固有之複雜難曉之文字，改爲一種較爲簡單易曉之文字。這是一時的救急方法；這是全要從國民經濟上着想的。所以不妨因陋就簡，只要從捷徑上做去就是了。就是只要一種輕而易舉的改良方法，使國人易於贊同，則因勢利導，事半而功倍；雖然與我輩最初要求未能全符，然而我輩救國之目的，豈非可以達到了麼？

如上所說，我對於改良文字之觀念，是完全就功効一方面着想。所以對於改用羅馬字之議，是絕對的反對；用羅馬字拚音表示漢語之議，亦未能十分贊同。（反對之理由在後。）我之主張，是這樣的：——

大致用白話體裁，混入尋常談話中用慣之文言；有時需用學術上術語，卽混入外國原名，亦無不可。如此，則研究科學一方面，既覺便利，與自來之舊文學，相去亦不甚遠。（舊文學是否應完全破壞，是別一問題。今爲我輩理想容易見諸實際起見，不得不稍屈從來主張，是不得已，亦是步步爲營之法。）該新造此種文規，亦較爲輕而易舉。因之得社會上贊助既易，收効亦速：豈非各方面之要求都已滿足了麼？

我知驟聞此議者，必然極力反對，以爲此種不三不四非驢非馬之文字，算什麼呢？一國文字，是國民文化攸關，豈可如此苟且的呢？則請答曰：苟且二字，似有幾分不免；然在過渡時代，既不可默守成規，又不能完全推翻舊文學，則創造一種中間物以爲新舊文學交遞之媒介，乃是必然之結果。請看日本最古書籍，全用假名；自與吾國交通以後，一時文人均用漢文著書；後復有人調和其間，乃造漢字假名交互文之法；再經屢次改革，至今遂自成一國文字。再看 Himono, Judo, jinriki 諸字，本脫胎於日語，而今已常見於西

文中。交際社會中之文件無論何國，大都采用法文。可見交通機關愈發達人類交際愈繁雜，則各國之語言文字將於不知不覺之中，自然而然的漸趨統一。又如吾國各處土語各各不同，而目下交際社會通用一種普通話，人皆習用之而不以爲非。若必深惡此等普通話而目爲不三不四非驢非馬之言語，則我可無言。否則可以同樣理由證明此種文字固自有其相當之價值也。

然而又有難者曰：中西文雜出之文字可以之著書而教小學生徒乎？曰：是可無慮。西文原以有時無相當譯語不得已而始用之。小學校教科書本末及高深之學理，何用此等原名？如其偶一見之，是必爲尋常通用之物，或人人應有之常識，則亦不足爲病。

更請以余之經驗爲證：余在中國中學校時所受各科，均用中文本。然而理化學中之術語如 energy, work 之類，則反以原名爲便於記憶，且容易了解。如譯爲『能力』『作用』之類，字義既晦，反覺其難解。夫研究科學之法，萬不能取『好讀書不求甚解』主義。是以中西文合併而成之新文學，實爲應時勢之要求，已至瓜熟蒂落之期而產出；只須忍些微之痛苦，定能獲良好之結果，是可以斷言者也。

此種新文字之副產物，卽文字排列之法須改直行爲橫行，及句讀處加以符號之類是也。此議貴誌上已屢次論及，故不多述。

（中略）

中國實業至今故步自封，不能應用科學者，並非因缺乏學者，是全在乎缺乏技術家之故。學者之責任在乎研究學理，故非研究外國文直接看外國書不可。然而此等人才今日似已不少，卽以東西洋之留學生人數觀之，更以推測中國實業狀況，早應有良好成績。日本每年解派遣西洋留學生之人數，不過中國十分之一，而其成績則與中國適成反比例。此中原因雖因派遣之法截然不同之故，然而尙有一大原因在蓋日本學者只須一論文一圖案之勞，便可以其獨得之新理轉授技術家而立刻見諸實際；中國學者則雖有良法美意，無從發表；試看中國之工人，能有幾人懂得圖案之意？正如殘廢之人，雖有充分之腦力，而無手足以承其意志，則亦徒嘆奈何而已。故中國學者只能獨善其身，而無從貢獻於社會。今欲於短歲月內造成多數之技術家，自應以相當之科學知識爲前提；昔

可更以外國文之類亂其心志，而且技術家責任只須仰承學者之指揮，而實地從事於改良或創造，並無研究學理之必要，故無研究外國文之必要；故不得以中國實業不發達之故，便以爲今後少年非敎他們研究科學不可，要叫他們研究科學，非敎他們研究了外國文直接看外國書不可。余之主張，並非謂外國文不必研究；不過謂人人研究外國文，却非必要；而且照目今時局而觀，萬無此等餘裕，以圖此振本清源之解決法。所以余竭力反對改用羅馬字之議。總之余之意見，是與朱經農先生的大致相同；諸君以爲何如？

日本有羅馬字會主張廢止漢字及假名，而用羅馬字拼音以代之。會員多帝國大學一方面之人物，所以近來該校試題亦漸漸採用此等文字。高等學校（卽大學預科，非高等專門學校）亦漸仿行之。並聞中央學務會議亦已有人提議及此。大概時機成熟之期，定然不遠。不過我國今日既無此等餘裕，而一般國民對於羅馬字之趣味，亦與日本人不可同日語，故余今日尙不欲贊同其說。

張月鑼白。

我是研究工科一方面的學生，不過從來對於文學亦頗有研究興味，所以看了新青年，就生了許多意見，不知不覺的說了一大篇外行的話。請諸君不要好笑而以正義折服之，幸甚！

先生主張中國文『用白話體裁，混入尋常談話中用慣之文言；有時需用學術上術語，卽混入外國原名，亦無不可：』這個主張狠有道理，狠合於現在之用。惟玄同之意，以爲此等辦法可卽從小學校實行起。白話和談話中用慣之文言，都是現在的中國人嘴裏講慣的，耳朶裏聽慣的，寫了出來是人人可以懂得的。一切適用於現世界的新學問，是西洋人先我而發明的；其中術語，是西洋人已經有了定名的。我們研究新學，若要深求，非看西文書籍不可；在小學校時，卽知其原名，則後來看西書要容易得多。若但求普通智識，亦以識得西文原字爲宜。名詞術語，愈能統一則愈好。西文名稱，在英法德大致相同。日本從前雖然一一翻譯；近則更用假名拼了西音注於譯名之旁，或專寫拼音不用漢字；或簡直把西字嵌入，連假名拼音都不用，是亦漸漸與西洋趨於一致。中國人亦何妨竟直用西名？先生謂『能力』『作用』等字，以寫原文爲宜；則如化學元素之類，特造許多『金字』旁之新字者，自然更是多事，簡直採用拉丁原字，最爲善法。至於有人以爲此種新式文字『不三不四，非驢非馬，』

斥為『苟且』，我則絕對不以為然。請問現在世界上那一國文字是純粹國風，不雜一個別國字的？且純粹國風的文字，又有什麼好處？我以為文字者，不過語言事物的記號而已。甲國此語無記號，乙國有之，就該采乙國的記號來補闕。若說外來語侵入足以破壞國粹，則惟有厲行閉關政策，不與世界交通，學內山苗蠻之辦法而已。至於 Esperanto，雖非旦夕間遽能實行，然我輩亦何妨於改良漢文之餘暇，提倡提倡呢？先生『對於改良文字之觀念，完全就功效一方面着想』，我也狠贊同，但既以 Esperanto 為『我輩所要求的最善文字』，又說『研究這問題，似非二十世紀東方人之責任，而且萬萬非我輩之責任』，此說玄同尚不敢苟同。中國人（書中之『東方人』，似是專指中國人言。若日本則雖未至歐美，已非中國人所能企及也。）現在百事不如人，應該急起直追，灌輸正當的科學文藝，自是正辦；但謂世界事業決不配我們中國人去管，持論似稍偏激。未知高明以為然否？

記者（玄同）

中國文字與 Esperanto

新青年記者：

近由友人處得見貴誌第四卷四號，我看完了，喜得幾乎要發狂。是何故呢？因為我十年前做小學教師時，從實地的經驗上，確認中國文字糊塗野蠻。過後數年，我見了新世紀上醒先生萬國新語（亦名世界語）之進步一文，我就贊同他後幅所說的意思，（見後）同時復學 Esperanto 於上海（單純是錢先生所說學外國文第3目的）是時我就屢說中國文沒有存在的價值，非廢棄不可。我的友人有贊同的，有痛罵的。後來我回到鄉裏，小學校也有請我教授外國語的；那時我狠想說還是 Esperanto 好。但我察他們的心理，對我所學的語言非常冷淡。我恐怕得罪了舊社會，反使我生存困難，我就只得裝啞罷。我私想我是一個陋劣的人，自然有這個荒謬狂妄的意見。今得貴記者同有這等主張，日後我就被人毒罵，可是有人和我作伴了，我如何不喜歡呢！至新青年篇篇的文字理想，也

很像有我常常想說的，所以我對於新青年有特別的希望。我却確認新青年於思想革新上文明進化上，有大大的影響。

我今要說到中國文字上來了。我的意思，與錢先生相同而微異。我要發表祇得先把羅馬 Petro Silvio Rivetta 教授的中國文字之改革那篇文字，略略譯出來，做我的楔子罷。

（上略）中國卽無論如何傾向進步，而其文字，殊足爲彼前途之大障礙。何則？蓋進化賴乎教育，而教育之發展與否，則文字之難易繫之。彼國文字，夙號艱深，故學子之所研究，文學居其大半。自其小學言之，學生職務，唯在記其橫七豎八夾夾雜雜之字而已耳。以此一端，已與事業不宜過費時間，及學校課程僅爲基礎應用之原理等等背道而馳矣。欲速求進步，又烏可得哉！

論文體構造，則奇特異常：凡極普通應用之名，如「鋑剪」「蒼蠅」「鹽」等字，均用雜亂無章之數十筆畫——所謂橫豎撇點捺趯鉤折筆順——堆砌而成。其冷僻之字，間於至六七十畫者。故彼等作書，每一字之筆順次序，及發音意思，均須牢記。因每一字，其發音當如何，並無意義形象可索；故除苦記外，別無他途。其國學校，於書法一科，特爲注意而勤加練習者，亦卽爲此。

論讀音，則言文差異，恰如吾儕之於阿拉伯或羅馬數碼者然。雖其字形一致，而聲音之歧異，殆難言狀：例如「七」字，僅示其意爲七；若一聆其語音，則宛如入方言館，而聽法之 sept 意之 sette 西班牙之 Siete 羅馬尼亞之 Septe 希臘（略）德之 Siebne 英之 Seven 荷之 Zeven 俄之 Cemb 聲音無異矣。

然此非僅少數者然也，無論任取一字，殆皆如是：如「耳」字之音，在北京讀 erh，廣州爲，福建溫州揭州爲 ngei, Zih, oe, 客族方言則變爲 ngi，在 Ssevan 爲 orh，高麗爲 i，安南爲 nji，日本爲 mimi。

近來彼邦人士頗多覺悟於自國文字繁重過甚，應用艱難，於輸入新知，促進文明，實受非常障礙。以爲今世各國若數學，化學，天文，海上傳語等，均一致採用一定之符號，故吾亦不妨姑創簡字等等，以期便用。其理論未嘗不佳，然此僅對於極少數之科學理論等應用上則可；若謂其於一國內所固有之文字名物，均欲一一適合，則必有淆亂夾雜之怪象矣。蓋中國文字夙號繁多：據康熙字典

所載，多至四萬餘；而通常必認識四五千，方足應用。以此繁複，又烏能必其無有困難者乎？因文字之拙劣繁重，遂致科學上實際上等等進步非常遲滯，此人所易知者也。彼國學者，必費多數之時間習國文，遂至其他重要之學科特無餘時為充分的研究。然使其犧牲多量之時間精加而能得實用，猶可言也。無如一與新事業接觸，而困難頓生。今試舉電報之事以明之：電報之事業，貴乎神速靈敏，此夫人所知者也。彼國因無字母之制，又因數字繁多，故不能不別編電碼，遂致寄發遣送，均需輾轉翻譯，核其耗費之時間，較諸吾歐，殆四賠之。即此一端，可顯知其文字之不能適用於今世界矣。為欲減右述之種種困難，俾新學藝術得容易進步，及謀全國人民讀音統一起見，三年前已有人創立中國正音會，擬以切音字母代現行文字；南部各省頗見發達，而居留外國之支那人，亦多有與其事者。

惟是欲創行字母拚音之法，不能不先釐定方音，而擇其適合於全國者，定為語音之標準，然後始可從事於製定字母，此一定之法也。中國正音會經長期之研究，解析中國近世之語音，遂選定合於全國現代語音之字母若干。

顧或者曰；擇定方音，至為困難。蓋中國疆域遼闊，土音繁多，選擇字音，以何為準？今古則各不相同，南北或互致聚訟。現此時之象形文字，雖言語莫辨，然筆之書牘，則盡人能通。今一旦別造讀音一律之切音字，則諸凡記述，其不至彼此不能辨識者，幾希。故謂此數十切音字母足盡各地方之語言而無掛漏，縮成記述，足代舊日沿用文字而不失其固有之統一，吾斯之未能信也。（外國報章有此評議。）

右上所述，關於喪失中國文學一事，今尚無術解決。惟言中國方音互異，南北莫辨一節，其說是矣。然除各種方言外，尚有一正式採用之音，——即通行全國無阻之官話，——是又盡人所知者也。故中國正音會即擇是音為讀音之標準。蓋其一向言文語音無甚歧異，以之為日後之切音，亦易明瞭。

至論字母之製定，雖不能不採用西文，然亦不能全行抄襲。蓋各國語言，各有其固有之習慣及變遷：雖同一字母；而語音各有不同；

(如C字英法或讀K,或讀S;意或K,或Ĉ;德或K,或C;西班牙或K,或th等;均因依拚合之母音而有不同。)或同一綴音,而拚法互有差異。且拉丁字母中未包孕有中國語音者尚夥。因此之故,及其他之理由,不能不別造歐文外之字母若干以補助之。是以新字母之造作,即維采拉丁希臘或俄國字母中之極合中國之語音,及新字母以成之。…………(字母略)…………

至於解決其他種種困難之法,一時不能縷述。已決定由會員每週討論一次,並發布月刊。內容除中文外,重要著述兼刊法文,不久亦擬附刊世界語云。

右篇文章,刊在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份的 La Revuo 上。於中國文字之拙劣,及不能不改革之理由等等,已經說得很明白。惟漢語改用拚音,雖然較舊文為便利,終恐費時多而收效少;所以我個人的意思,以為中國文字無須另造,祇有廢棄他,選用 Esperanto。理由如左:

(1)近世人類日見接近,萬國共同事業,亦愈演愈進。世界合一之說,我儕雖不能見,但循進化的公例,恐終無可逃。那時無論何國語言文字,一定祇可編入語言史中,供言語學者的研究而已。故就未來言,宜趨向共同文字;就現代言,中國文字亦已毫無生存的價值了。(其拙劣不適用等,已見上。)

(2)世界上文字,除那亡了的安南外,仍用單音單義的文字,就是中國這一種。在今日拙劣愈加顯著的文字,要將他改革,很覺困難;因同音單字很多,要想避掉,除非改用複音,(如「受」改「接收」,「壽」改「年歲」,「豎」改「直立」等。)但如此的改革,聲音雖仍是本國的,學習起來,就好像有些讀外國文了。我想到此層,以為中國文字,如不改革,仍是任他;要是改革,倘將改革的時間精力移到 Esperanto 上去,那功效或者還怕比自已別造的速哩!

右為小子一人的意見。(1)條必有人說是個 utopio, 決不可能。但我沒有許多時間來討論進化的道理,有人說如何便如何。至(2)條之主張,倘是有人說:「你這喪心病狂的死囚,為何說此鬼話?我們堂堂中華上國,如何反來採這垂死的假語言?」這我也沒

有更好的話答應，我祇得將我開首說的那位醒先生後幅的文字寫出來罷。

中國文字艱於學習，民氏於好古之成見篇中言之詳矣。惟余尙欲推闡其說。民氏文字之難一章之結論云：「苟有人發明拚音之法，造成字母，注於原音旁，以便閱讀，爲文者以淺顯最近於語言者，全國一致，强迫以一定發音，數十年後當可普及。」又云：「苟以中國良字尙爲不便，則改他種文字之適於中國者，或徑用萬國新語亦可。」意尙游移。以余意視之，苟吾輩而欲使中國日進於文明，教育普及全國，則非廢棄目下之中文而採用萬國新語不可。吾爲此言，吾知諸君中必有手顫心悸，而斥吾爲無愛國心者。諸君之意，以爲文字乃一國之精神，文字亡，則國隨亡矣。此語久爲中國新黨之口頭禪，固無怪諸君，卽吾於三年前閱亞非利加史，讀至英人禁荷人用荷語一章，亦覺有無限感情，而大斥英人之野蠻。然吾當日之感情，與諸君今日之手顫心悸大不相類。其故因荷語之被廢，乃英人廢之，而非荷人之自願，故英人之舉動，實爲自私計，實爲强凌弱，荷人反對之，乃保守自由，抵抗强權，故不爲非。吾中國之採用萬國新語，乃爲改良文字計，乃爲中國人權之心願，而非由他人之干涉，故中國人於此事而猶倡反之說者，吾無以名之，名之曰「頑固」。或詰余曰：「爾以爲中國文字不便，實則中國文較他國文爲簡單。西洋文字，於動詞中分過去未來等時，實覺繁瑣已極。」英法諸國文字本不能謂之極文明，然彼以有一定之規則，故較校無規則之中國文字爲便利。且每一種文字，必有字母，幾爲文字之通例。中國人與歐美交通，爲日已久，歐美文明蒸蒸日上，而中國則停滯不進。近數十年來，中國文明似稍發達，然卒以中西兩文相差過遠，故西洋文明不易輸入。（十餘年前，中國算學書中常用「天地甲乙」等字以代西文之字母，惟近年中國出版之算書則大抵均己用西文字母，此亦可見中國文字之不便利矣。）大者不必論，卽以地名人名言之，中國以無字母故，凡於西方之地名人名，竟無從編纂，同音之字既多，各省之土音尤繁，其爲害實非淺鮮。在英法諸國內，凡各種科學機器等，幾無不有專門字典。其所謂百科全書者，尤爲有用。然百科全書苟欲譯成中文，則較地名人名更難爲力。因西人於此類書，皆依字母編纂，故搜羅既廣，查檢尤易。中國既無字母，則除分門別類外，無別法，然百科全書中往往有不能分類者，故亦非善策也。更以外國語言而論，英文

之法文字典，每分「法英」及「英法」二種；法文之於英文字典亦然；惟中國則以無字母故，祇有法華字典而無華法字典。日本雖有字母，然於編纂字典仍不便利，彼知分類之不善，故於醫學字典等多用英文編纂；近且有倡廢日文而全國改用英文之說者；蓋其勢不得不然也。至於中國文字艱難，爲文明發達之阻力，較日本爲尤甚，更無論矣。然吾以爲與其改用英文，或他文國，不如採用萬國新語。以英文雖較良於中文，而究非最良之文字；與其取較良之文字而貽後悔，何如用良之萬國新語而爲一勞永逸之計乎？歐美文明發達已數十年，而中國則至今尙落人後，攷其原因，實由文字之野蠻。故吾輩而欲最亟起直追，非廢棄中國舊文字而採用萬國新語不爲功！」

我是個一點不懂的人，理想只就如此。假如有人叫我這是一個 Paradokso（偏論），我很願安受。要是有人指教指教，那就更爲榮耀了。

姚寄人 14, Junio, 1918.

姚先生的議論，玄同個人極端贊成。玄同以爲語言文字是表思想事物的記號；記號有適用不適用的分別。中國語言是單音文字是象形，代名詞前置詞之不完備，動詞形容詞之無語尾變化，寫識都狠困難，意義極爲含糊，根本上已極拙劣。再加以象形字變到楷書草書，行書連象形的好處也沒有了；文章專爲替貴人搭臭架子，什麼「典麗矞皇」，什麼「氣息高古」，提到嘴裏這樣講，手下不許這樣寫，叫人人嘴可以生今人的，手一定要生數千年前的僵尸的。於是言文歧異，不能合一，各省土語不同，互相非笑，絕不肯彼此都犧牲一點，使他慢慢接近。因之全國不同的語言，少說些也必有一千種左右。請教這樣的語言文字，難道還不是不適用的嗎？既不適用，便當根本改革。如其現在還沒有人製造世界語，我必主張改用德法英諸國的文字。既然有了比德法英文尤較良的 Esperanto，我自然主張改用 Esperanto。惟 Esperanto 尙未通用以前，也不能無暫用的記號。我現在的意見，以爲這暫用的記號應有二種：(1)暫留漢字，書寫用草書，廢楷書；文章用現在普通的話做，不用古代已死的話做；語音字音，都照一九一三年全國代表公議的國音讀，（此國音字母，近已由教育部公布。吳稚暉先生撰有國音

字典開不久將由商務印書館印售。）不照康熙字典的古反切讀，不照各省不能通行的土音讀字旁注注音字母，（就是國音的字母）不叫字母獨立而一切新的事物爲中國向來所沒有的，老老實實寫西文原字，不必有賭討好，鬧什麼譯音譯義：如lampo, alumeto, 等等，一定應該寫原字；因爲 lampo 是現在人類用的燈，alumeto 是現在人類取火之具，無所謂「洋燈」「洋火」也。Etiko 既不足講五倫，就無所謂「倫理學」。Logiko 既不是惠施公孫龍諸人發明的，就不該叫「名學」。」Geoi 起頭的字很多，則不能單稱 Geometrio 叫「幾何」。Respubliko 不是皇帝逃走了，叫兩個宰相管理國政，則與「共和」有什麼相干？Revolucio 是改良進化的意思，其中並不含有什麼「天命」的極野蠻話，就非「革命」可知。諸如此類，都該寫原字。（2）即采用一種外國語爲第二國語。（此第二國語似以法文爲最宜，因一則行用較廣，二則其字與Esperanto相同者最多也。）一面應該趕緊提倡傳播Esperanto，冀十年廿年之後可以廢漢文而用 Esperanto。這個辦法，不知姚先生以爲然否？至於有人說國語是國魂國粹，廢國語是消滅國魂國粹，國將不國，這是十六七年前老新黨的議論，動輒引俄滅波蘭兼滅其語爲言；醒先生早已駁斥，無須再說。惟我意且以爲國魂國粹要是永遠保存，甚或昌大之，力行之，則國眞要「不國」了。國粹中有「生殖器崇拜」的道教，又有方相氏苗裔的「臉譜」戲，遂至一千九百年鬧出拳匪的一種成績品，國幾不國。國粹中又有主張三綱五倫的孔教，到了共和時代，國會裏選出的總統會想由「國民公僕」晉封爲「天下共主」，垂辮的匪徒，膽敢於光天化日之下鬧大逆不道的什麼「復辟」把戲，國又幾乎不國，近來一班坐擁多妻主張節烈的「眞正拆白黨」，又竭力的提倡「猗歟盛矣」的事業了；照這樣做去，中國人總有一天被逐出於文明人之外，第三次國幾不國的日子，恐怕要到快了。所以依我看來，要想立國於二十世紀，還是少保存些國魂國粹的好！

記者（玄同）

中國文字與 ESPERANTO

玄同先生：讀新青年曉得先生主張廢棄漢文而用世界語來代；這是我非常的贊成，所以同了幾位朋友組織綠幟社，以傳播世界語為唯一宗旨。以追隨先生之後。但漢文未廢世界語未行之際，先生欲用他種文字來作過渡品，此我又以為不必；譬如英文，雖尚未十二分流行於我國，而一般習英文的已牢不可破，持此而來反對世界語。倘果用其作過渡品，則先入為主，阻礙世界語之進行必更甚於今。故我意一方面鼓吹廢棄漢文，一方面則提倡採用世界語，彼此乘除，自然不用第三者之侵入也。（下略）

胡天月 Lau, de Septembro, 1918.

我固然是主張中國當廢漢文而用 Esperanto 之一人，但我以為這是將來圓滿之解決。若講現在，則 Esperanto 尚在提倡時代，未至實行時代；而一切真理新知，亟待灌輸，刻不容緩；斷不能一切擱起，等 Esperanto 通行了再來講新學。如此說來，則用他種文字作過渡品，以便青年學子可以由一種外國文直接看新書，求新理，實為必要之圖。假如現在 Esperanto 文出板之書籍，其數略等於現在法德英文之書籍，或略等於現在日本文之書籍，則自然不必更用他種文字作過渡品。無如現在 Esperanto 文之書籍尚嫌太少，不足供用；所以中國現在就使 Esperanto 即日通行，亦不能不取一種外國文以為輔助。我雖極力主張 Esperanto，然事實如此，不能諱言。我亦無奈何也。若說習英文的人反對 Esperanto，此是別一問題。不能因他們反對 Esperanto 我們就來反對英文。我以為 Esperanto 語根精良，文法簡賅，發音平正，是人類文字而非民族文字。若主張民族文字之人，無論如何反對，終之不能損其毫末。若有與 Zamenhof 同志之人，別造新語，竟把 Esperanto 攻擊得體無完膚，不能存在，是則 Esperanto 已處於劣敗地位，我們無論如何維持，亦維持他不住，所以我的意思，以為我們既認定人類文字勝於民族文字，又認定 Esperanto 以前各種世界語已處於劣敗地位，今日之世界語惟 Esperanto 為較良，則當竭力提倡 Esperanto，以為將來正當之文字；若有較 Esperanto 更良之文字，自然當舍 Esperanto 而就彼。總之我們對於 Zamenhof，當與 Darwin, Kropotkin 同視，而認他為先覺，為學者；不當與孔丘耶穌同視，而認他為聖人，為教主。　錢玄同

平民生計社宣言

夫以土地廣袤之勝於人，物產豐富之勝於人，戶口繁庶之勝於人，其爲國也而號曰貧，人莫不笑而斥其謬。

或曰，彼之土地沃腴千里，闢而耕之，誠天府也。彼之物產蘊於山者，皆寶藏也，出於地者，皆良品也，採而製之，用之不竭也。彼之人民，勤苦而耐勞，敎而化之，盡良士也。立國於大地之上，有其一，卽足以措國家於富强。今並三者而有之，乃號曰貧，貧豈不怪哉。雖然，土地之不闢，非貧也。物產之不採，非貧也。人民之未盡敎育，非貧也。蓋一旦闢之，採之，敎之，則不難一躍而爲世界之富强國。若至政治廢墜，百業凋敝，舉國之人醉生夢死，惟淫樂是好，而不圖開拓發展，斯眞貧矣。馴至士夫驕惰，手足不勤，口饜甘肥之味，體極華麗之飾，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斯眞貧矣。甚至勞働小民，日營微利，一旦爲社會經濟所壓迫，生機告絕，流而爲盜賊，爲乞丐，爲匪棍，爲娼妓，含垢忍辱，以延殘喘，斯眞貧矣。斯眞貧不可救矣。故謂中國爲貧國，不可也。謂中國之民爲貧民，則可也。中國之民何至於貧，非一言所能詳盡，要而言之，不講生計之道耳。夫擁千金之產而不知生財之理，則僅有消費而無生殖，不數年，貲產蕩然矣。反是，有數畝之田，朝耕暮鋤，勤力不懈，而一歲所得，亦足以供一家八口之養。觀此勞力與不勞力於生計之道，思過半矣。雖然，尚未盡生計之眞義也。生計之眞義，在使貧者能恃其力以謀生產，因生產之贏餘以增加其資本，積數年而計之，擁貲鉅萬，遂稱富豪矣。故化游民而爲良工，變貧寒而成富庶，則是生計學之能事也。

中國之荒田，未經開闢者，不知若干萬里，孰者宜於耕稼，孰者宜於森林，孰者宜於畜牧，自生計學家眼光視之，莫非奇貨也。又如鑛產之犖犖高積，五金也，煤鐵也，孰非世人所垂涎。他如米麥茶絲之富饒，尤爲世界各國所稱道。誠能加以人力，細心研究，則世界商場，爲之盟主者，舍中國其誰歟。

今誠以中國工商事業之不發達，平民生活之途日蹙，流離凍餒，以死相望而不止。長此以往，中國之民以失業而病，病而死，不待敵人以炮火刀刃之加，種族日就澌滅。故急須爲之籌生計之方法，對症下藥，此平民生計社之所以不容已也。

本社同人對於平民生計進行規畫，取漸進主義，而不取急進主

義。今欲與當世大雅君子商榷者，有二意焉。

一，爲國家開利源也。 吾國數年來政治風潮，倏忽萬變，國家財政困難，達於極點，縱有勵進圖治之心，而爲經濟所限，故工商業之不發達猶故。然吾人起視外人之入吾內地，經營各種事業者，漸次繁殖。利權外溢，其患尙小。因此而彼得深入腹地，握我財政上之樞紐，使我失活動之能力，一旦變生肘腋，其禍有不忍言者。吾同人之爲平民籌生計，意在培養一班工商業人才，爲國家興辦實業，而藉此挽回利權，以絕外人覬覦之心，而國家財政，亦因之富裕矣。

一，爲平民謀幸福也。 社會生活程度愈高，平民受經濟上之壓迫則愈甚，而其痛苦則愈深。壟畝小農，汗血所得，償地主，納租稅，所餘不足共溫飽，呻吟憔悴，妻孥啼號，一日不操作，則凍餒立至，一生光陰，葬送於愁雲慘霧中，幾不知天地間有所謂幸福者。是故衣食足，而後有室家之樂，有遊觀之樂。然力微利薄之小民，何以語此。嗚呼，彼亦天地所生，同是人類，何苦樂不均，相懸如此。故同人發願，爲勞働小民力謀幸福，減少其工作時間，而獲較多之生產，使無衣食不足之虞，而稍享家室之樂。管子曰，「衣食足而知榮辱，」不獨平民身受其福，且使社會風化亦日趨於善之一途矣。

竊同人等抱此志願，不辭勞苦，而爲平民呼號奔走者，豈欲立異於情耶，抑將有所靳耶。亦以天地間痛苦最深者，莫如吾平民。而人世之視爲最微賤最猥瑣者，尤莫如吾平民。吾人平居以「先覺覺後覺」自任，奈何忍視其沉淪苦海，而不思一援手乎。抑更有進者。世界潮流，漸趨於勞働社會，所謂「以平民全體的能力，組織一強固之國家」一語，將由理想而演成事實，時勢所趨，雖有大力，莫之能逆。故同人等今日爲平民籌生計之法，正所以養成其自治之能力，而異日爲社會國家稍盡職務也。國民教育之目的，亦在於喚起平民人人有國家之觀念，設施雖異，而收功則一也。惟同人等自揣愚陋，學識才能兩有未當。況平民生計，爲吾國今日之一大問題，必得海內外碩學君子共相討論，共相籌畫，以促事業之進行，而求根基之鞏固，然後逐漸推廣，逐漸改良，功業遺於後世，德澤被乎羣生。是則同人之所期望，而亦可憐無告之貧民所馨香切禱者焉。

發起人　張國仁（江都）朱仲年（銅山）林蒙嶠（漳州）

李仲乾（臨川）許豪士（太倉）汪慟塵（東臺）僑居南洋

平民生計社簡章

（一）定名。同人發起斯社，爲研究平民生計上之種種困難問題，思有以拯救之，故定名平民生計社。

（二）宗旨。同人所抱宗旨，毫不牽涉政治，蓋純粹爲無告平民力謀經濟界之幸福。茲揭櫫於次。

1，振興各種實業。

2，增進平民生活。

3，提倡社會教育。

（三）組織。本社內部之組織，如左。

1，議事部。規畫本社一切對內對外之進行事業，兼負有指導及交際之全權。

2，調查部。國內外各種實業及社會必需之新教育與新知識，凡於平民生計有活動之關係或裨益者，皆由此部詳細調查。

3，研究部。調查所得，卽由此部研究而討論之。一方面編輯雜誌或印刷品，報告社會。一方面與議事部斟酌辦法，以備進行。

4，事業部。本社應行事業，如工廠，農場，學校，畜牧，蠶桑，水產等類，經以上三部決定辦法，卽由此部次第實行。

（四）社員。凡贊成本社宗旨正確，有堅定不移之毅力者，皆得爲本社社員。但以捐助社費之多寡，別爲左列三種。

甲，永久社員。一次捐助國幣二十元以上者。

乙，特別社員。常年捐助國幣五元以上者。

丙，普通社員。常年捐助國幣一元以上者。

▲附注一。本社係慈善性質，故社員有納費之義務。但有依本社方針欲舉辦平民生計上之各項事業者，同人得輔助之。

▲附注二。同志入社，須先納入社費國幣一元。

（五）職權。本社各部職員規定如左。

社主任二人

（1）議事部主任一人—幹事　人

（2）調査部主任一人—幹事　人

(3)研究部主任一人—幹事 人

(4)事業部主任一人—幹事 人

(1)會計一人

(2)庶務一人

(3)書記一人

社主任爲本社全權代表，其餘各部主任，則按照第三條實行服務。各幹事應協助之。

社主任由同人公推。其餘公推，或由社主任指任。

會計有司掌出納之責任，庶務有管理雜務之責任書記有繕寫文件之責任，對於主任，須聽其指揮。

(六)經費。 本社創辦伊始。經費無着。除社員捐助之款作爲基本金外，仍須向慈善家募集巨金，庶幾各項事業得以舉行。至於租賃房屋僕役工食購置筆墨紙張燈火茶水以及會計庶務書記之車馬等費，均正式開支。其餘職員，概盡義務。

(七)會期。 本社每年春秋兩季開大會二次，每月開常會一次。其有特別事故，得臨時開特別會議。

(八)規約。 本社社員，均須同心一德，合力維持。倘有違背道德，爲同人或法律所不許者，得公議除名。

(九)社址。 南京城內娃娃橋眞州陳寓內。

▲附則一。 各地同志倘熱心爲本社介紹社員者本社推爲名譽幹事。

▲附則二。 本簡章有未內完善之處，得隨時修改。